

守成法師輯

歷代淨土高僧選集

佛陀教育基金會敬印

一切佛經，及闡揚佛法諸書，無不令人趨吉避凶，改過遷善。明三世之因果，識本具之佛性。出生死之苦海，生極樂之蓮邦。讀者必須生感恩心，作難遭想。淨手潔案，主敬存誠。如面佛天，如臨師保。則無邊利益，自可親得。若肆無忌憚，任意褻瀆。及固執管見，妄生毀謗，則罪過彌天，苦報無盡。奉勸世人，當遠罪求益，離苦得樂也。

歷代淨土高僧選集 目錄

卷上（淨土宗十三祖）

晉 慧遠	一	明 蓮池	一三
唐 善導	三	清 智旭	二〇
唐 承遠	五	清 行策	二四
唐 法照	六	清 實賢	二六
唐 少康	八	清 際醒	三五
宋 延壽	九	民國 印光	三七
宋 省常	一二		

卷中（後魏至元諸高僧）

後魏 曇鸞	四一	北周 靜藹	四二
-------	----	-------	----

唐	唐	唐	唐	唐	唐	唐	唐	唐	唐	唐	隋	隋		
飛錫	慧日	懷玉	寶相	懷感	慧璿	德美	僧術	道綽	智琰	道昂	僧藏	灌頂	法智	智者
.....
五五	五四	五四	五三	五三	五二	五二	五一	五〇	四九	四九	四八	四八	四七	四四
宋	宋	宋	宋	宋	宋	宋	宋	宋	宋	宋	唐	唐	唐	唐
齊玉	思照	智仙	元照	有嚴	宗本	可久	宗曠	遵式	知禮	紹巖	端甫	知玄	善道	自覺
.....
七五	七四	七四	七二	七一	七〇	六九	六六	六四	六一	六一	六〇	五九	五九	五八

卷下（明至民國諸高僧）

明	梵琦	九一	明	海寶	一〇七
明	妙叶	九四	清	無名僧	一〇八
明	景隆	九六	清	如會	一〇九
明	寶珠	九八	清	成時	一一〇
明	明證	九八	清	德峻	一一三
明	廣製	九九	清	實定	一一四
明	德清	一〇一	清	佛安	一一四
明	傳燈	一〇三	清	行修	一一五
明	古松	一〇七	清	絡絲僧	一一六
宋	子元	七九	元	維則	八五
宋	道琛	七七	元	優曇	八三
宋	如湛	七六	元	明本	八一
宋	思淨	七六	宋	瑩珂	八一

清	道證	一一六	清	良修	一一八
清	律淨	一一七	民國	本泉	一二九
清	慧明	一一八	民國	常慧	一三〇
清	起信	一一八	民國	今彩	一三一
清	覺源	一二〇	民國	戒然	一三二
清	東瓜和尚	一二一	民國	傳性	一三三
清	圓融	一二一	民國	宗律	一三四
清	鑑辨	一二二	民國	空三	一三四
清	妙湛	一二三	民國	古虛	一三五
清	授心	一二四	民國	省元	一三七
清	古岷	一二五	民國	持心	一三八
清	至善	一二七	民國	長齡	一三九
清	香燈僧	一二八	民國	嚴璞	一四〇

附錄

佛示念佛十種功德	一四三	臨終正念訣	一四五
修進工夫	一四四		

目
錄

序

淨土法門，乃凡聖共修之道，三根普被之機。故印光大師云：「九界衆生捨此法，上不能圓成佛道，十方諸佛捨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生」。此誠真實語也。

自東晉遠公，迄至近代，高僧輩出，祖師相承，遂有家家彌陀之稱，處處蓮社之立。其普及民間，深入人心，由此可知。推究其所以致此之因，則不外乎念佛易行，淨土易生之故。言修淨土之易，唯在念佛之人，信心堅實，願力深切，而後一句彌陀，無間忙閑，念念不忘，綿綿密密，如雞抱卵，專心一意，念念在佛。如是，臨命終時，正念現前，一心不亂，剎那之間，得生淨土。佛因末法衆生，業深障重，福薄慧淺，為契合衆生之根性，特示此念佛易行法門。大集經云：「末法億億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得度生死」。若人捨此易行念佛法門，而學餘道，為求了生死者，誠如蟻子之上泰山，蓋信乎其難矣。然念佛法門，雖屬易行，亦必欲以往聖先賢為準則，所謂見賢思齊，尤其有關生死大事，切忌閉門造車，盲修瞎練，否則，亦難得其門而入，唐勞無益也。編者有鑑於斯，故假關中念佛之餘，乃從事選輯斯集焉。

本集內容，第一卷為淨土宗十三代祖師之略傳，乃從歷代高僧文集中選出。因已往尙未有單行本問世，又為便於讀者一覽淨宗諸祖之事蹟，不勞翻檢，故置諸卷首。其次，二、三兩卷，則自淨土聖賢錄中選出。統此三卷所選，高僧約近百人，學者取法其言行，欽遲其信願。提撕則效，如見夔牆，老實修持，絕無旁騖，金臺穩取，如券可操。至比丘尼及在家二衆未及一一選入，乃因為數衆多，難以列舉。即此九十七人，已足為其代表。既省讀者之時間，更便平時之讀誦，寤寐接席，如共一堂。經云：得與如是諸上善人，俱會一處，種安養之勝因，入彌陀之願海。編者誠不任其馨香禱祝之忱焉。

民國己亥歲仲夏守成謹序於彌陀關房。

歷代淨土高僧選集 卷上

晉 慧遠 蓮宗初祖

師諱慧遠，姓賈，雁門樓煩人。生於石趙延熙甲午歲，為晉成帝咸和九年。師十二歲，從舅令狐氏遊學許洛，博通六經，尤通周易莊老之書。二十一歲，欲渡江與范宣子俱隱，值中原兵戈塞路，聞道安法師居太行山，遂與弟慧持俱投之。一日聽安講般若經，豁然大悟，嘆曰：「儒道九流，皆糠粃耳！」與弟投簪落髮。精思諷誦，以夜繼晝，常以大法為己任。安嘆曰：「使道流中國者，其在遠乎？」晉太元六年，過潯陽，見廬山閒曠，可為棲之，乃立精舍，號龍泉寺。時遠同門慧永，先居廬山西林，欲邀同止，而遠學侶浸衆，西林隘不可處。刺史桓伊，為遠更立寺於山東，遂號東林，遠於是率衆行道，鑿池種蓮，於水上立十二葉蓮華，因波隨轉，分刻晝夜，以為行道之節。既而四方清信之士，聞風而至者，百二十三人。遠曰：「諸君之來，能無意於淨土乎？」乃造西方三聖像，建齋立社，令劉遺民著發願文，勒之石。時王喬之等數人，復為念佛三昧詩以見志。遠為作序曰

：「夫稱三昧者何？專思寂想之謂也。思專則志一不分，想寂則氣虛神朗，氣虛則智悟其照，神朗則無幽不徹。是二者，自然之玄符，會一而致用也。又諸三昧，其名甚衆，功高易進，念佛為先。何者？窮玄極寂，尊號如來，體神合變，應不以方。故令人斯定者，昧然忘知，即所緣以成鑑，鑑明則內照交映，而萬象生焉。非耳目之所暨，而聞見行焉。於是靈相湛一，清明自然，元音叩心，滯情融朗。非天下之至妙，熟能與此哉？所以奉法諸賢，或思一揆之契。感寸陰之將頹，懼來儲之未積，洗心法堂，整襟清向，夜分忘寢，夙興唯勤。庶夫貞詣之功，以通三乘之志。仰援超步，拔茅之興，俯引弱進，乘策其後，以此覽衆篇之揮翰，豈徒文詠而已哉？」遠以江東藏經多闕，遣弟子遠越葱嶺，購諸梵本，並傳關中。所有經律，出諸廬山，幾至百卷。嘗造法性論，以明泥洹常住之旨。鳩摩羅什見而嘆曰：「邊方未見大經，便闡與理合」。師居山三十年，迹不入俗，專志淨土，澄心觀想。三見聖相，而沉厚不言。義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師入定，至十七日出定，見阿彌陀佛，身滿虛空，圓光之中，有諸化佛，觀音勢至，左右侍立。又見水流光明，分十四支，回注上下，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。佛告遠曰：「我以本願力故，來安慰汝，汝後七日，當生我國」。又見社中先化者，佛陀耶舍、慧持、慧永、劉遺民等，皆在側，前揖曰：「師早發心，何來之晚」。遠謂弟子法淨、惠寶曰：「吾始居此，十一年中，三覩聖相。

今復再見，吾生淨土必矣。」即自製遺戒。至八月六日，端坐入寂，年八十三。門人與潯陽太守及官屬，奉全軀葬於西嶺，壘石而塔焉。安帝諡廬山尊者鴻臚大卿白蓮社主凝寂之塔。謝靈運立碑，以銘其德。張野序之。有廬山集十卷行於世。

唐 善導 蓮宗二祖

善導，不詳其所出，貞觀中，周遊寰宇，求訪道津。見西河綽禪師行方等懺，及淨土九品道場，導大喜曰：「此真入佛之津要。修餘行業，迂僻難成，唯此法門，速超生死。」於是篤勤精苦，晝夜禮誦。旋至京師，激發四衆。每入室，長跪唱佛，非力竭不休。出則演說淨土法門。三十餘年，未嘗睡眠。除洗浴外，從不脫衣。般舟行道，禮佛方等，專為己任，護持戒品，纖毫不犯。未嘗舉目視女人，絕意名利，離諸戲笑。好食供衆，粗惡自奉。所有襯施，用寫阿彌陀經十餘萬卷，畫淨土變相三百壁，修營塔寺，然燈續明。三衣瓶鉢，躬自持洗，每自獨行，不與人共，恐與人行，談論世事，妨修道業。遐邇道俗，從其化者甚衆。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遍者，有日課佛名自一萬至十萬者。其間得三昧生淨土者，不可記述。或問：「念佛生淨土耶？」導曰：「如汝所念，遂汝所願」。乃自念佛一聲，有一光明從其口出，十聲至百千聲，光亦如之。其勸世偈曰：「漸漸雞皮鶴髮

，看看行步龍鐘。假饒金玉滿堂，難免衰殘病苦。任汝千般快樂，無常終是到來。唯有徑路修行，但念阿彌陀佛」。或問：「何故不令人作觀，直勸專念名號耶」？答曰：「衆生障重，境細心粗，識颺神飛，觀難成就。是以大聖悲憐，直勸專稱名字。正由稱名易故，相續即生。若能念念相續，畢命為期者，十即十生，百即百生。何以故？無外雜緣，得正念故，與佛本願相應故，不違教故，順佛語故。若捨專念，修雜業者，百中希得一二，千中希得三四。何以故？雜緣亂動，失正念故，與佛本願不相應故，與教相違故，不順佛語故，繫念不相續故，心不續念報佛恩故。雖作業行，常與名利相應故。樂近雜緣，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。比見諸方道俗，解行不同，專雜有異。但使專意作者，十即十生。修雜不至心者，千中無一。願一切人等，善自思惟，行住坐臥，必須厲心克己，晝夜莫廢，畢命為期。前念命終，後念即生，長時永劫，受無為法樂，乃至成佛，豈不快哉」？又作臨終正念文曰：「凡人臨終欲生淨土者，須是不得怕死。常念此身多苦，不淨惡緣，種種交纏。若得捨此穢身，超生淨土、受無量快樂，解脫生死苦趣，乃是稱意之事。如脫弊衣，得換珍服。放下身心，莫生戀著。纔遇有病，便念無常，一心待死。須囑家人，及問候人，來我前者，為我念佛。不得說眼前閒雜之話，家中長短之事。亦不須輒語安慰，祝願安樂，此皆虛華無益。若病重將終，親屬不得垂淚哭泣，及發嗟歎懊恨聲，惑亂心神，失其正

念。但教記取阿彌陀佛，守令氣盡。若得明解淨土之人，頻來策勵，極為大幸。用此法者，決定往生，無疑慮也。死門甚大，須自家著力始得。一念差錯，歷劫受苦，誰人相代？思之思之！」導一日忽謂人曰：「此身可厭，諸苦逼迫，無暫休息，我將西歸」。乃登寺前柳樹，向西願曰：「願佛接我，菩薩助我，令我此心，不失正念，不起驚怖，得生安養」。願畢，於其樹上，端身立化。高宗皇帝，知其念佛口出光明，又知捨報之時，精至如此，賜寺額為光明焉。

唐 承遠 蓮宗三祖

承遠，不詳其所出。始學於成都唐公，次資州詵公。至荊州，進學於玉泉真公。真公令居衡山設教，人從而化者萬計。始居山西南巖石下，人遺之食則食，不遺則食土泥。羸形垢面，躬負薪樵。凡化人，立中道而教之權，俾得以疾至，故示專念法門。書塗巷，刻谿谷，丕勤誘掖。人皆負布帛，斬木石，委之巖戶，不拒不營。祠宇既具，是為彌陀寺。營造之餘，則施與餓疾者。貞元十八年，七月十九日，終於寺，年九十一。先是有釋法照者，居廬山，由正定中，趨安樂國，見蒙惡衣侍佛者。佛告曰：「此衡山承遠也」。出而求之，肖焉。乃從之學，傳教天下。照在代宗時，為國師，言其師有至德，天子南嚮而禮

焉。度其德不可徵，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。柳宗元為製碑，立石寺門之右。

唐 法照 蓮宗四祖

法照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大曆二年，居衡州雲峯寺，勤修不懈。一日，於僧堂粥鉢中，觀五色祥雲，雲內現山寺，寺東北有山，山下有澗，澗北有石門，門內復有一寺，榜曰：「大聖竹林寺」。他日，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，池臺樓觀，萬菩薩衆，雜處其中。以所見問知識。有一僧曰：「聖神變化，不可情測。若論山川勢面，乃五臺也」。四年，照於郡之湖東寺，開五會念佛道場。感祥雲彌覆，雲中現樓閣，閣上有數梵僧，身可丈餘，執錫行道。又見阿彌陀佛，及二菩薩，身滿虛空。衡州舉郭，咸焚香禮拜，良久方滅。照復遇一老人，謂曰：「汝曾發願往金色世界，禮覲大聖，今何輒止」？言訖，不見。照遂與同志數人，遠詣五臺，五年四月六日，至五臺縣佛光寺。其夕四更，遙見異光照身。即之，行五十里，得一山，山下有澗，澗北有一石門，見二童子，自稱善財難陀。引至一寺，榜曰：「大聖竹林寺」。如鉢中所見。金地寶樹，以為莊嚴。入寺，登講堂，見文殊在西，普賢在東，各據師子座，萬衆圍繞，而為說法。照作禮，問曰：「末代凡夫，去聖時遠，知識隘劣，障垢尤深，佛性無由顯現。佛法浩瀚，未審修何法門，最為其要」？文殊告曰

：「汝今念佛，今正是時。諸修行門，無過念佛，供養三寶，福慧雙修。此之二門，最為善要。我於過去劫中，因觀佛故，因念佛故，因供養故，得一切種智。是故一切諸法，般若波羅密，甚深禪定，乃至諸佛，皆從念佛而生。故知念佛，諸法之王」。照問：「當云何念」？文殊言：「此世界西，有阿彌陀佛，彼佛願力不可議。汝當繼念，念無間斷。命終，決定往生，永不退轉」。語已，二大聖同舒金臂，摩照頂曰：「汝以念佛故，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。若善男女等，願疾成佛者，無過念佛，則能速證無上菩提」。照歡喜作禮，辭而退。二童子送出寺門。舉頭，忽失所在，乃立石標記其處。至四月十三日，照與五十餘僧，同往金剛窟，虔心禮三十五佛名。照禮纔十徧，忽見其處，廣大嚴淨，琉璃宮殿，文殊普賢，俱在一處。復獨詣金剛窟所，願見大聖，以身撲地。見梵僧佛陀波利，引入一院，額曰金剛般若寺，異寶莊嚴，光明閃爍。照雖歷覩靈異，而未語人也。是年十二月，於華嚴寺，入念佛道場，絕粒要期，誓生淨土。至七月初夜，正念佛時，見一梵僧入，謂曰：「汝所見臺山境界，胡不傳示世人」？言畢不見，照心異之。翌日，又見梵僧語如前。照曰：「非敢秘密聖道，恐生疑誘耳」。僧曰：「大聖文殊，現在此山，尚招人誘，汝何惜焉？但以所見境界，普告衆生，使見聞者，發菩提心，作毒鼓緣耳」。照遂憶所見，錄以傳世。明年，江東釋慧從，與華嚴寺諸僧，隨照至金剛窟，及立石標記處，瞻仰舊

述。大衆悲喜未已，忽聞鐘聲，其音雅亮，節解分明。衆愈驚異，知照所見不虛。因書於屋壁，願見聞者，共發勝心。後於化竹林寺題額處，建寺一區，仍號竹林焉。照於是篤志念佛，日夜無曠。一日，忽見佛陀波利謂曰：「汝華已就，後三年華開矣」。至期，謂衆曰：「吾行矣」。端坐而逝。照嘗於并州行五會，教化人念佛。代宗於長安宮中，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，遣使尋之，至太原，果見師勸化之盛。遂迎入禁中，教宮人念佛，亦及五會，號五會法師。

唐 少康 蓮宗五祖

少康，姓周，縉雲仙都山人。母羅氏，夢遊鼎湖峯，得玉女捧青蓮華授之，且曰：「此華吉祥，授之與汝，當生貴子」。及生康日，青光滿室，香似芙蕖。生而不言，七歲，入靈山寺禮佛，母問識否？忽答言曰：「釋迦牟尼佛」。父母以為奇，遂捨之出家。年十五，能通法華楞嚴等經五部，尋往越學毘尼，及聽華嚴瑜伽等經論。貞元初，詣洛陽白馬寺，見殿中文字放光。探之，則善導和尚西方化導文也。康祝曰：「若與淨土有緣，當使此文再現光明」。言已，光明閃爍，光中隱隱有化菩薩。康曰：「劫石可磨，我願無易矣」。遂之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瞻禮，忽見善導像升空，謂曰：「汝依吾教，廣化有

情，他日功成，必生安養」。康聞如有所證。南至江陵果願寺，遇一法師謂曰：「汝欲化人念佛，當往新定，緣在於彼」。言訖而隱。乃適新定，人未從化，康遂乞錢，誘小兒念佛。念佛一聲，即與一錢。如是年餘，凡男女老少長見康者，皆云阿彌陀佛。念佛之聲，盈於道路。貞元十年，康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，築壇三級。每遇齋日，善信畢集，所化三千許人。每升座，高聲唱佛，眾共和之。康唱一佛，眾見一佛從其口出，十聲，則有十佛，若貫珠焉。康謂眾曰：「汝等見佛否？如見佛者，決生淨土」。眾皆欣慰。貞元二十一年十月三日，囑道俗曰：「當於淨土起增進心，於閻浮提起厭離心。汝曹此時見我光明，真我弟子」。言訖，遂放異光數道，寂然而逝。塔於臺巖，號臺巖法師。

宋 延壽 蓮宗六祖

延壽，字冲玄，本丹陽人，後遷餘杭，王氏子也。總角之歲，誦法華經，五行俱下，六旬而畢。錢文穆王時，知稅務，多用官錢，買魚蝦放生，事發當棄市。王使人視之曰：「若悲懼則斬之，否則捨之」。而彼澹然無異色，乃捨之，因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。次參天台韶國師，發明心要。初往天台智者巖，九旬習定，有鳥巢於衣衾。後於國清寺行法華懺，夜見神人持戟而入，師訶之曰：「何得擅入」！對曰：「久積淨業方到此中」。又中

夜遶像，見普賢前蓮華在手。遂上智者巖，作二鬮，一日一心禪定，一日萬行莊嚴淨土。乃冥心精禱，七拈皆得淨土鬮，於是一意修淨業。振錫金華天柱峯，誦經三載。一日，於禪觀中，見觀世音菩薩，以甘露灌其口，因是獲大辯才。建隆二年，忠懿王，請住永明寺，賜號智覺禪師。日課一百八事，未嘗暫廢。學者參問，指心為宗，以悟為則。夜往別峯，行道念佛，旁人時聞螺貝天樂之音。誦法華經，積一萬三千部。居永明十五年，弟子一千七百人。常與眾授菩薩戒，施鬼神食，買贖放生，皆以迴向淨土。著宗鏡錄一百卷，會天台賢首慈恩異同之旨。又著萬善同歸集，集中指歸淨處，最為切要。其略曰：「問：唯心淨土，周徧十方，何得託質蓮臺，寄形安養，而興取舍之念，豈達無生之門。忻厭情生，何成平等？答：唯心淨土者，了心方生。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：三世一切諸佛，皆唯心量，得隨順忍。或入初地。捨身速生極樂佛土。故知識心方生唯心淨土，著境祇墮所緣境中。既明因果無差，乃知心外無法。又平等之門，無生之旨，雖即仰教生信，其柰力量未充，觀淺心浮，境強習重，須生佛國，以仗勝緣，忍力易成，速行菩薩道。十疑論云：智者熾然求生境土，達生體不可得，即是真無生。此謂心淨故，即佛土淨。愚者為生所縛，聞生即作生解，聞無生即作無生解。不知生即無生，無生即生。不達此理，橫相是非，此是謗法邪見人也」。問：「心外無法，佛不去來，何有見佛及來迎之事」？答：「唯心念

佛，以唯心觀，徧該萬法。既了境唯心，了心即佛，故隨所念，無非佛矣。般舟經云：如人夢見七寶，親屬歡喜。覺已追念，不知在何處。如是念佛，此喻唯心所作，即有而空，故無來去。又如幻非實，則心佛兩忘。而不無幻像，則不壞心佛。空有無碍，即無去來，不妨普見。見即無見，常契中道。是以佛實不來，心亦不去，感應道交，唯心自見。如造罪衆生，感地獄相。唯識論云：一切如地獄，同見獄卒等，能為逼害事。故皆是罪人惡業心現，並無心外實銅狗鐵蛇等事。世間一切事法，亦復如是。然彼遮那佛土，匪局東西。若正解了然，習累俱殄，理量雙備，親證無生者，則可。初心之人，何可妄效！問：「觀經明十六觀門皆是攝心修定，觀佛相好，諦了圓明，方階淨域，如何散心而能化往？」答：「九品經文，自有升降。上下該攝，不出二心。一定心，如修習定觀，上品往生。二專心，但念名號，衆善資熏，迴向發願，得成末品。仍須一生歸命，盡報精修。坐臥之間，常面西向。當行道禮敬之際，念佛發願之時，懇苦翹誠，無諸異念。如就刑獄，若在狴牢，怨賊所追，水火所逼，一心求救，願脫苦輪。速證無生，廣度含識，紹隆三寶，誓報四恩。如斯志誠，必不虛棄。如或言不稱，信力輕微，無念念相續之心，有數數間斷之意。恃此懈怠，臨終望生，但為業障所牽，恐難值其善友，風火逼迫，正念不成。何以故？如今是因，臨終是果，應須因實，果則不虛。聲和則響順，形直則影端也。如要臨終十念

成就，但預辦津梁，合集功德，迴向此時，念念不虧，即無慮矣。夫善惡二輪，苦樂二報，皆三業所造，四緣所生，六因所成，五果所攝。若一念心瞋恚邪淫，即地獄業。慳貪不捨，即餓鬼業。愚痴闇蔽，即畜生業。我慢貢高，即修羅業。堅持五戒，即人業。精修十善，即天業。證悟人空，即聲聞業。知緣性離，即緣覺業。六度齊修，即菩薩業。真慈平等，即佛業。若心淨，即香臺寶樹，淨刹化生。心垢，則邱陵阮坎，穢土稟質。皆是等倫之果，能感增上之緣。是以離自心原，更無別體。欲得淨果，但行淨因。如水性趨下，火性騰上，勢數如是，何足疑焉？」又嘗作四料簡云：「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蹉路，陰境若現前，瞥爾隨他去。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，但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？有禪有淨土，猶如戴角虎，現世為人師，來生作佛祖，無禪無淨土，鐵牀並銅柱，萬劫與千生，沒箇人依怙」。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，晨起，焚香告衆，趺坐而化，年七十二。荼毘後，舍利鱗砌於身。後有僧來自臨川，經年繞其塔。人問故，曰：「我病入冥，見殿左供一僧像，王勤致禮拜。因詢其人，曰：杭州永明壽禪師也。已往生上上品矣。王重其德，故禮敬耳」。

宋 省常 蓮宗七祖

省常，字造微，姓顏，錢塘人。七歲出家，十七受具戒。戒行謹嚴，通大乘起信，習

天臺止觀法門。續廬山遠公遺風。宋淳化中，住杭州西湖昭慶寺，專修淨業，結淨行社。相國向公，王文正公，且為社首。士大夫預會，皆投詩頌稱淨行弟子。師乃刺血書華嚴經淨行品，每書一字，三拜三圍繞，三稱佛名。遂刊板印成千卷，分施千人。又以栴檀香，刻無量壽佛像，像成而焚香發誓願云：「我與一千大衆，八十比丘，始從今日，發菩提心，窮未來際，行菩薩行，願盡此報身，以生安養國」。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，師端坐念佛。有頃，厲聲唱曰：「佛來也」！泊然而化。衆見地皆金色，移時方隱，壽六十二。

明 蓮池 蓮宗八祖

蓮池，諱株宏，字佛慧，別號蓮池，杭州仁和沈氏子也。年十七，補諸生，以學行稱。鄰有老嫗，日課佛名數千。問其故。嫗曰：「先夫持佛名，臨終無病，與人一拱而別。故知念佛功德，不可思議」。師自此棲心淨土，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以自策。年三十二出家。謁徧融，笑巖，諸大老，參念佛者是誰，有省。隆慶五年，乞食雲棲，見山水幽絕，居焉。山故多虎，環山四十里，歲傷不下數十人，居民苦之。師發悲願，為誦經施食，虎患遂寧。歲亢旱，居民乞禱雨。曰：「吾但知念佛，無他術也」。衆固請，乃持木魚出，循田塍行，唱佛名。時雨隨注，如足所及。衆悅，相與芘材造屋。衲子日歸附，遂成叢

林。師主張淨土，痛斥狂禪。著阿彌陀經疏鈔，融會事理，統攝三根，至為淵奧。時有曹魯川者，致書雲棲。略曰：「夫釋尊有三藏十二部教，所謂於廣大海，張衆多網。又所謂大困小困也者。祇宜談大以該小，詎可舉一而廢多。比吾黨中有唱為歷劫成聖，必漸無頓之說者。夫漸亦聖說，未嘗不是。而以漸廢頓，左矣。尊者內秘頓圓，而外顯淨土法門。諸佛有然，無足疑者。奈近來聽衆，直欲以彌陀一聖，而盡廢十五王子。以淨土一經，而盡廢三藏十二部。則不佞之所不願聞也。時雖末法，而斯人之機，豈無利鈍。有如釋尊為迦葉，為憍陳如，其說如此。為善財，為龍女，其說如彼。二十五聖，各證圓通，文殊所稱又如彼。正所謂昨日定，今日不定。又所謂說我是空，且不是空，說我是有，且不是有。此所以為善無常主，活潑潑地，如水上按葫蘆然。倘釘椿守窟，焉利人天。所願尊者，為大衆衍淨教，遇利根指上乘，圓融通達，不滯方隅。俾鵬鷄並適，不亦盡善盡美哉？又佛華嚴，乃無上一乘圓教，如來稱性之極談。尊者乃與彌陀經並稱，已似未妥。因此遂有著論騰之，駕淨土於華嚴之上者，朱紫遞淆之謂何？亦願尊者，為淨土根人說淨土，為華嚴根人說華嚴。毋相誚，亦毋相濫，乃為流通佛乘，乃為五教並陳，三根盡攝。奈之何必刻舟而求劍，且彈雀而走鶴也？」師報書曰：「夫華嚴具無量門，求生淨土，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。就時之機，蓋由此一門而入華嚴，非舉此一門而廢華嚴也。來論謂不肖以彌

陀與華嚴並稱，因此遂有著論駕淨土於華嚴之上者，此論誰作乎？華嚴如天子，誰有駕諸侯王大臣百官於天子之上者乎？然不肖亦未嘗並稱也。疏鈔中，特謂華嚴圓極，彌陀經得圓少分，是華嚴之眷屬流類，非並也。又來論謂宜隨機演教，為宜淨土人說淨土，宜華嚴人說華嚴，此意甚妙。然中有二義，一者千機並育，乃如來出世事，非不肖所能。故曹溪專直指之禪，豈其不通餘教。遠公擅東林之社，亦非止接鈍根。至於雲門，法眼、曹洞、滄仰、臨濟，雖五宗同出一原，而亦授受稍別。門庭施設，理自應爾，無足怪者。況不肖凡品乎？若其妄效古人，昨日定，今日不定。而漫無師承，變亂不一。名曰利人，實悞人矣！何以故？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。平民號曰國王，不可不慎也！二者，說華嚴則該淨土，說淨土亦通華嚴。是以說華嚴者自說華嚴，說淨土者自說淨土，固並行不相悖。今人但知華嚴廣於極樂，而不知彌陀即是遮那也。又龍樹於龍宮誦出華嚴，而願生極樂。普賢為華嚴長子，而願生極樂。文殊與普賢同佐遮那，號華嚴三聖，而願生極樂。咸有明據，皎如日星。居士將提倡華嚴以風四方，而與文殊普賢龍樹違背，此又不肖之所未解也。況方山列十種淨土，極樂雖曰是權，而華嚴權實融通，理事無碍，事事無碍。故淫房殺地，無非清淨道場，而況七寶莊嚴之極樂乎？婆須無厭，皆是古佛作用，而況萬德具足之彌陀乎？居士遊戲於華嚴無碍門中，而碍淨土，此又不肖之所未解也。不肖與居士同為華藏莫逆良

友，而居士不察區區之心。復欲拉居士為連胎骨肉弟兄，而望居士之不我外也」。魯川復致書曰：「諸不了義經論，別行普賢行願品，與起信等論，皆稱說淨土，此豈無因？然華嚴經中，未嘗及之。即方山所列第十淨土更晰也。法華鱗差十六王子，內有彌陀，未嘗定為一尊。其讚持經功德，旁援安樂，實說女人因果。首楞嚴二十五聖證圓通，文殊無所軒輊。但云方便有多門，又云順逆皆方便，然繼以遲速不同倫，則於無軒輊中，又未嘗無指歸也者。故要極於普門，而不推詡夫勢至。更加眨剝，曰無常，曰生滅。若夫賢首清涼諸師，亟標小、始、終、頓，圓五教，僉以為允，而未嘗品及淨土。心宗家流，尤所蕩掃。如齊己禪師曰：『唯有經路修行，依舊打之繞。但念阿彌陀佛，念得不濟事』。又曰：『其或準前捨父逃逝，流落他鄉，東撞西磕，苦哉阿彌陀佛』。此等語言，或以為苛，然豈無謂？而彼言之，亦必有道矣。所以達者亟道祇劫辛苦修行，不如一念得無生法忍。又道一念緣起無生，超出三乘權學。況無論三乘一乘，要之無我我所，今之往生淨土者，我為能生，土為所生，自他歷然，生滅宛然，欣厭紛然，所未及悉。顧從來談淨土者，必曰，華開見佛悟無生。蓋必往生而見彌陀，始從觀音，若勢至，抑或彌陀，誨以無生，此時方悟，似為迂遲。再華嚴性海所現全身，如人身中有八萬四千毛孔。東藥師，西彌陀，各各在一毛孔中，說法度生。倘拋撮全身，入一毛孔。不但海漚倒置，而蠅投窗紙，其謂之

何？昨不佞手疏所云，為宜淨土人說淨土，為宜華嚴人說華嚴，自謂不悖諸佛法門，亦是為尊者赤心片片。尊者乃欲攜我入蓮胎，則昔人所云：捉物入迷津，與夫棄金擔草之謂矣。尊者會下聽眾，自杭過蘇者，罔弗津津九品。閒與之言，稍涉上乘，則駭心瞪目，或更笑之。此其過，在弟子耶？在師耶？大丈夫氣宇冲天，度生為急。既出世矣，開堂矣，敷座矣，不具大人作略，祇作閭巷老齋公老齋婆舉止。忽被伶俐人問著，明眼人拶著，擬向北斗裏潛身耶？抑鐵圍山裏潛身耶？佛法大事，非同小可，願尊者重厝意焉！師又以書復曰：「辱惠書，玄詞妙辯，汪洋層疊，誠羨之仰之。然竊以為愛我深，而詞太費也。果欲揚禪宗，抑淨土，不消多語。曷不曰：『三世諸佛，被我一口吞盡』。既一佛不立，何人更立彌陀？又曷不曰：『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』。既寸土皆無，何方更有極樂國？只此二語，來論攝無不盡矣。茲擬一一酬對，則恐犯鬥爭，不對，則大道所關，終不可默，敢略陳之。來論謂不了義經，乃談說淨土，而以行願品起信論當之。起信且止。行願以一品而攝八十卷之全經，自古及今，誰敢議其不了義者。居士獨尚華嚴，而非行願。行願不了義，則華嚴亦不了義矣。又來論謂法華記往生淨土，為女人因果。則龍女成佛，亦只是女人因果耶？謂彌陀乃十六王子之一。則毗盧遮那，亦只是二十重華藏之第十三耶？居士獨尊毗盧，奈何毗盧與彌陀等也。又來論謂楞嚴取觀音，遺勢至，復貶為無常生滅。則

橋陳如悟客塵二字，可謂達無常，契不生滅矣，何不入圓通之選？誠曰觀音登科，勢至下第。豈不聞龍門點額之喻，為齊東野人之語耶？又來論謂齊己禪師，將古人念佛偈，逐句著語。其曰唯有徑路修行，則著云依舊打之繞。其曰但念阿彌陀佛，則著云念得不濟事。居士達禪宗，何不知此是宗師家直下為人解黏去縛，乃作實法會，而死在句下耶？果爾，古人有言踏毗盧頂上行，則不但彌陀不濟事，毗盧亦不濟事耶？此等語言，語錄傳記中，百千萬億。老朽四十年前，亦曾用以快其唇吻，雄其筆削。後知慚愧，不敢復然，至於今，猶赧赧也。又齊己謂求西方者，捨父逃逝，流落他鄉，東撞西磕，苦哉阿彌陀佛。往應之曰，即今卻是如子憶母，歸還本鄉，捨東得西，樂哉阿彌陀佛。且道此語，與齊己所說，相去多少。又來論多劫修行，不如一念得無生法忍。居士已得無生法忍否？如得，則不應以我為能生，以土為所生。何則？即心是土，誰為能生？即土是心，誰為所生？不見能生所生而往生，故終日生，而未嘗生也，乃所以為真無生也。必不許生，而後謂之無生，是斷滅空也，非無生之旨也。又來論以華開見佛，方悟無生，則為迂遲。居士達禪宗，豈不知從迷得悟，如睡夢覺，如蓮華開。念佛人，有現生見性者，是華開頃刻也。有生後見性者，是華開久遠也。機有利鈍，功有勤惰，故華開有遲速，安得概以為迂遲耶？又來論喻華藏以全身，喻西方以毛孔，生西方者如撮全身入毛孔，為海漚倒置。夫大小之喻，則

然矣。第居士通華嚴宗，奈何止許小入大，不許大入小。且大小相入，特華嚴十玄門之一玄耳。舉華藏不可說不可說無盡世界，而入極樂國一蓮華中，尚不盈華之一葉，葉之一芥子地，則何傷於全身之入毛孔也。又來論謂荒山僧，但問以上乘，便駭心瞠目。居士向謂宜華嚴者語以華嚴，宜淨土者語以淨土。今此鈍根輩，正宜淨土，何為不與應病之藥，而強聒之耶？又來論謂老朽既出世開堂，不具大人作略，而作老齋公老齋婆舉止。被伶俐人問著，明眼人拶著，向北斗裡潛身耶？鐵圍裡潛身耶？老朽曾不敢當出世之名，自應無有大人之略，姑置弗論。而以修淨土者，鄙之齋公齋婆。則古人所謂非鄙愚夫愚婦，是鄙文殊、普賢、馬鳴，龍樹也。豈獨文殊普賢馬鳴龍樹，凡遠公、善導、天台、永明等，諸菩薩，諸善知識，悉齋公齋婆耶？劉遺民、白少傅、柳柳州、蘇長公，諸大君子，悉齋公齋婆耶？就令齋公齋婆，但念佛往生者，即得不退轉地，亦安可鄙耶？且齋公齋婆，庸猥不劣，而謹守規模者，是也，愚也。若夫聰明才辯，妄談般若，喫得肉已飽，來尋僧說禪者，魔也。愚貴安愚，吾誠自揣矣。寧為老齋公老齋婆，無為老魔民老魔女也。至於所稱伶俐人明眼人者，來問著拶著，則彼齋公齋婆，不須高登北斗，遠覓鐵圍，只就伶俐漢咽喉處安單，明眼人瞳子上敷座。何以故？且教伊暫閉口頭三昧，回光返照故，抑居士尚華嚴而力詆淨土，老朽業淨土而極讚華嚴。居士靜中試一思之，是果何為而然乎？又來論謂勸

己求生淨土，喻如棄金擔麻，是顛倒行事，大相屈辱也。但此喻尙未親切。今代作一喻，如農人投刺於大富長者之門，延之入彼田舍，聞者皆笑之。農人更掃徑，謀重請焉。笑之者曰：主人向者不汝責，幸矣。欲為馮婦乎？農人曰：吾見諸富室，有為富而不仁者，有外富而中貧者，有未富而先驕者，有典庫於富人之門，而自以為富者。且金谷鄆塢，於今安在哉？而吾以田舍翁，享太平之樂，故忘己卑賤憐而為此。今知過矣。於是相與大笑散去。師居常廣修衆善，以資淨業。時戒壇久禁不行，師令求戒者，具三衣，於佛前受之，為作證明。又定水陸儀文，及瑜伽餓口，以拯幽冥之苦。開放生池，著戒殺文，從而化者甚衆。萬曆四十六年六月杪，忽入城，別諸弟子及故舊，曰：「吾將他往」。還山，設茶別衆，衆莫測。至七月朔晚，入堂曰：「明日吾行矣。」次夕，入丈室，示微疾，瞑目坐，城中諸弟子畢至，復開目云：「大衆老實念佛，毋捏怪，毋壞我規矩」。向西稱佛名而逝，壽八十一。

清 智旭 蓮宗九祖

智旭，字藕益，姓鍾，吳縣人，父持白衣大悲咒，夢大士送子而生旭。少以聖學自任，著書闢佛，凡數千言。及閱雲棲竹窗隨筆，乃焚所著論。年二十，讀地藏本願經，發出

世志，日誦佛名。天啟元年，年二十四，聽古德法師講經，疑情忽發，用心參究，已而豁然，尋掩關於吳江。遇疾且殆，始一意求生淨土。疾少間，結壇持往生咒七日。說偈曰：「稽首無量壽，拔業障根本，觀世音勢至，海眾菩薩僧。我迷本智光，妄墮輪迴苦。曠劫不暫停，無救無歸趣。劣得此人身，仍遭劫濁亂。雖復預僧倫，未入法流水。日擊法輪壞，欲挽力未能。良由無始世，不植勝善根。今以決定心，求生極樂土。乘我本誓船，廣度沉淪眾。我若不往生，不能滿所願。是故於娑婆，畢定應舍離。猶如被溺人，先求疾到岸，乃以方便力，悉拯暴流人。我以至誠心，深心迴向心，然臂香三炷，結一七淨壇，專持往生咒，惟除食睡時。以此功德力，求決生安養。我若退於心，不向西方者，寧即墮泥犁，今疾生改悔。誓不戀人天，及以無為處。仰願大威神，力無畏不共，三寶無邊德，加被智旭等，折伏使不退，攝受令增長。」其後歷住溫陵、漳州、石城、晟溪、長水、新安、廣弘臺教。而歸老於靈峯。時諸方禪者，多以淨土為權教，遇念佛人，必令參究誰字。師獨謂持名一法，即是圓頓心宗。有卓左車者，嘗設問言：「如何是念佛門中向上一路？如何得離四句絕百非？如何是念佛人最後極則？如何是淆譌處腦後一鎚？冀和尚將向來自性彌陀，唯心淨土等語，撇向一邊。親見如來境界，快說一番，震動大千世界。」師答言：「向上一著，非禪非淨，即禪即淨。才言參究，已是曲為下根。果大丈夫，自應諦信是心

作佛，是心是佛。設一念與佛有隔，不名念佛三昧。若念念與佛無間，何勞更問阿誰。淨土極則事，無念外之佛，為念所念，無佛外之念，能念於佛。正下手時，便不落四句百非，通身拶入。但見阿彌陀佛一毛孔光，即見十方無量諸佛。但生西方極樂一佛國土，即生十方諸佛淨土。此是向上一路。若捨現前彌陀，別言自性彌陀，捨西方淨土，別言唯心淨土，此是淆譌公案。經云：三賢十聖住果報，唯佛一人居淨土。此是腦後一鎚。但能深信此門，依信起願，依願起行，則念念流出無量如來，徧坐十方微塵國土，轉大法輪。照古照今，非為分外，何止震動大千世界。」又嘗示人云：「夫念佛法門，別無奇特，只是深信力行為要耳。佛云：『若人但念彌陀佛，是名無上深妙禪。』天台云：『四種三昧，同名念佛。念佛三昧，名為三昧中王』。雲棲云：『一句彌陀佛，該羅八教，圓攝五宗』。可惜今人將念佛看做淺近勾當，謂愚夫愚婦工夫。所以信既不深，行亦不力，終日悠悠，淨功莫剋。或有巧設方便，欲深明此念佛三昧者，動以參究誰字為向上。殊不知一念現前之心，本自離句絕非，不消作意離絕。即現前一句所念之佛，亦本超情離見，何勞說妙說玄。只貴信得及，守得穩，直下念去。或晝夜十萬，或五萬三萬，以決定不缺為準。畢此一生，誓無變改。而不得往生者，三世諸佛便為誑語。一得往生，則永無退轉，種種法門，悉得現前，切忌今日張三，明日李四。遇著教下人，又思尋章摘句。遇著宗門人，又思

參究問答。遇著持律人，又思搭衣用鉢。此則頭頭不了，帳帳不清。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，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，都在裏許。千七百公案，向上機關，亦在裡許。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，三聚淨戒，亦在裏許。真能念佛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即大布施。真能念佛，不復起貪瞋癡，即大持戒。真能念佛，不計是非人我，即大忍辱。真能念佛，不稍間斷夾雜，即大精進。真能念佛，不妄想馳逐，即大禪定。真能念佛，不為他歧所惑，即大智慧。試自檢點，若於身心世界，猶未放下。貪瞋癡念，猶自現起。是非人我，猶自挂懷。間斷夾雜，猶未除盡。妄想馳逐，猶未永滅。種種他歧，猶能惑志。便不名為真念佛也。要到一心不亂境界，亦無他術。最初下手，須用數珠，記得分明，刻定課程，決定無缺。久久純熟，不念自念。然後記數亦可，不記數亦可。若初心便要說好聽話，要不著相，要學圓融自在，總是信不深，行不力。饒汝講得十二分教，下得千七百公案，皆是生死岸邊事。臨命終時，決然用不著」。順治十一年冬，有疾，遺命闍維後，屑骨和粉，分施禽魚，結西方緣。明年，正月二十一日晨起，病良已。午刻，跌坐繩牀，向西舉手而逝，壽五十七歲。既寂三年，如法闍維。啟龕，髮長覆耳，面如生，跌坐巍然，牙齒俱不壞。門人不忍從遺命，收其骨，塔於靈峯。

清 行策 蓮宗十祖

行策，字截流，姓蔣。父全昌，宜興老儒也。與憨山清公為友，憨山既示寂之三年，為天啟六年，一夕，全昌夢憨山入室而生子，因名之曰夢懋。及長，父母相繼逝世，師遂發出世志。年二十三，投武林理安寺著庵問公出家。脅不至席者五年，頓徹法原。問公化去，師住報恩寺，遇同參息庵瑛師，勸修淨業。又遇錢塘樵石法師，引閱台教。乃同入淨室，修法華三昧，宿慧頓通，窮徹教髓。康熙二年，結庵於杭州法華山西溪河渚間，專修淨業，因名所居曰蓮柎庵。九年，住虞山普仁院，倡興蓮社，學者翕然宗之。著勸發真信文曰：「念佛三昧，其來尚矣。雖曰功高易進，而未世行人，罕獲靈驗。良由信願不專，未能導其善行，以要歸淨土故也。今既廣邀善侶，同修淨因，若非諦審發心，寧知出苦要道，凡我同人，預斯法會者，須具真實信心。苟無真信，雖念佛持齋，放生修福，祇是世間善人，報生善處受樂，當受樂時，即造業，即造業已，必墮苦，正眼觀之，較他一闍提旃陀羅輩，僅差一步耳。如是信心，豈為真實。所謂真信者，第一要信得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。我是未成之佛，彌陀是已成之佛，覺性無二。我雖昏迷倒惑，覺性未曾失。我雖積劫輪轉，覺性未曾動。故曰一念回光，便同本得也。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，名字佛，彌陀

是究竟佛。性雖無二，位乃天淵。若不專念彼佛，求生彼國，必至隨業流轉，受苦無量。所謂法身流轉五道，不名為佛，名為眾生矣。次要信得我雖障深業重，久居苦域，是彌陀心內之眾生。彌陀雖萬德莊嚴，遠在十萬億刹之外，是我心內之佛。既是心性無二，自然感應道交。如磁石吸鐵，無可疑者。所謂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也。具如上真信者，雖一毫之善，一塵之福，皆可回向西方，莊嚴淨土。何況持齋秉戒，放生布施，讀誦大乘，供養三寶，種種善行，豈不足充淨土資糧。唯其信處不真，遂乃淪於有漏。故今修行，別無要術，但於二六時中，加此三種真信，則一切行履，功不唐捐矣」。又嘗起精進七期，作文以示眾曰：「七日持名，貴在一心不亂，無間無雜。非必以快念多念為勝也，但不緩不急，密密持去。使心中一句佛號，歷歷分明。著衣喫飯，行住坐臥，一句洪名，綿密不斷，如呼吸相似。既不散亂，亦不沈沒。如是持名，可謂事上能一心精進者矣。若能體究萬法皆如，無有二相。所謂生佛不二，自他不二，因果不二，依正不二，淨穢不二，苦樂不二，忻厭不二，取捨不二，菩提煩惱不二，生死涅槃不二。是諸二法，皆同一相，一道清淨。不用勉強差排，但自如實體究。體究之極，與自本心，忽然契合。方知著衣喫飯，總是三昧。嬉笑怒罵，無非佛事。一心亂心，終成戲論，二六時中，覓毫髮許異相不可得。如是了達，方是真正學道人，一心精進持名也。前一心似難而易，後一

心似易而難。但能前一心者，往生可必。兼能後一心者，上品可階。然此兩種一心，皆是博地凡夫邊事。凡有心者，皆可修學。同堂緇素，各須勤策身心，近則七日內，遠則一年中，常作如是信，常修如是行。縱不克證，為因亦強，華宮託品，必不在中下矣」。居普仁十三載。至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九日卒。壽五十五。時有孫翰者，病死，一晝夜復蘇。曰：「吾為冥司勾攝，繫閻羅殿下。黑暗中，忽覩光明燭天，香花布空，閻羅伏地，迎西歸大師，問大師何人，云截流也。吾以師光所照，遂得放還」。同日，有吳氏子病死，踰夕復活，具言所見，亦如翰言。

清 實賢 蓮宗十一祖

實賢，字思齊，號省庵，常熟時氏子也。自少不茹葷。甫總角，便有出塵之志。父早喪，母張氏，知其善根夙具，遂命出家焉。年七歲，禮清涼庵容選為師。二十四歲圓具於昭慶。嚴習毘尼，而脇不帖席者，率以為常。尋入講筵，明性相之學。後叩靈鷲和尚於崇福，參念佛者是誰，有省。曰：「吾夢覺矣」。因是機鋒迅利，作辯縱橫。和尚欲付以衣拂，師弗受。遂掩關於真寂寺，三年晝覽藏經，晚持佛號。後詣阿育王山瞻禮舍利，嘗以佛涅槃日，大合緇白，廣修供養。然指佛前，發四十八大願，卒感舍利放光。作勸發菩提

心文，以激厲四衆，誦者多為淚下。其文曰：「嘗聞入道要門，發心為首。修行急務，立願居先。願立，則衆生可度。心發，則佛道堪成。苟不發廣大心，立堅固願，則縱經塵劫，依然還在輪迴。雖有修行，總是徒勞辛苦」。故華嚴經云：「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」。忘失尚爾，況未發乎？故知欲學如來乘，必先具發菩提願，不可緩也。然心願差別，其相乃多。若不指陳，如何趨向。今為大衆略而言之。相有其八，所謂邪、正、真、偽、大、小、偏、圓，是也。云何名為邪、正、真、偽、大、小、偏、圓邪？世有行人，一向修行，不究自心，但知外務。或求利養，或好名聞，或貪現世欲樂，或望未來果報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邪。既不求利養名聞，又不貪欲樂果報，唯為生死，為菩提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正。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衆生。聞佛道長遠，不生退怯。觀衆生難度，不生厭倦。如登萬仞之山，必窮其頂。如上九層之塔，必造其顛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真。有罪不懺，有過不除。內濁外清，始勤終怠。雖有好心，多為名利之所夾雜。雖有善法，復為罪業之所染汙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偽。衆生界盡，我願方盡。菩提道成，我願方成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大。觀三界如牢獄，視生死如怨家，但期自度，不欲度人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小。若於心外見有衆生，及以佛道，願度願成，功勳不忘，知見不泯，如是發心，名之為偏。若知自性是衆生，故願度脫。自性是佛道，故願成就。不見一法離心別有。以

虛空之心，發虛空之願，行虛空之行，證虛空之果，亦無虛空之相可得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圓。知此八種差別，則知審察。知審察，則知去取。知去取，則可發心。云何審察？謂我所發心，於此八種中，為邪、為正、為真、為偽、為大、為小、為偏、為圓。云何去取？所謂去邪、去偽、去小、去偏。取正、取真、取大，取圓。如此發心，方得名為真正發菩提心也。此菩提心，諸善中王。必有因緣，方得發起。今言因緣，略有十種。何等為十？一者，念佛重恩故。二者，念父母恩故。三者，念師長恩故。四者，念施主恩故。五者，念衆生恩故。六者，念死生苦故。七者，尊重己靈故。八者，懺悔業障故。九者，求生淨土故。十者，為令正法得久住故。云何念佛重恩？謂我釋迦如來，最初發心，為我等故，行菩薩道，經無量劫，備受諸苦。我造業時，佛則哀憐，方便教化。而我愚癡，不知信受。我墮地獄，佛復悲痛，欲代我苦。而我業重，不能救拔。我生人道，佛以方便，令種善根，世世生生，隨逐於我，心無暫捨。佛初出世，我尚沈淪。今得人身，佛已滅度。何罪而生未法？何福而預出家？何障而不見金身？何幸而躬逢舍利？如是思惟，向使不種善根，何以得聞佛法？不聞佛法，焉知常受佛恩。此恩此德，邱山難喻。自非發廣大心，行菩薩道，建立佛法，救度衆生，縱使粉骨碎身，豈能酬答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一因緣也。云何念父母恩？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十月三年，懷胎乳哺，推乾去溼，嘔苦吐甘，纔得成人

。指望紹繼門風，供承祭祀。今我等既已出家，濫稱釋子，忝號沙門，甘旨不供，祭掃不給。生不能養其口體，死不能導其神靈。於世間則為大損，於出世又無實益。兩途既失，重罪難逃！如是思惟，唯有百劫千生，常行佛道，十方三世，普度衆生。則不唯一生父母，生生父母，俱蒙拔濟，不唯一人父母，人人父母，盡可超升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。云何念師長恩？父母雖生育我身，若無世間師長，則不知禮義。若無出世師長，則不解佛法。不知禮義，則同於異類。不解佛法，則何異俗人？今我等粗知禮義，略解佛法，袈裟被體，戒品沾身。此之重恩，從師長得。若求小果，僅能自利。今為大乘，普願利人，則世出世間二種師長，俱蒙利益，是為發菩提心第三因緣也。云何念施主恩？謂我等今者日用所資，並非己有。二時粥飯，四季衣裳，疾病所須，身口所費，此皆出自他力，將為我用。彼則竭力躬耕，尚難餬口。我則安坐受食，猶不稱心。彼則紡織不已，猶自艱難。我於安服有餘，寧知愛惜？彼則葦門蓬戶，擾攘終身。我則廣宇閒庭，優悠卒歲。以彼勞而供我逸，於心安乎？將他利而潤己身，於理順乎？自非悲智雙運，福慧二嚴，檀信沾恩，衆生受賜，則粒米寸絲，酬債有分，惡報難逃！是為發菩提心第四因緣也。云何念衆生恩？謂我與衆生，從曠劫來，世世生生，互為父母，彼此有恩。今雖隔世昏迷，互不相識。以理推之，豈無報効？今之披毛戴角，安知非昔為其子乎？今之蠕動蜻飛，安知不會為

我父乎？每見幼離父母，長而容貌都忘，何況宿世親緣，今則張王難記。彼其號呼於地獄之下，宛轉於餓鬼之中，苦痛誰知？飢虛安訴？我雖不見不聞，彼必求拯求濟。非經不能陳此事，非佛不能道此言。彼邪見人，何足以知此？是故菩薩觀於螻蟻，皆是過去父母，未來諸佛。常思利益，念報其恩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五因緣也。云何念生死苦？謂我與衆生，從曠劫來，常在生死，未得解脫。人間天上，此界他方，出沒萬端，升沉片刻。俄焉而天，俄焉而人，俄焉而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。鞭驢出血，誰知吾母之悲。牽豕就屠，焉識乃翁之痛。食其子而不知，文王尙爾。啖其親而未識，凡類皆然。黑門朝出而暮還，鐵窟暫離而又入。登山也，則舉體無完膚；攀劍樹也，則方寸皆割裂；熱鐵不除飢，吞之而肝腸盡爛；烱銅難療渴，飲之則骨肉都糜。利鋸解之，則斷而復續；巧風吹之，則死已還生。猛火城中，忍聽叫嗥之慘。煎熬盤裏，但聞苦痛之聲。冰凍始凝，則狀似青蓮蕊結。血肉既裂，則身如紅藕華開。一夜死生，地下每經萬遍。一朝苦痛，人間已過百年。頻煩獄卒疲勞，誰信閻翁教誡？受時知苦，雖悔恨以何追？脫已還忘，其作業也如故。鞭驢出血，誰知吾母之悲。牽豕就屠，焉識乃翁之痛。食其子而不知，文王尙爾。啖其親而未識，凡類皆然。當年恩愛，今作怨家。昔日寇仇，今成骨肉。昔為母而今為婦，舊是翁而新作夫。宿命知之，則可羞可恥，天眼視之，則可笑可憐。糞穢叢中，十月包藏難過。膿血道

裏，一時倒下可憐。少也何知，東西莫辨。長而有識，貪欲便生。須臾而老病相尋。迅速而無常又至。風火交煎，神識於中潰亂。精血既竭，皮肉自外乾枯。無一毛而不被鍼鑽，有一竅而皆從刀割。龜之將烹，其脫殼也猶易。神之欲謝，其去體也倍難。心無常主，類商賈而處處奔馳。身無定形，似房屋而頻頻遷徙。大千塵點，難窮往返之身。四海波濤，孰計別離之淚？峩峩積骨，過彼崇山。莽莽橫屍，多於大地。向使不聞佛語，此事誰見誰聞？未覩佛經，此理焉知焉覺？其或依前貪戀，仍舊癡迷。祇恐萬劫千生，一錯百錯。人身難得而易失，良時易往而難追。道路冥冥，別離長久。三途惡報，還自受之。痛不可言，誰當相代？興言及此，能不寒心？是故宜應斷生死流，出愛慾海。自他兼濟，彼岸同登。曠劫殊勛，在此一舉。是為發菩提心第六因緣也。云何尊重己靈？謂我現前一心直下與釋迦如來無二無別。云何世尊無量劫來，早成正覺？而我等昏迷顛倒，尚做凡夫。又佛世尊則具有無量神通智慧，功德莊嚴，而我等則但有無量業繫煩惱，生死纏縛。心性是一，迷悟天淵，靜言思之，豈人可恥。譬如無價寶珠，沒在淤泥，視同瓦礫，不加愛重。是故宜應以無量善法，對治煩惱。修德有功，則性德方顯。如珠被濯，懸在高幢。洞達光明，映蔽一切。可謂不孤佛化，不負己靈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七因緣也。云何懺悔業障？經言：『犯一吉羅，如四天王壽五百歲墮泥犁中』。吉羅小罪，尚獲此報，何況重罪，其報難言。

今我等日用之中，一舉一動，恆違戒律，一餐一水，頻犯尸羅。一日所犯，亦應無量，何況終身歷劫，所起之罪，更不可言矣。且以五戒言之，十人九犯，少露多藏。五戒名為優婆塞戒，尚不具足，何況沙彌比丘菩薩等戒，又不必言矣。問其名，則曰我比丘也。問其實，則尚不足為優婆塞也，豈不可愧哉。當知佛戒不受則已，受則不可毀犯。不犯則已，犯則終必墮落。若非自慙慙他，自傷傷他，身口併切，聲淚俱下，普與衆生，求哀懺悔，則千生萬劫，惡報難逃！是為發菩提心第八因緣也。云何求生淨土？謂在此土修行，其進道也難。彼土往生，其成佛也易，易，故一生可致。難，故累劫未成。是以往聖前賢，人人趣向。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。末世修行，無越於此。然經稱少善不生，多福乃致。言多福，則莫若執持名號。言多善，則莫若廣發大心。是以暫持聖號，勝於布施百年。一發大心，超過修行歷劫。蓋念佛，本期作佛，大心不發，則雖念奚為？發心，原為修行，淨土不生，則雖發易退。是則下菩提種，耕以念佛之犁，道果自然增長。乘大願船，入於淨土之海，西方決定往生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九因緣也。云何令正法久住？謂我世尊無量劫來，為我等故，修菩提道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。因圓果滿，遂致成佛。既成佛已，化緣周訖，入於涅槃。正法像法，皆已滅盡。僅存末法，有教無人。邪正不分，是非莫辨。競爭人我，盡逐利名。舉目滔滔，天下皆是。不知佛是何人，法是何義，僧是何名。衰殘至此，

殆不忍言。每一思及，不覺淚下。我為佛子，不能報恩。內無益於己，外無益於人，生無益於時，死無益於後。天雖高不能覆我，地雖厚不能載我。極重罪人，非我而誰？由是痛不可忍，計無所出，頓忘鄙陋，忽發大心。雖不能挽回末運於此時，決當護持正法於來世。是故偕諸善友，同到道場，述為懺摩，建茲法會，發四十八之大願，願願度生。期百千劫之深心，心心作佛。從於今日，盡未來際。畢此一形，誓歸安養。既登九品，回入娑婆。俾得佛日重輝，法門再闡。僧海澄清於此界，人民被化於東方。劫運為之更延，正法得以久住。此則區區真實苦心。是為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。如是十緣備識，八法周知，則趨向有門，開發有地。相與得此人身。居於華夏。六根無恙，四大輕安。具有信心，幸無魔障。況今我等又得出家，又受具戒，又遇道場，又聞佛法，又瞻舍利，又修懺法，又值善友，又具勝緣。不於今日發此大心，更待何日。唯願大眾愍我愚誠，憐我苦志，同立此願，同發是心。未發者今發，已發者增長，已增長者今令相續。勿畏難而退怯，勿視易而輕浮，勿欲速而不久長，勿懈怠而無勇猛，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，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。譬如種樹，種久則根淺而日深。又如磨刀，磨久則刀鈍而成利。豈可因淺勿種，任其自枯？因鈍弗磨，置之無用？又若以修行為苦，則不知懈怠尤苦。修行則勤勞暫時，安樂永劫。懈怠則偷安一世，受苦多生。況乎以淨土為舟航，則何愁退轉？又得無生為忍力，則何慮

艱難？勿言一念輕微，勿謂虛願無益。心真則事實，願廣則行深。虛空非大，心王為大。金剛非堅，願力最堅。大眾誠能不棄我語，則菩提眷屬，從此聯姻，蓮社宗盟，自今締好。所願同生淨土，同見彌陀，同化衆生，同成正覺」。又作警世偈云：「茫茫大夢中，長夜誰能寤。反戀夢中歡，將醒還重做。做得不如前，一錯是百錯。做得勝如前，依然空懣懣。造了夢中業，從苦又入苦。勸君早回頭，直走西方路。萬緣都放下，勤修淨業課。日夜望還鄉，一心求覺悟。豁然心地空，即是真淨土。彌陀忽現前，原來是這箇」。師嘗應永福，普慶，海業，仙林諸席。三根普攝，法化洋溢。緇白傾心，翕然歸仰。雍正七年，結蓮社，為文誓衆，以畢命為期。判日課為二十分，十分持名，九分作觀，一分禮懺。晚年居梵天寺。師示禪者念佛偈云：「一句彌陀，頭則公案。無別商量，直下便判。如大火聚，觸之則燒。如太阿劍，攖之則爛。八萬四千法藏，六字全收。千七百集葛藤，一刀齊斷。任他佛不喜聞，我自心心憶念。請君不必多言，只要一心不亂」。十一年臘月八日，告弟子曰：「明年四月，吾其去矣」。遂掩關一室，日課佛名十萬聲。明年四月十二日，告衆曰：「月朔以來，再見西方三聖，其將往生乎？」即書偈云：「身在華中佛現前，佛光來照紫金蓮。心隨諸佛往生去，無去來中事宛然」。明日，斷食飲，斂目危坐。五更，具浴更衣。十四日，將午，面西寂然。送者闐至，忽張目曰：「我去即來。生死事大，各

自淨心念佛可矣！」合掌連稱佛名，遂逝，壽四十九。

清 際醒 蓮宗十二祖

際醒，字徹悟，號訥堂，俗姓馬，京東豐潤縣人也。幼通經史。薙染後，徧歷講席。博貫性相兩宗，而於法華三觀十乘之旨，尤為心得。參廣通粹如純禪師，明向上事，師資道合，乃印心焉。後純公遷萬壽寺，師繼席廣通，策勵後學，宗風大振。每謂永明壽禪師，乃禪門宗匠，尚歸心淨土，況今末代，尤宜遵承。於是專修淨業，主張蓮宗。日限尺香，晤客，過時則禮念而已。嗣遷覺生寺住持。尋退居紅螺山資福寺，衲子依戀，追隨日衆，遂成叢林。師為法為人，心終無厭，但一以淨土為歸。每當開演如來救苦與樂之恩，或至淚隨聲落，聽者亦未嘗不涕泗沾衣也。其語錄二卷，尤為切至。略言：「吾人生死關頭，唯二種力：一者、心緒多端，重處偏墜，此心力也。二者、如人負債，強者先牽，此業力也。業力最大，心力尤大。以業無自性，全依於心，故心重能使業強。今以重心而修淨業，則淨業強。他日報盡命終，定生西方，不生餘處矣。如大樹大牆，尋常向西而歪，他日若倒，決不向餘處也。何為重心？我輩修習淨業，信貴於深，願貴於切。以信願深切，故一切邪說莫能搖惑，一切境緣莫能引轉。假正修淨業時，達摩祖師忽現在前，令我捨淨趨

禪，可以立地成佛，我不敢從命。即釋迦如來忽爾現身，謂更有異方便，勝於淨土，令我捨此從彼，我亦不敢依教。此之謂深信。假如赤熱鐵輪，旋轉頂上，不以此苦，退失往生之願。又若輪王勝妙五欲現前，亦不以此樂，退失往生之願。如此逆順至極，尚不改所願，此之謂切願。信深願切，是謂重心，以是修淨，淨業必強，業強則熟。極樂淨業若熟，娑婆染緣便盡。臨終時，雖欲輪回境界再現在前，不可得矣。雖欲彌陀淨土不現在前，亦不可得矣。然此信願，要在操之於素，到時自不入於岐路。如古德臨欲命終，六欲天童次第接引，皆不去。專心待佛，佛現乃去。夫四大分張，此何時也？天童接引，此何境也？苟素常信願不到十分堅固，當此時，對此境，而能強作主宰乎？」又云：「有禪者問曰：一切諸法，悉皆如夢。娑婆固夢也，極樂亦夢也。同是一夢，修之何益？答曰：不然！七地以前，夢中修道。無明大夢雖等覺猶眠。唯佛一人，始稱大覺。當夢眼未開之時，苦樂宛然。與其夢受娑婆之苦，何若夢受極樂之樂。況娑婆之夢，從夢入夢，展轉沉迷者也。極樂之夢，從夢入覺，漸至大覺者也。夢雖同，而所以夢者，實不同也，可概論乎？」嘉慶十五年二月，預知時至，辭諸外護。囑曰：「幻緣不久，虛生可惜，各宜努力念佛，他年淨土好相見也」。臨寂半月前，示疾，命衆助念佛號。見空中幢幡無數，自西而來。告衆曰：「淨土相現，吾將西歸」。至十二月十七日申時，復告衆曰：「昨見文殊，觀音，

勢至三大士。今復蒙佛親來接引，吾去矣」。衆稱佛號愈厲，師面西端坐，合掌凝眸曰：「稱一聲洪名，見一分相好」！言畢，結印而逝。衆聞異香浮空。露龕七日，貌如生，髮白變黑。闍維，獲舍利百餘粒。世壽七十，僧臘四十九。

民國 印光 蓮宗十三祖

印光，諱聖量，別號常慚愧僧，俗姓趙氏，陝西郿陽縣趙陳村人也。少治儒學，登茂才異等之選。讀程朱書，曾關佛，遭目失明，既而猛省，惟至誠所感，目疾獲痊。遂披閱釋典，研討有得。年二十一，發出世心，往終南山投蓮華洞道純長老雜染。具戒後，徧參南北諸方叢林。爾後遯隱終南，住太乙峯。曉夕念佛，兼讀方等經典。烟霞托跡，日月鄰身。時復策杖層巒，危巔宴坐，長空萬里，大地平沉，自是深入法海矣。工於詩，出家後，不復作。並在紅螺山資福寺任苦役五年，號繼廬行者以明志。後南下卓錫普陀法雨寺，一衲之外，別無長物。普陀孤懸海中，空翠醒人，海天佛國，名載華嚴。師居山上，二六時中，唯念彌陀。兩度掩關，空諸色相。影不出山者二十年。方冀終老小隱，不求聞達。無何，徐蔚如與高鶴年二居士先後踵至，索其文，刊行示世，由是名乃大噪。逮化緣熟，龍天推出，非無因也。後將師文輯集，曰印光法師文鈔。其中讚淨土超勝一文曰：「竊聞

淨土者，乃究竟暢佛本懷之法也。高超一切禪教律，統攝一切禪教律。略言之，一言一句，一偈一書，可以包括無餘。廣說之，雖三藏十二部之玄言，五宗諸祖之妙義，亦詮不盡。縱饒盡大地衆生，同成正覺，出廣長舌，以神通力，智慧力，塵說，剎說，熾然說，無間說，又豈能盡？良以淨土本不思議故也。試觀華嚴大經，王於三藏，末後一著，歸重願王。法華奧典，妙冠群經，聞即往生，位齊等覺。則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者，有由來也。文殊發願，普賢勸進。如來授記於大集。謂末法中，非此莫度。龍樹簡示於婆沙，謂易行道，速出生死。則往聖前賢，人人趣向者，豈徒然哉？誠所謂一代時教，皆念佛法門之註腳也！不但此也，舉凡六根所對一切境界，所謂山河大地，明暗色空，見聞覺知，聲香味等，何一非闡揚淨土之文字耶？寒暑代謝，老病相摧，水旱兵疫，魔侶邪見，何一非提醒當人速求往生之警策耶？廣說其可盡乎？言一言統攝者，所謂淨也。淨極則光通，非至妙覺，此一言豈易承當？於六即佛頌研之可知也。一句者，信願行也。非信不足以啟願，非願不足以導行，非持名妙行，不足滿所願而證所信。淨土一切經論，皆發明此旨也。一偈者，讚佛偈也。舉正報以攝依果。言化主以包徒衆。雖只八句，淨土三經之大綱盡舉也。一書者，淨土十要也。字字皆末法之津梁，言言為蓮宗之寶鑑。痛哭流涕，刮心瀝血，稱性發揮，隨機指示。雖拯溺救焚，不能喻其痛切也。捨此則正信無由生，邪見無由殄也。」

厥後掩關蘇州報國寺，初猶不見客。既而四方縉素，欽德仰風，歸往者衆，乃始在關房延客。民國二十六年，避戰禍移居靈巖山寺。雖德行日著，聞望日隆，而破衲粗糲，不改常分。洒掃浣濯，垂老躬行。平居無異言，華詞豐語，不出諸口。宅心慈祥寬厚，言不忤物。凡開示四衆，不問僧俗老幼，貧富貴賤，莫不至誠懇切，出自肺腑。說法不務玄妙，惟期真實受用。凡叩問者，鑒有可以啟發之處，輒諄諄善誘，不辭勞瘁。遇有言行不檢者，雖顯達亦不少假借，而胸無城府，此則師之大悲心流露處也。弘揚淨土，不遺餘力，善導高風，復見今日。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，曉雞乍鳴，住世緣息，喚水盥漱，預知時至。遂跏趺端坐云：「念佛見佛，決定生西」。言訖，即大聲念佛。未久又云：「蒙阿彌陀佛接引，我去矣！」遂爾遷化，世壽八十，僧臘六十。百日荼毘，檢骨得五色舍利珠百餘顆。精圓瑩澈，光芒四射。又有大小舍利花，及血舍利等，共一千餘粒。尤以頂骨裂五瓣，如蓮華。齒全不壞，三十二顆，為希有事！見者莫不驚歎稱讚也。

歷代淨土高僧選集 卷中

後魏 曇鸞

曇鸞，雁門人。少遊五臺山，見神迹靈異，因發信心出家。讀大集經，以其詞義深密，因為注解。文言過半，便感氣疾，周行醫療。既而歎曰：「人命危脆，旦夕無常。吾聞長年神仙，往往間出。得是法已，方崇佛教，不亦可乎？」遂往江南陶隱居所，懇求仙術。隱居授以仙經十卷，欣然而還。至洛下，遇三藏菩提留支。鸞問曰：「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，勝此仙經者乎？」留支曰：「此方何處有長生不死法？縱得長年，少時不死，卒歸輪轉，曷足貴乎？夫長生不死，吾佛道也，乃以十六觀經授之。曰：學此，則三界無復生，六道無復往，盈虛消息，禍福成敗，無得而至。其為壽也，河沙劫量，莫能比也，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。」鸞大喜，遂焚仙經，而專修淨觀。自行化他，流布彌廣。撰禮淨土十二偈，續龍樹偈。又撰安樂集兩卷，傳於世。魏主重之，號為神鸞，勒住并州大寺。晚移汾州玄中寺。興和四年，一夕室中見梵僧謂曰：「吾龍樹也，久居淨土，以汝同志，故

來相見」。鸞自知時至，集衆教誡曰：「勞生役役，其止無日，地獄諸苦，不可不懼。九品淨業，不可不修」。因令弟子高聲唱佛，西向稽顙而終。在寺者俱見幡華幢蓋，自西而來。天樂盈空，良久乃已。事聞於朝，勒葬汾西文谷，建塔立碑。

北周 靜謐

靜謐，姓鄭，滎陽人。少遊寺，觀地獄變相，悚然求出家，遂往瓦棺寺，依和禪師。年十七，受具戒，嚴護律儀。通貫經論，行大慈門。繒纊皮革，一無踐服，惟履毳布終其身。周武帝將滅法，謫詣闕上表理訴，面抗上旨。既不見用，乃攜其門人，入終南山居焉。後又潛遁太一山錫谷中，躬被斬衰，潛闡大乘，多諸撰述，藏巖洞中。悼大法淪廢，謂弟子曰：「吾無益於世，將事捨身」。一日，獨據別巖，令侍者下山，明日當早至。謫乃跏坐磐石，自割身肉，段段布於石上。引腸挂於松枝，五臟皆外見。筋肉手足頭面，斃析都盡。以刀割心，捧之而卒。時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，年四十有五。侍者明晨至，猶見合掌捧心，西向跏坐如初。骸無遺血，但白乳滂流，凝於石上。又見手書遺偈，在於石壁。其文云：「諸有緣者，在家出家，若男若女，皆悉好住，於佛法中，莫生退轉。若退轉者，卽失善利。吾以三因緣，捨此身命：一見身多過。二不能護法。三欲速見佛」。偈云

：「無益之身，惡煩人功。解形窮石，散體巖松。天人修羅，山神樹神，有求道者，觀我捨身。願令衆生，見我骸骨，煩惱大船，皆為覆沒。願令衆生，聞我捨命，天耳成就，菩提究竟。願令衆生，憶念我時，具足念力，多聞總持。此報一罷，四大凋零，泉林徑絕，巖室無聲。普施禽獸，乃至昆蟲，食肉飲血，善根內充。願我未來，速成善逝，身心自在，要相拔濟。此身不淨，底下屎囊，九孔常流，如漏隄塘。此身可惡，不可瞻觀，薄皮裹血，垢汙塗漫。此身臭穢，猶如死狗，六六合成，不從他有。觀此臭身，無常所囚，進退無免，會過蟻虻。此身難保，有命必輸，豺狼所噉，終成蟲蛆，天人男女，好醜貴賤，死火所燒，暫見如電。死法侵人，怨中之怨，吾以為讎，誓斷根原。此身無樂，毒蛇之篋，四大圍繞，百病交涉。有名苦聚，老病死藪，身心熱惱，多諸過咎。此身無我，以不自在，無實橫計，凡夫所宰、久遠迷惑，妄倒所使，喪失善根，畜生同死。棄捨百千，血乳成海，骨積太山，當來兼倍。未曾為利，虛受勤苦，衆生無益，於法無補。忍痛捨施，功用無邊，誓不退轉，出離四淵。捨此穢形，願生淨土，一念華開，彌陀佛所。速見十方，諸佛聖賢，長辭三途，正道決定。報得五通，自在飛行，寶樹餐法，證大無生。法身自在，不斷三有，殄除魔道，護法為首。十地滿足，神化無方，德備四勝，號稱法王。願捨此身已，早令身自在。法身自在已，在在諸趣中，隨有利益處，護法救衆生。又復業應盡，有

為法皆然。三界皆無常，時來不自在。他殺及自死，終歸如是處。智者所不樂，應當如是思。衆緣即運湊，業盡於今日」。

隋 智者

智顛，字德安，姓陳，潁川人。母孕時，夢煙五采，縈繞懷抱。及誕，室內光明洞然。眼有重瞳。臥必合掌，坐必面西。少長，見像即禮，逢僧必敬。年十八，投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。誦法華經，兼通律藏。性樂禪悅，詣光州大蘇山禮慧思禪師。思一見曰：「昔日靈山同聽法華，宿緣所追，今復來矣」。即示以普賢道場，為說四安樂行。顛乃於此山修法華三昧。始經三夕，誦至藥王品，『是真精進，是真法供養如來』。身心豁然，寂而入定，照了法華，達諸法相。陳光大元年，初至金陵，居瓦棺寺，創宏禪法。大建七年，往臨海天台山，結庵於北峯，居焉。未幾，奉詔入金陵。陳亡，去之廬山，又周遊荆揚間，隋開皇十四年，歸天台。前後造寺三十六所，佛像八十萬軀，親度僧一萬四千人。贖魚窟溪梁六十餘所，作放生池，表聞於朝，嚴禁採捕。龍天致敬，道俗向化，法教於斯大盛。晉王廣，從受菩薩戒，奉以名曰智者。嘗著淨土十疑論，其末篇，示欣厭二義。曰：「欲決定生西方者，具二種行，定得生彼。一、厭離行。二、欣願行。言厭離行者，凡夫

無始以來，為五欲纏縛，輪迴六道，備受衆苦。不起心厭離五欲，未有出期，為此，常觀此身，膿血屎尿，一切惡露，不淨臭穢。涅槃經云：如是身城，愚痴羅刹，止住其中，誰有智者，常樂此身。又經云：此身衆苦所集，一切皆不淨，扼縛癰瘡等，根本無義利。至諸天身，皆亦如是。行者若行若坐，若睡若覺，常觀此身，唯苦無樂，深生厭離。縱妻房不能頓斷，漸漸生厭，作七種不淨觀。一、觀此淫欲身，從貪愛煩惱生，是種子不淨。二、父母赤白和合，是受生不淨。三、住母胎臟，是住處不淨。四、在胎唯食母血。是食噉不淨。五、十月滿足，從產門出，是初生不淨。六、薄皮覆上，其內膿血徧一切處，是舉體不淨。七、死後脬脹爛壞，是究竟不淨。觀身既爾，觀人亦然。所愛境界男女身等，深生厭離，常觀不淨。能如此觀者，淫欲煩惱，漸漸減少。又發願，願我永離三界雜食臭穢膿血不淨，耽荒五欲男女等身，願得淨土法性生身。此為厭離行。欣願行者，復二種：一、先明求往生的意。二、觀彼淨土莊嚴等事，欣心願求。明往生意者，所以求生淨土，為欲求拔一切衆生苦。即自思忖，我今無力，若在惡世，煩惱境強，自為業縛。淪溺三途，動經劫數。如是輪轉，無始以來未曾休歇，何時得救苦衆生？為此，求生淨土，親近諸佛。若證無生忍，方能於惡世救苦衆生。故往生論，發菩提心者，正是願作佛心。願作佛心，則是度衆生心。度衆生心，則是攝衆生生佛國心。又，願生淨土，須具二行：一、須遠

離三種障菩提門法。二、須得三種順菩提門法。何為遠離三種障菩提法？一、依智慧門，不求自樂，遠離我心貪著自身故。二、依慈悲門，拔一切眾生苦，遠離無安眾生心故。三、依方便門，憐憫一切眾生，欲與其樂，遠離恭敬供養自身心故。若能遠離三種菩提障，則得三種順菩提法。一、無染清淨心。不為自身求諸樂故，菩提是無染清淨處。若為自身求樂，即染身心，障菩提門。故無染清淨心，是順菩提門。二、安清淨心。為拔眾生苦故，菩提是安隱一切眾生清淨處。若不作心拔一切眾生，令離生死苦，即違菩提門。故安清淨心，是順菩提門。三、樂清淨心，欲令一切眾生證大菩提涅槃故。菩提涅槃，是畢竟常樂處。若不作心令一切眾生得畢竟常樂，即遮菩提門。故樂清淨心，是順菩提門。此菩提因何而得？要因生淨土，常不離佛，得無生忍已，於生死國中，救苦眾生，悲智內融，定而常用，自在無礙，即菩提心，此是願生之意。二、欣心願求者，希心起想，緣彌陀佛，若法身若報身等，金色光明，八萬四千相，一一相八萬四千好，一一好放八萬四千光明，常照法界，攝取念佛眾生。又，觀彼土七寶莊嚴妙樂等，備如無量壽經，十六觀經等。常行念佛三昧，及施戒修等一切善行，悉以迴施眾生，同生彼國，決定得生。此欣願門也。」

。顛化緣即畢，往剌東石城寺，謂弟子曰：「吾當卒於此矣」。命施牀東壁，面向西方。專稱阿彌陀佛，般若觀音。又令多然香火，唱無量壽經，及觀經題竟。謂曰：「四十八願

，莊嚴淨土。華池寶樹，易往無人。火車相現，一念改悔者，尚得往生，況戒慧重修，聖行道力，功不唐捐矣」。弟子請云：「未審大師證入何位，沒此何生」？顛曰：「吾不領衆，必淨六根。損己利人，但登五品。吾諸師友，今從觀音勢至，皆來迎我」。言訖端坐，如入三昧。壽六十七，時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。天鄉寺釋慧延，聞顛遷化，感咽無已。欲知顛生處，因寫法華經，以求冥示。夜夢顛從觀音西來，顧謂曰：「疑心遺否」？其外靈異數著，類如此。

隋 法智

法智，不詳其所出。髫年出家，凡百講肆，無不留神。晚歲，聞徑直之門，莫如念佛。乃謂人曰：「我聞經言，『犯一吉羅，歷一中劫地獄』，可信」。又聞經言，『一稱阿彌陀佛，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』，則未之信」。有明者示云：「汝大邪見，俱是佛言，何得不信」？遂於國清寺兜率臺，晝夜精勤念佛，感觀音勢至二菩薩現身。異日，又感天冠寶瓶，充映其身。一日辭道俗云：「吾生西方有日矣，何以饑我？遂剋三日後會食」。食罷，或宿其房以候之。中夜，智於繩床念佛，安坐而化。時有金色光，自西而來，照數百里。江上船中，謂言天曉。遲久方明，始驗智之往生云。

唐 灌頂

灌頂，姓吳，臨海章安人。始生三月，能稱三寶名。七歲，入攝靜寺出家。陳至德初，謁智者於修禪寺，稟受觀法。研釋既久，頓蒙印可，因為侍者。隨所聞法，悉能領解。隋開皇間，智者入寂。頂宣揚遺教，勤修定慧。每宴坐誦經，常有天華飄墜其側。嘗於攝靜寺講涅槃經，羣盜突至，見寺門旌旗蔽日。神兵皆長丈餘，盜驚而潰。貞觀六年八月七日，終於國清寺。初示疾，室有異香。臨終，命弟子曰：「可多爇名香，吾將去矣」。忽起合掌，如有所敬，三稱阿彌陀佛。顏色愉然，就臥而逝。頂暖經日，壽七十二。

唐 僧藏

僧藏，西河人。幼出家，屈己事人，一切恭敬，不辭勞苦。見他僧衣故，則潛為澣濯而縫紉之。天暑，脫衣坐草中，以身血肉施諸蚊蚋。日念佛號，不計其數，確志冥心，未嘗少廢。及報盡，見諸天次第來迎，皆不赴。俄告人曰：「適往淨土，見諸上善人，散華空中」。乃合掌，念佛而化。

唐 道昂

道昂，魏郡人。風神清徹，慧解夙成。投靈裕法師出家，鑽研大教。嘗於寒陵山寺講華嚴、地論，昏夜無燭，昂舉掌高示，便發異光，明照堂宇，衆驚異。昂曰：「此光，手中恆有耳，何足怪耶！」平時志結西方，願生安養。後在報應寺，自知時至，預告有緣，八月初當來取別。至期，無所患苦，問齋時至未？即升高座，鑪發異香，引四衆受菩薩戒，詞理切要，聽者神竦。昂舉目高視，見天衆繽紛，管弦繁會中，有清音遠亮。告衆曰：「兜率陀天迎我。然天道乃生死根本，非所願也」。常祈心淨土，如何此願不果遂耶？言訖，天樂上騰，須臾還滅。便見西方香華伎樂，充塞如雲，飛湧而來，旋環頂上，舉衆皆見。昂曰：「大衆好住，今西方靈相來迎，吾往矣」。言訖，但見香鑪墜手，即於高座而逝。壽六十九，時貞觀七年也。

唐 智琰

智琰，字明燦，姓朱，吳郡人，梁散騎侍郎獻之孫也。生有異質。八歲出家，事通元寺璩法師為弟子。徧歷名刹，開宏經論。陳亡，歸虎邱，面巖墜者三十載，後避兵他徙。

武德七年，蘇州總管李世嘉，迎還山寺，行三種淨業，修十六妙觀。集善侶五百餘人，至寺念佛。每月一集，將逾十載。貞觀八年十月，見梵僧手執寶瓶，前謂之曰：「我無邊光也，却後淨土所稱功德寶王，乃我爾」。琰謂寺衆曰：「無邊光，乃勢至大士，功德寶王，其成佛之號也。我其西歸乎！」其夕遂逝，壽七十一。

唐 道綽

道綽，姓衛，并州汶水人。年十四，出家，習經論，又事瓊禪師學禪。後居汶水石壁谷玄中寺，曇鸞法師之所立也。綽慕鸞法師淨土之業，於是潛心觀想，坐常西向，六時禮敬不缺，念佛日以七萬計。有僧定中觀西方靈相，見綽手持數珠，杲如寶山。他諸瑞應未可殫述。綽為衆講無量壽經，觀經，幾二百遍，聽講者，各捏珠，稱佛號，若潮汐聲。或時散席，響彌林谷。平時激勸淨業，理致泉湧。勸人攝慮靜緣，一心念佛。著淨土論二卷，統該龍樹、天親，邇及慧遠、曇鸞文句，詞旨切要，當世重之。貞觀二年，衆咸見鸞法師坐七寶船上，謂綽曰：「汝淨土堂成，但餘報未盡耳」。又見化佛住空，天華下散，衆皆忻仰歎異。綽自此報力愈強，容色盛發，道俗嚮風者日衆。壽八十餘卒。時有釋道撫者，與綽同志，每相見，必指淨土為期。綽亡三日，撫聞之曰：「吾常期先行，今乃在後。」

吾加一息之功，可追而及矣」。於佛像前，叩頭祝願，退就座而化。

唐 僧術

僧術，并州人，本學該通，解行相副。年九十六，見道綽禪師著安樂集，講觀經，始回心念佛。恐壽將終，日夜禮佛一千拜，念佛八九萬聲。於五年間，一心無怠。後有疾，告弟子曰：「阿彌陀佛來，授我香衣，觀音勢至，行列在前，化佛徧滿虛空，吾其行矣」。言訖而終，七日異香不散。時有啟芳、圓果二法師，目擊斯事，乃於藍田縣悟真寺，一夏結期，念阿彌陀佛。共折一楊枝置觀音手中，祝曰：「若得生淨土者，願七日不萎」。至期，益鮮翠。芳、果慶忭，晝夜觀念不捨。閱五月，於觀想中，覺身臨寶池，見觀音勢至，坐二大寶蓮華，有千萬蓮華，彌滿其間。阿彌陀佛從西來，坐一最大蓮華，光明映照。芳、果作禮，問曰：「閻浮提衆生，依經念佛，得生此否」？佛言：「勿疑，定生我國也」。又聞釋迦世尊，與文殊菩薩，讚法華經。其前三道寶階，其一白衣，其二僧俗相半，其三唯僧也，二皆是念佛人，來生此矣。芳、果既出定，歷與其徒言之如此。後五日，忽聞鐘聲。曰：「鐘聲，我輩事也」。俱時化去。

唐 德美

德美，姓王，清河臨清人。年十六出家，十九剃染。隋開皇中，觀化京師，受持戒律，日以禮懺為務，常誦萬五千佛名。大業中，住京師慧靈寺，普興福業，多諸感應。唐武德初，居會昌寺，於院西造懺悔堂，行般舟三昧，終夏不坐不臥。或止口過，三年不言。或行不輕，通禮七衆。斷絕世想，專念西方；持佛號，終身不輟。貞觀十一年十二月，忽合掌念佛而卒，壽六十三。

唐 慧璿

慧璿，姓董，少出家襄州。周滅法後，南入茅山。歷棲霞，住安州，聽講諸經論，並契幽極。晚歸襄州住光福寺。寺居山頂，引汲為勞，將移他寺。夜見神人衣紫袍，身長一丈，項禮璿曰：「奉請住此，常講大乘，勿以小乘為念。其小乘者，亦如高山無水，不能利人。大乘經者，猶如大海。若一人講說，能令所住之地，珍寶光明，眷屬榮勝，飲食豐饒。若念小乘，前事俱失。唯願宏持，勿孤所望。法師須水，此易得耳。來月八日，定當得之。自往劍南慈母大泉，請一龍王去也。」言已不見。至來月七月初夜，大風卒起，從

西南來，雷震雨注，通夜相續，至明方住。唯見寺北窪處，清泉香美，合寺相慶。璿慈育為懷，容常含笑。居山久之，道俗翹敬。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，夜見山神告曰：「法師不久，當生西方」。至七月十四日，講孟蘭盆經竟，斂手曰：「生受信施，今須通散。一毫以上，捨與十方衆僧，及窮獨乞人，並諸異道」。言已，終於法座，壽七十九。

唐 懷感

懷感，不詳其所出，秉持強毅，精苦力學。聞經言：「念佛少時，得生安養」。疑情未決，還叩善導。導曰：「念佛往生，諸佛誠言。子能信入，至心念佛，當有證驗」。乃入道場三七日，不覩靈瑞。自恨障重，欲絕食畢命。導不許，勸令益加精進。三年，感佛化金色光，覩眉間毫相，證念佛三昧。著決疑論七卷。臨終，見化佛來迎，面西而卒。

唐 寶相

寶相，姓馬，雍州長安人。年十九出家，行頭陀行。六時禮懺，四十餘年。每夜分課誦阿彌陀經七遍，持佛號六萬聲。先後讀涅槃經一千八十遍。兼誦金剛經，般若經，終於卽世。平居冷食粗衣，一心正念，晨宵翹注，及病既革，誦念自剋終斯不捨。囑道俗曰：

「念佛為先，勿虛度世，當於西方相待」。又曰：「燒散吾尸，不勞銘塔」。言訖而逝，壽八十三。

唐 懷玉

懷玉，姓高，丹邱人。執持律法，名節峭然。一食長坐，蚤蟲恣生。誦彌陀經三十萬遍，日課佛名五萬聲，常行懺悔。天寶元年六月九日，見西方聖像，數如恆沙，一人擎銀臺來迎。玉曰：「吾一生念佛，誓取金臺，何為不然」？聖眾遂隱。玉倍加精進，忽聞空中云：「頭上已有光暈矣。請趺坐結印，以俟佛來」。越三日，異光滿室。玉云：「若聞異香，我報將盡」。書偈云：「清淨皎潔無塵垢，上品蓮臺為父母。我修道來經十劫，出示閻浮厭眾苦。一生苦行超十劫，永離娑婆歸淨土」。說偈已，香氣盈空，聖眾徧滿，見阿彌陀佛，觀音勢至，身紫金色，共御金剛臺來迎，玉含笑而逝。郡太守段懷然，作偈讚曰：「我師一念登初地，佛國笙歌兩度來。唯有門前古槐樹，枝低只為挂金臺」。

唐 慧日

慧日，姓辛，東萊人。唐中宗時，得度。見義淨三藏，詣西域求法，心慕之。於是泛

舶渡海，經三年，得達天竺，禮如來聖迹，尋求梵本。日既閱歷艱苦，深厭閻浮。思何國何方？有樂無苦；何法何行？能速見佛。徧問天竺三藏，皆勸修淨土法門，日聞已頂受。漸至北印度健馱羅國，王城東北有大山，山有觀世音像，有至誠祈請者，每見大士現身。日至山叩頭七日，又斷食，畢命為期。至七日夜，觀音於空中現紫金身，長一丈餘，坐寶蓮華。垂右手摩日頂曰：「汝欲傳法，自利利他，唯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，發願往生。到彼國已，見佛及我，得大利益。汝當知淨土法門，勝過諸行」。說已忽滅。日既困憊，聞已，精神頓壯。及登嶺東歸，計行七十餘國，閱一十八年。開元七年，達長安，詣闕獻佛真容、梵夾等。賜號曰「慈愍三藏」。日勤修淨業，唱導一時。著往生淨土集行於世。卒於天寶七年。將終，見蓮華在前，狀如日輪。

唐 飛錫

飛錫，不詳其所出。初學律儀。後與楚金法師，研習天台教觀。天寶初，遊京師，止終南紫閣草堂，撰念佛三昧寶王論三卷。其上卷，明通念三世一切佛門。略言：「夫帝網未張，千瓔焉覿。宏綱忽舉，萬目齊開。浴大海者，已用於百川。念佛名者，必成於三昧。而世人念過去釋迦，想現在彌陀，獨未聞念未來諸佛，何耶？以諸佛為至尊也，衆生為

至卑也。高下出焉，羣妄興矣。敬傲立焉，一真隱矣。般若云：「一切有情皆如來藏，普賢菩薩自體徧故」。夫貧女懷玉，米在糠粃，鏡然可觀。人皆侮未來玉毫，不敢侮過現金色。起罪之由，在當來佛上，非已今佛上也。衆生苟非，當佛焉在？若知母因子貴，米以稔全，有協法華不輕之心，則念佛三昧，不速而成。是故嬖女羣盜，不可或輕，鬼獄畜生，亦宜普敬，乃至無善可擇，無惡可棄，故隨所念，無非佛矣」。其中卷，明念現在佛專注一境門。略言：「悲華經云：『密蘇王子，發心已來，行時步步，心心數法，常念諸佛，今登正覺，生妙樂刹，即阿閼佛是』。吾謂經行廣陌，徒步幽林，固當如密蘇之見。即鳴珂入仗，動佩朝天，肅肅羽儀，駸駸車馬，又安得不用心於步步間哉？夫含齒戴髮，死生交際，未有無出入息者。世人多以寶玉木樵等為數珠，吾以出入息為念珠焉。稱佛名號，隨之於息，有大恃怙。安懼一息不還，即屬後世者哉？余行住坐臥，常用此珠。縱令昏寐，含佛而寢，覺即續之。必於夢中，得見彼佛。如鑽燧煙飛，火之前相，夢之不已，三昧成焉。面覩玉毫，親蒙授記，萬無一失也。問：『然則但能繼想，無取高聲乎？』答：『辟散之要，要存乎聲。聲之不厲，心窃無定。有五義焉：拔茅連茹，乘策其後，畢命一對，長謝百憂，一也。聲光所及，萬禍冰消，功德叢林，千山松茂，二也。金容煒煌以散彩，寶華淅瀝而雨空，若指諸掌，皆聲致焉，三也。如牽木石，重而不前，洪音發號，飄

然輕舉，四也。與魔軍戰，旗鼓相望，用聲律於戎軒，以定破於強敵，五也。喧靜兩全，止觀雙運，叶夫佛意，不亦可乎？華嚴經：『寧受無量苦，得聞佛音聲，不受一切樂，而不聞佛名』。然則佛聲遠震，聞善萌芽，猶春雷之動百草，安得輕誣哉？其下卷，明理事雙修即生無生門。略言：「世人謂念佛有念也，吾則謂念佛無念也。又念即是空，焉得有？非念滅空，焉得無？念性自空，焉得生滅？又無所念心者，應無所住也。而修念佛者，而生其心也。無所念心者，從無住本也。而修念佛者，立一切法也。無所念心者，念即是空也。而修念佛者，空即是念也。此明中道，雙寂雙照。照而常寂，無所念心矣。寂而常照，而修念佛焉。如來寂照三摩地，念佛三昧究竟之位也。故此三昧，能生首楞嚴王師子吼定。菩薩念佛三昧經，破相偈曰：『念佛真金色，安住無著心。觀法何名佛，攝心恆相續。金色非如來，四陰亦如是。離色非如來，想色應當知。此是佛世尊，最勝寂靜處。善能滅一切，外道諸邪見。如龍王降雨，澤及於一切』！此經明六度萬行，未有一法，不是念佛三昧也。大品經：「佛為鈍根人，說諸法空寂，以其動生執見也。為利根人，說諸佛相好，知其蓮不染塵也」。坐禪三昧經：『菩薩坐禪，不念一切，唯念一佛』。如清冷海中金須彌山，乃至功德法身，亦如是念。故知不得以不念為無念。觀佛實相，觀身亦然。遇境皆真，無心不佛。必不離念存於無念，離生立於無生。若離而別立者，斯不了煩惱

卽菩提，衆生卽諸佛矣。旣雜之不可，卽念佛真無念也，卽往生真無生也。其義煥然，若秋天澄霽，明月出雲矣」。永泰初，詔於大明宮內，同良賁等，參譯仁王護國般若經，及密嚴經，充證義正員。後不知其終。

唐 自覺

自覺，博陵望都人。少出家開元寺。至德二年，往靈壽縣禪法寺，習律經論，勤瘁九年，造詣精微。大曆元年，往平山縣界，得重林山院居焉。拾果采蔬，日唯一食。歲大旱，恆陽節度使張公，聞其精苦，躬入山，請其祈雨。覺虔告龍神，大雨立下。張甚尊禮之。初欲鑄大悲菩薩像，並建佛寺，至是施者駢集。鑄像高四十九尺，梵相端嚴。迨年稔，寺亦隨成。遂於壇前矢願，願承聖力，早生淨土。夜三更，見金光二道，自中有阿彌陀佛，自光中下，二大士左右隨之。佛垂金臂摩覺頂曰：「守願勿易，利物為先。寶池生處，任從汝願」。貞元十一年二月望夜，見神人現半身雲中，俯謂覺曰：「師西歸之期至矣」。覺舉手謝之。六月十四日，卽於觀音像前趺坐而化。覺所鑄大悲像，屢著顯應。至周顯德初，勅令天下銅像，一例除燬。及是像，匠氏暴卒。後宋太祖令重鑄於寺焉。

唐 善道

善道，臨淄人。嘗入大藏，信手探卷，得觀無量壽佛經。乃專心念佛，修十六妙觀。及往廬山，觀遠公遺迹，愾然增思。後遁迹終南，修般舟三昧數載。觀寶閣瑤池，宛然在目。復往晉陽，從綽禪師，授無量壽經。入定七日，綽請觀所生處。道報曰：「師當懺悔三罪，方可往生。師嘗安佛像在檐牖下，自處深房，此一罪也，當於佛前懺。又嘗役使出家人，此二罪也，當於四方僧前懺。又因造屋，多損蟲命，此三罪也，當於一切衆生前懺。」綽靜思往咎，洗心悔謝。久之，道因定出，謂綽曰：「師罪滅矣。後有白光來照時，是往生相也」。道行化京師，歸者如市。忽微疾，即掩室，怡然念佛而逝。異香天樂，向西而隱。

唐 知玄

知玄，字後覺，姓陳，眉州洪雅人。七歲，在寧夷寺，聽講涅槃經，宛如宿習。是夕，夢佛手摩其頂。年十一，出家。授以經疏，通達深奧。年十三，即升堂講論，黑白傾聽。宣宗朝，召入京，賜紫袈裟。奏復天下廢寺，尋乞歸故山。僖宗朝，錫號悟達國師，賜

沈香座。膝上忽生人面瘡。特往蜀彭州九龍山，訪前在京所遇患迦摩羅病之僧，以求救療。其僧令童子引至一泉，洗之。瘡忽語曰：「公知袁盎殺晁錯乎？公即盎，我乃晁錯也。累世求報，而公十世為高僧，戒律精嚴，不得其便。今公受賜過奢，故能害之。今蒙迦諾迦尊者，以三昧水洗我，我去汝，不為怨矣」。因洗之，其瘡遂差。玄少欲，過中不食。六時行道，累致顯應。一日，忽聞空中聲曰：「必生淨土」。乃訊曰：「孰之語耶」？空又應曰：「佛也」。又見一菩薩，降庭中，丁寧讚論，忽不見。臨終時，囑令棄屍飼魚鳥。曰：「吾久與西方淨土有期，今其時矣」。言訖，右脅面西而沒，壽七十三。

唐 端甫

端甫，姓趙，天水人。母夢梵僧授舍利，令吞之，遂誕甫。十歲，依道悟禪師，出家崇福寺。十七，剃染，隸安國寺。徧參講座，兼通經律。夢梵僧以琉璃器盛滿舍利，令吞之。曰：「三藏大教，盡貯汝腹中矣」。自是才辯無礙。演經太原，傾都畢會。德宗徵入，賜紫方袍。迄順憲兩朝，俱見尊禮。講涅槃唯識，凡一百六十座。日持諸部，以淨土為息肩之地。所得供施數十百萬，悉以嚴飾殿宇。而方丈單牀，泊然自得。開成元年六月一日，西向右脅而滅，異香鬱然。茶毗，得舍利三百餘粒。

宋 紹巖

紹巖，姓劉，雍州人。七歲，出家，依高安禪師。徧覽經書，有如宿習。後居錢塘湖心寺，恆諷持法華經，晝夜無間，期滿萬部，得生淨土，俄感蓮華生於陸地。誓焚身供養西方三聖，吳越王俶力勸止之。又投身曹娥江中，如有物藉其足，得不死。吳越王於寶塔寺，建淨土院以居之。宋開寶四年七月，有疾，不求藥石。作偈累篇，示門徒曰：「吾誦經二萬部，決生安養，跏趺而化」。茶毗，舍利無數，壽七十二。

宋 知禮

知禮，字約言，明州金氏子也。其父母禱佛求嗣，夢神僧攜一童界之曰：「此佛子羅睺羅也」。未幾，生禮。七歲，喪母，號哭不絕，白父，求出家。遂往太平興國寺，依洪選師得度。稍長，依寶雲寺義通法師學教觀，圓頓之旨，一受即了。淳化中，通既歸寂，受請主乾符寺。尋徙保恩院，敷揚教觀，學徒踵至。明州旱，禮與慈雲式公，修光明懺，約三日不雨，當自焚一手，如期，果大雨。大中祥符三年，重建保恩，賜名曰延慶。六年，建念佛施戒會。親為疏文以勸曰：「原夫一念本融，諸法無礙。遇熏既異，感報成差。

是以順性而修，則顯諸佛淨土。隨情而作，則循五趣苦輪。所以處娑婆者，升出尤難，墮落者衆。經云：『得人身者，如爪上土，失人身者，如大地土』。直待三修行備，方免四趣受生。蓋境界羸強，煩惱熾盛，自力求脫，實難其人。若夫生安養者，國土莊嚴，身心清淨，直至成佛，不墮三途。經云：『尙無惡道之名，何況有實』？又云：『衆生生者，皆是阿鞞跋致』。若欲生彼，但當稱彼佛號、修彼佛慈，必為彼佛本願攝取。捨此報身，定生彼國。具如經說，實非臆談。今給萬人，以為一社，心心繫念，日日要期。每歲仲春，同集一處，同修供養，同聽法音。會彼萬心，以為一志，俾成淨業，誓取往生。況劫濁命光，其猶風燭，一息不至，三途現前。何等自寬，不思來報。當依佛語，無順人情。頓息攀緣，唯勤念佛」。自此二月望日，歲舉會以為常。嘗集十僧，修法華懺三年，期以懺畢，焚身供養妙經，求生淨土。後為衆沮，不果。復集十僧，修大悲懺三載，然三指供佛。天禧四年，駙馬李遵勛，奏禮高行，賜號法智大師，勅令住世演教。禮以從上諸祖，闡揚淨土者，多談事相，罕示觀門，暫被時機，未窮圓頓。因取天台觀無量壽佛經疏，研極理奧，曲暢玄風，成妙宗鈔數萬言。其釋題略云：「觀者，總舉能觀，即十六觀也。無量壽佛者，舉所觀要，攝十五境也。能觀皆是一心三觀，所觀皆是三諦一境。毗盧遮那，徧一切處，一切諸法，皆是佛法。所謂衆生性德之佛，非自非他，非因非果，即是圓常大覺

之體。故起信論云：『所言覺義者，謂心體離念。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，無所不徧。法界一相，即是如來常住法身。依此法身，說名本覺』。故知果佛圓明之體，是我凡夫本具性德。故一切教所談行法，無不為顯此之覺體。故四三昧，通名念佛。一常坐，即一行三昧。二常行，即般舟三昧。三半行半坐，即法華三昧，四非行非坐，亦名隨意三昧。詳見摩訶止觀。雖俱念佛，而是通途顯諸佛體。若此觀門，及般舟三昧，託彼安養依正之境，用微妙觀，專就彌陀，顯真佛體。雖託彼境，須知依正同居一心。心性徧周，無法不造，無法不具。若一毫法從心外生，則不名為大乘觀也。所言心性具一切法，造一切法者，實無能具所具，能造所造。即心是法，即法是心。能造因緣，及所造法，皆悉當處全是心性。是故今觀若依若正，乃法界心觀法境界，生於法界依正色心，是則名為唯依唯正唯色唯心唯觀唯境。故釋觀字，用一心三觀。釋無量壽，用一體三身。體宗力用，義並從圓，判教屬頓。寄語行者，觀雖深妙，本被初心。若能進功，何憂不就？縱未入品，為因亦強。生至彼邦，得預大會。所見依正，微妙難思。速入聖階，度生亦廣。況塵境羸強，誠為險處。故須外加事懺，內勤理觀，正助雙行，加願要制，必於寶刹，速證無生。今解觀門，其意在此」。禮他所撰述，多指歸淨土，此其最切者。時方詔天下立放生池。禮歲遇佛生日結放生會，集眾作法，縱諸魚鳥。有司以聞，勅樞密劉筠撰文，立碑

院內。天聖六年正月元日，將示寂，建光明懺七日。至五日，結跏趺坐，召大眾說法畢，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，奄然而逝，壽六十九。露龕二七日，爪髮如長。闍維時，舌根不壞，若蓮華然。

宋 遵式

遵式，字知白，台州寧海葉氏子也。母夢嚙明珠而生式。稍長，往東掖山，依義全師出家，勤苦自勵。初學律部。繼入國清寺，然指普賢像前，誓傳天台教法。雍熙初，往四明寶雲寺，事義通法師，嘗行般舟三昧，積勞嘔血，兩足皮裂，以死自誓。忽見觀音垂手指其口，引出數蟲。又指端出甘露灌之，覺身心清涼，所患頓失。已而頂高寸許，聲如洪鐘，慧辯無礙。通示寂，式返天台。淳化元年，居寶雲。至道二年，結緇素專修淨業，作誓生西方記。咸平中，歸東掖，建精舍，率眾修念佛三昧。祥符七年，應杭州人請，主昭慶寺。尋赴蘇州，講經開元寺。復返杭，主靈山。王欽若判杭州，奏復天竺寺舊名，賜式號曰慈雲。式嘗以天台智者放生故事語欽若，欽若因奏請以西湖為放生池，報可。先後依經撰集諸懺法，圓融三觀，以淨土為歸。又因知府馬亮問道，述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。其決疑門略云：「佛法有二：一者小乘不了義法，二者大乘了義法。大乘中，復有了義不

了義。今談淨土，唯是大乘了義中了義之法也。此教詮旨，圓融因果，頓足佛法之妙。經云：『十方諦求，更無餘乘，惟一佛乘，斯之謂與』。是則十方淨穢，卷懷同在於刹那。一念色心，羅列徧周於法界。並天真本具，非緣起新成。一念既然，一塵亦爾。故能一一塵中一切刹，一一心中一切心，一一心塵復互周，重重無盡無障礙。一時頓現非隱顯，一切圓成無勝劣。我心既然，生佛體等。此則回神億刹，實生於自己心中。孕質九蓮，豈逃乎刹那際內？信此圓談，則事無不達。昧斯至理，則觸類皆迷。故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，入一切衆生心想中。乃至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今日直決疑情，令知淨土百寶莊嚴，九品因果，並在衆生介爾心中。理性具足，方得往生事用，隨願自然。免信常流，執此非彼」。其行願門，文多不載。別有論往生坐禪觀法云：「欲修往生觀者，當於一處，繩床西向，易觀想故，表正向故。跏趺端坐，頂脊相對，不昂不偃。調和氣息，定住其心。然所修觀門，經論甚多，初心凡夫，那能徧習。今從要易，略示二種。於二種中，仍逐所宜，不必併用。其有於餘觀想熟者，任便。但得不離淨土法門，皆應修習。所言二種：一者扶普觀意。坐己，自想即時所修，計功合生極樂世界。當便起心，生於彼想，於蓮華中，結跏趺坐，作華合想，作華開想。當華開時，有五百色光來照身想，作眼目開想，見佛菩薩及國土想。即於佛前，坐聽妙法，及聞一切音聲，皆說所樂聞法。所聞，要與十二部經合。

作此想時，大須堅固，令心不散。心想明了，如眼所見，經久乃起。二者，直想阿彌陀佛丈六金軀，坐於華上，專繫眉間白毫一相。其毫長一丈五尺，周圍五寸，外有八楞。其毫中空，右旋宛轉，在眉中間。瑩淨明徹，不可具說。顯映金顏，分齊分明。作此想時，停心注想，堅固勿移。然復應觀，想念所見，若成未成，皆想念因緣，無實性相，所有皆空。一如鏡中面像，如水現月影，如夢如幻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不一不異，非縱非橫，不可思議。心想寂靜，則能成就念佛三昧」。天聖中，別於寺東建日觀庵，送想西方，為往生之業。尋講維摩經畢，與眾訣別。以講席付弟子祖韶。作謝緣詩，示將歸寂。其明年，為明道元年，十月八日，有疾，卻醫藥。仍為眾略說法要。令請彌陀像，或以觀音至。禮炷香祝曰：「我觀觀世音，前際不來，後際不去。十方諸佛，同住實際。願受我一炷之香，請佛證明，往生安養」。或叩其所歸，對以寂光淨土。至晚坐脫，壽六十九。人見大星隕於靈鷲峯，紅光赫然。

宋 宗蹟

宗蹟，襄陽人，父早亡。母陳氏，鞠養於舅氏。少習儒業，博通世典。年二十九，禮真州長蘆秀禪師出家，深明宗要。元祐中，住長蘆寺。迎母於方丈東室，勸母雜染，持念

阿彌陀佛，始終七載。母臨終無疾，念佛而逝。曠自謂報親之心盡矣。乃遵廬山之規，建蓮華勝會，普勸僧俗，習西方妙觀。其次專持佛名，回向發願，期生淨土。自為文以唱之曰：「夫以念為念，以生為生者，常見之所失也。以無念為無念，以無生為無生者，邪見之所惑也。念而無念，生而無生者，第一義諦也。是以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，則上無諸佛之可念，下無淨土之可生。佛事門中，不捨一法，則總攝諸根，蓋有念佛三昧，還原要術，示開往生一門。所以終日念佛，而不乖於無念。熾然往生，而不乖於無生。故能凡聖各住自位，而感應道交。東西不相往來，而神遷淨刹。此不可得而致詰也。故經云：『若人聞說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乃至是人終時，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』。夫如來世尊，雖分折攝二門，現居淨穢兩土，然本聖之意，豈直以娑婆國土，邱陵坑坎，五趣雜居，土石諸山，穢惡充滿，以是為可厭。極樂世界，黃金為地，行樹參空，樓聳七珍，華敷四色，以是為可欣。蓋以初心入道，忍力未淳，須託淨緣，以為增上，何則？娑婆國土，釋迦已滅，彌勒未生。極樂世界，阿彌陀佛，現在說法。娑婆國土，觀音勢至，徒仰嘉名。極樂世界，彼二上人，親為勝友。娑婆國土，諸魔競作，惱亂行人。極樂世界，大光明中，決無魔事。娑婆國土，邪聲撓亂，女色妖淫。極樂世界，水鳥樹林，咸宣妙法，正報清淨，實無女人。然則修行緣具，無若西方。淺信之人，偏生疑謗。竊嘗論之。此

方之人，無不厭俗舍之喧煩，慕蘭若之寂靜。故有捨家出家，則殷勤讚歎。而娑婆衆苦，何止俗舍之喧煩？極樂優游，豈直蘭若之寂靜？知出家為美，而不願往生，其惑一也。萬里辛勤，遠求知識者，誠以發明大事，決擇死生。而彌陀世尊，色心業勝，願力洪深，一演圖音，無不明契。願參知識，而不欲見佛，其惑二也。叢林廣衆，皆樂棲遲。少衆道場，不欲依附。而極樂世界，一生補處，其數甚多，諸上善人，俱會一處。既欲親近叢林，而不慕清淨海衆，其惑三也。此方之人，上壽不過百歲。而童痴老髦，疾病相仍，昏沉睡眠常居大半。菩薩猶昏隔陰，聲聞尙昧出胎。則尺璧寸陰，十喪其九，而未登不退，實為寒心。西方之人，壽命無量，一託蓮胞，更無死苦，相續無間，直至菩提。所以便獲阿惟越致，佛階決定可期。流轉娑婆促景，而迷於淨土長年，其惑四也。若乃位居不退，果證無生，在欲無欲，居塵不塵，方能與無緣慈，運同體悲，迴入塵勞，和光五濁。其有淺聞單慧，或與少善相應，便謂永出四流，高超十地，詆訶淨土，耽戀娑婆，掩目空歸，宛然流浪，並肩牛馬，接武泥犁。不知自是何人，擬比大權菩薩，其惑五也。故經云：『應當發願，願生彼國』。則不信諸佛誠言，不願往生淨土，豈不迷哉？若夫信佛言而生淨土，則界繫之所不能拘，劫波之所不能害。謝人間之八苦，無天上之五衰。尚無惡道之名，何況有實？唯顯一乘之教，決定無三。歸依一體三寶，奉事十方如來，佛光照體，萬惑潛消。

，法味資神，六通具足。三十七品助道法，應念圓成。三十二應隨類身，徧塵刹土。周旋五趣，普被諸根。不動一心，徧行三昧。灑定水於三千，引衆生於火宅。自利利他，皆悉圓滿。然則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，蓋解脫之要門，乃修行之捷徑。是以了義大乘，無不指歸淨土。前賢後聖，自他皆願往生。凡以度人，先須自度故也。嗚呼！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一失人身，萬劫深悔。故率大海衆，各念彌陀佛。百聲千聲，乃至萬聲，迴向同緣，願生彼國。竊冀蓮池勝會，金地法明，綺互相資，必諧斯願。操舟順水，更加櫓棹之功，十萬之遙，可不勞而至也」。蹟一夕夢一烏巾白衣，風貌清美，可三十許。揖謂蹟曰：「欲入蓮華會，求書一名」。蹟乃取會錄，問曰：「何姓名」？答曰：「普賢」。書已，白衣又云：「家兄亦求書一名」。曰：「令兄何名」？答曰：「普賢」。言訖，遂隱。既覺，謂諸耆宿曰：「華嚴經離世間品，有普賢普慧二菩薩，助揚佛法。吾今建會，共期西方，感二大士幽贊，乃以二大士為會首」。於是遠近皆嚮化焉。

宋 可久

可久，不詳其所出，居明州。常誦法華，願生淨土，人號為久法華。元祐八年，年八十一，坐化。越三日，還謂人曰：「吾遊淨土，見諸勝境，與經符契。此間修淨業者，蓮

華臺上，皆已標名。標金臺者，一成都廣教院勳公，一明州孫十二郎，一可久。標銀臺者，一明州徐道姑」。言訖，復化去。五年，徐道姑亡，異香滿室。十二年，孫十二郎亡，天樂迎空，久言悉驗。

宋 宗本

宗本，字無詰，姓管，常州無錫人。出家後，參天衣懷禪師，念佛有省。後居杭州淨慈寺。歲大旱，湖井皆竭。寺西隅，忽湧甘泉，得金鰻魚，浚為井。寺僧千餘，賴以汲飲。張氏有女死，母夢女為蛇。既覺，得蛇棺下，持詣本，為說法。俄有黑蟬翔棺上，而蛇失所在。母祝曰：「若我女者，可入籠中，當再持詣淨慈」。如其祝，本復為說法。是夕，女見夢曰：「二報已解脫矣」。母因問，生死輪迴，是信有之，何以得免？女曰：「六道四生，如井上轆轤，無一人可免。唯修出世法，當得脫耳。盍問淨慈法主乎？」其顯化類如此。本奉詔入東京慧林寺，召對稱旨，賜號圓照禪師。平時，密修淨業。時雷峯才法師，神遊淨土，見一殿殊麗，人曰：「以待淨慈本禪師耳」。又資福曦公至慧林，禮足施金而去。人詰其故。曰：「吾定中見金蓮華，人言以俟慧林本公。其他蓮華無數，云以待受度者。或有萎者，云是退情人也」。晚居蘇州靈巖寺。元符間，將示寂，沐浴而臥。弟

子環擁請偈。本熟視曰：「痴子，我尋常尚懶作偈，今日作甚麼偈？尋常要臥便臥，今日亦何須特地坐也」。乃索筆書後事，付守榮，擲筆而逝，若熟睡者然。

宋 有嚴

有嚴，姓胡，台州臨海人。六歲，依靈鷲從師。十四，受具。往東山，學於神照，契一心三觀之旨。修法華三昧。旋主赤城寺。紹聖中，隱故東山峯，廬於檀木之旁，因自號檀庵。嚴護戒律，一鉢之餘，不畜分寸。所修三昧，每現瑞應。專事淨業，其所論述，多激勸往生。或問，生欲天者，十善為因。生色天者，禪定為因。生淨土者，必須修無生妙觀，乃可得耳。今之學者，都懵教旨，謂生天難而生淨土易，又孰信乎？答曰：「法無難易，難易在人。難者疑情，咫尺萬里。易者信心，萬里咫尺。所云修無生妙觀得生者，此乃上品往生之一門耳。然不可關一門，而塞多門。安樂集云：『生淨土者，有二種。一有相心，謂著相欣樂。二無相心，謂理觀相應』。若今之世，中下鈍根，愚迷障重，待理觀相應方生者，或少矣。原夫佛慈接物，方便多門。有定散之善焉。有佛法之力焉。有事福，而假願力回向焉。有垂終劇怖，而賴求救焉。如是等類，百千萬數，但藉其一，必得往生。定善者，修心妙觀，首楞嚴定，是也。散善者，如無量壽經十念念佛，亦得往生，是

也。佛力者，緣阿彌陀佛大悲願力，攝取念佛衆生，衆生承佛願力，即得往生。如劣夫從轉輪王，一日一夜，周行四天下，非其自力，輪王之力也。法力者，如佛告蓮華明王菩薩，令誦灌頂神呪，加持沙土，散亡者尸，或亡者墓。彼之亡者，或墮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中，承是真言，生極樂國，是也。事福假回向者，慈心不殺，具諸戒善，受持秘呪，讀誦大乘，種種福善，回向莊嚴，成淨土因，得生極樂，是也。垂終求救者，臨命終時，火車相現，稱佛力故，猛火化為清涼風。如僧雄俊，及張勃廝，一稱佛號，俱生淨土，是也。是故經云：『諸小行菩薩，及修小功德者，不可稱計，皆當往生』。佛曰易往，子曰難生。乍可順教而談易往，開人解脫之門。不須執迷而說難生，塞彼菩提之路」。建中靖國元年孟夏，一日，天神降空中謂曰：「師淨業成矣」。又夢池中大蓮華，天樂圍繞。乃作自餞詩，示衆。後七日，跏趺而化。

宋 元照

元照，字湛然，姓唐，餘杭人。初依東藏慧鑑律師，專學毘尼。後從神悟謙師，講天台教觀。謙曷以究明法華為本務。復從廣慈才法師，受菩薩戒，戒光發現，乃博究南山一宗。杖錫持鉢，乞食於市。晚主靈芝三十年，傳戒度僧，及六十會。篤意淨業，每曰：

「生宏律範，死歸安養，平生所得，唯二法門」。嘗集淨業禮懺儀，自為序曰：「元照自下壇來，便知學律。但稟性庸薄，為行不肖。後遇天台神悟法師，苦口提誨，始知改迹。深求祖教，博究佛乘。於是發大誓願，常生娑婆五濁惡世，作大導師，提誘群生，令入佛道。復見高僧傳慧布法師云：『方土雖淨，非我所願。若使十二劫蓮華中受樂，何如三途極苦處救衆生也』。由是堅持所見，歷涉歲年，於淨土門，略無歸向。見修淨業，復生輕誘。後遭重病，色力痿羸，神識迷茫，莫知趣向。既而病差，頓覺前非，悲泣感傷，深自克責。志雖洪大，力未堪任。仍覽天台十疑論，初心菩薩，未得無生忍，要須常不離佛」。又引智度論云：「具縛凡夫，有大悲心，願生惡世，救苦衆生，無有是處。譬如嬰兒，不得離父母。又如弱羽，祇可傳枝」。自是盡棄平生所學，專尋淨土教門。二十餘年，未嘗暫舍。研詳理教，披括古今，頓釋群疑，愈加深信。復見善導和尚專雜二修。若專修者，百即百生。若雜修者，萬千一二。心識散亂，觀行難成。一志專持四字名號。幾生逃逝，今始知歸。仍以所修，展轉化導。盡未來際，洪贊何窮。方便多門，以信能入。如大勢至，以念佛心，獲悟圓通，入三摩地。復自思念，已前所造無量罪業，不信淨土，誘法毀人，業因既成，苦果必就。內懷慚恥，曉夕兢兢。於是躬對聖前，吐露肝膽，五體投地，苦到懺悔。仍發大願，普攝衆生，同修念佛，盡生淨土。欲常修習，須立軌儀，故集諸文

，布成此法。從始至末，第列十門。並準聖言，咸遵古式。事從簡要，法在精專。後賢披覽，知我志焉。又撰十六觀經，小彌陀義疏，其外著述累數百卷。政和六年秋，命弟子諷觀經，及普賢行願品，趺坐而化。西湖漁人，皆聞空中天樂聲。

宋 智仙

智仙，姓李，仙居人，幼不樂世俗。出家，遊學至天竺，得三觀之旨於首座明義。還鄉，依白蓮惠師，聽講止觀，大有發明，竟嗣其席。常時繫念，唯在淨土。或曰：「法華三昧，一土一切土，一身一切身，一佛一切佛，何不依止觀修法華三昧，而沾沾往生為？」仙曰：「荆溪云，分別功德品中，直觀此土，四土具足。故此佛身，即三佛身。此大眾，即一切衆。以惑未斷故，須修同居淨土」。問者云：「同居類多，何必極樂」？仙曰：「教說多故，宿緣厚故，令專注故，佛願攝故」。仙住白蓮寺，講道十三年，西向禮念，未嘗少廢。覺微疾，別諸外護。還寺，易床西向，設彌陀像。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，卷未終而坐脫。比鄰能仁寺僧，皆聞念佛聲沸天，仙樂盈耳。黎明，乃知仙亡。

宋 思照

思照，姓陽，錢塘人。十四歲，從淨住從雅，聽法華方等於南屏。復往東掖，參神悟，大有契入。刺血書法華經，一字一禮，如是十過。誦十六觀經五藏，彌陀經十藏，法華經一千部。禮華嚴，梵網，淨土七經等，凡二百七十卷。專修念佛三昧。築小庵曰德雲，刻三聖像。每夜四更即起唱佛，懈怠比丘，聞聲悚愧。又於月二十三日，率道俗繫念三聖，常及千衆，凡三十年。一日，語其徒曰：「夜夢佛金身丈六，此往生之兆也」。乃日請七僧助念。至七日晚，涌身合掌，厲聲唱佛，跌坐結印而化。時宣和元年春也。闍維，牙齒明瑩，如玉石然。

宋 齊玉

齊玉，姓莫，甯川人。早歲出家，日記數千言。始參祥符神智。後依慈辯，受一心三觀之旨。出居苕溪寶藏寺。每歲終，大興淨業社。遷橫山，立丈六像，率道俗修行。中夜告衆曰：「我輩未念佛時，作諸不善，其罪無量。犯一吉羅，尙受九百千歲地獄之苦，況犯篇聚重罪乎？唯有一心念佛，則念念中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。庶得出離地獄，成就莊嚴。況父母生我，令我出家，唯望度脫，以報重恩。若破戒墮陷，何以為人？何以為子？」大衆聞者，無不傾誠懺悔，舉身自撲，或損額失聲。宣和六年，遷居上竺，嘗中夜頂像行

道，有僧失規，責之曰：「汝無知，乃畜生耳」。已而悔曰：「彼雖不肖，何以畜生，有玷三寶」。自是，對佛悔過者三年。建炎元年秋，謂首座修慧曰：「床前多寶塔現，非吾願也。所願見阿彌陀佛耳，可為我集眾念佛」。首座鳴鐘集眾，僧至百餘人。玉舉首加敬曰：「佛來也」。端坐，合掌而化。

宋 思淨

思淨，姓喻，錢塘人。受法華於德藏瑛法師。既悟厥旨，復潛心淨觀，專志念佛，日課觀經。大觀初，於府治北關創精舍，飯僧三百萬，因擴舍為寺，接待僧侶。宣和初，遇亂，直造賊壘，願以身代一城之命。賊悚然，為之少戢。素善畫佛，每畫，先於淨室念佛，注想久之，乃下筆。一日，畫丈六像，忽見佛見，良久乃滅，眾皆瞻禮，世因呼為喻彌陀。或問：「淨何不參禪」？答曰：「平生只解念彌陀，不解參禪可奈何。但得五湖風月在，太平不用起干戈」！紹興七年冬，端坐想佛。經七日，忽起然香供佛。歸座，跏趺而化，頂上經七日猶暖，異香不散。

宋 如湛

如湛，姓焦，永嘉人，母夢見寶塔，而湛生。幼試法華，得度。依車溪卿法師。後參慧覺玉法師於橫山，晝夜體究，盡通教觀。初主車溪壽聖寺。講餘，課法華經一部，佛號二萬聲。有求為知事者。不見用，其人懷憾，挾刃入室，見達官滿座，惶恐而退。次夜復入，則昏昏無路。又一夕復入，則見湛分身十餘，皆同一狀，遂駭走。其後，私以告人，人亦以是神之。湛少睡，夏月，坐草莽中，口誦法華，袒身施蚊。門人謂湛年高，宜少息。湛曰：「黜飛之類，安得妙乘。所冀啖我血，聞我經，以結淨緣耳」。後人表其處為饒蚊臺。晚歲謝事，閒居小庵，日薰淨業。紹興十年九月，念佛如常，端坐而化。闍維，得五色舍利。著有淨業記，釋觀經疏等書。

宋 道琛

道琛，姓彭，溫州樂清人。年十八，受具戒，初學律儀。已而從淵師於法門寺，微言妙旨，一聞便領。尋主廣濟寺，遷廣慈。建炎三年，勅主資福院，賜號圓辯。專修念佛三昧，作唯心淨土說。略云：「或問：唯心淨土，本性彌陀，為當往生，為即心是。若往生者，何謂唯心？若即心是，何故經云過十萬億佛土耶？答曰：當知十界四土，若淨若穢，不離我心，此但直具而已。若達全具為徧，徧彼生佛。彼彼生佛，互徧亦爾。趣舉一法，

是法界之大都。互具各具，互融互攝。參而不雜，離亦不分。一多自在，不相留礙。夫如是者，豈有娑婆釋迦，樂邦彌陀，而離我心耶！故輔行曰：『學者縱知內心具三千法，不知我心徧彼三千。彼彼三千，互徧亦爾』。苟順凡情，生內外見，應照理體，本無四性，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。今更以譬喻顯之。如彼帝釋殿上，千珠寶網，衆珠之影，映在一珠。一珠寶足衆珠，彼彼千珠，互映亦爾。現前一心，即是千珠中一。彼彌陀佛土，亦是千珠中一。所有十界衆生，趣舉一界，皆是千珠中一。既我一珠能映衆珠，我珠之外，無復衆珠，則離我心外，無別淨土，何故爾耶？以釋迦亦是一珠，既舉一全收，豈心外有法？故曰唯心淨土，本性彌陀也。若爾，唯心而已，何云淨土？須知體非因果，一念唯心，迷悟既殊，因果宛爾。彌陀果悟，我等因迷，忻厭心生，順佛勸往。故云唯心，又稱淨土矣。然則既有取捨忻厭，莫成虛偽耶？曰：當知圓人捨則捨穢究盡，三土九界皆捨。取則取淨窮原，直取上品寂光。故妙宗曰：『取捨若極，與不取捨，亦非異轍』。良由寂光不離三土，十界只是四土耳。若以四眼二智觀之，則萬象森羅，三土九界須捨。若以佛眼觀之，則真空冥寂，非離三土九界，別有寂光，非寂光外，別有娑婆。如古德曰：『只緣卽心是佛，須假修行者，乃此意也。若了唯心本性，只一三千融妙之法「十萬遐方，皆不為礙。何以故？以心具故，以三千故，以融攝故，故得如斯』。以上略提梗概。若欲深證此理

，須除情想」。一日，禪定中，見一老僧坐禪榻上，顧謂琛曰：「吾四明法智也」。琛驚喜作禮。問曰：「道琛於一家法相，未能通達，乞垂指教」。老僧首肯之。覺而心地豁然，慧辯日進。自是言教觀者，皆稟焉。紹興十二年，主南胡，行法華三昧，感普賢放光。建淨土繫念會，於月二十三日，集道俗念佛，至萬人。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集眾諷觀經，晝夜不絕。眾聞異香盈室。琛曰：「佛來接我」！即沐浴更衣，書偈曰：「唯心淨土，本無迷悟。一念不生，即入於住」。念諷安樂行品，未終，嗒然而逝。留龕彌月，貌如生。

宋 子元

子元，平江崑山人，茅氏子。母柴氏，夜夢一佛入門，次日生元，因名佛來。投延祥寺，出家，習止觀，定中間鴉聲，大悟。自後棲心安養，自號萬事休。逆順境中，未嘗動念。慕廬山遠公蓮社遺風，勸人歸依三寶，受持五戒。念阿彌陀佛五聲，以證五戒，普結淨緣。欲令世人淨五根，得五力，出五濁也。乃集大藏要言，編成晨朝懺儀，代為法界眾生禮佛懺悔，期生安養。後往澱山湖，創立白蓮懺堂，同修淨業。述圓融四土三觀選佛圖，開示蓮宗眼目。又作勸人發願偈云：「萬法從心生，萬法從心滅，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

是說。持戒無信願，不得生淨土，唯得人天福。福盡受輪迴，輾轉難脫離。看經無慧眼，不識佛深意，後世得聰明，亂心難出離。不如念佛好，現世無名利，行坐不多羅，則是阿彌陀。發願持戒力，迴向生樂國，如是各行持，千中不失一。釋迦金口說，彌陀親攝受，諸佛皆護念，諸天善護持。見此念佛人，與佛不相遠，應當坐道場，轉於大法輪，普度無邊衆。譬如貧家女，腹孕轉輪王，諸天常愛護。貧女自不知，腹中有貴子。今此念佛人，其意亦如是。憶佛常念佛，不久當成佛，諸佛善護持。其人自不知，我當生淨土。卻要來後世，再得生人中。譬如貧人家，地內有伏藏，藏神常守護，不令其有失。貧人自不知，家內有寶藏，逐日趁客作，求衣食自濟。今此念佛人，其意亦如是。不知念佛人，具足如來藏，自說我無分，反要生人中。譬如病人家，自有真妙藥，不知妙藥性，不能自治病，每日床枕邊，痛苦受無量。今此念佛人，其意亦如是。不知念佛心，能滅貪瞋疾，能為大醫王，能為大寶藏，利濟一切人，能為大法王，覆護一切衆。將謂是凡夫，不得生淨土，且自持齊戒，後世願為人，輾轉更修行，方可生彼國。多見修行人，常作如是說，不稱彌陀願，不合淨土經，邪見障覆心，畢竟難出離。非是他障，皆是自障心。今世不得生，一蹉是百蹉。勸汝修行人，信我如來說。佛無不實語，豈是虛誑言。但當自精勤，一心求淨土。因風吹於火，用力不消多。幸有念佛心，回願超三界。逢寶不取寶，遇食苦長飢。

咄哉大丈夫，不見真實意。我今略勸讚，輾轉傳與人。代我廣流通，作於如來使，真是諸佛子，真名報佛恩。普願如說行，同生極樂國！乾道二年，詔至德壽殿，演說淨土法門，賜號慈照宗主。三月二十三日，於鐸城倪普建宅，告諸徒曰：「吾化緣已畢，時當行矣」。合掌辭衆，奄然示寂。二十七日，荼毘，舍利無數。嘗集彌陀節要，行於世。

宋 瑩珂

瑩珂，不詳其所出。受業霽川瑤山。西灸無所擇。一日，忽自念梵行虧缺，且墮惡道。向同住僧，取戒珠禪師所編往生傳讀之，大有感發。擇一室，面西設坐，絕食念佛。越三日，夢佛及大士告曰：「汝壽尚有十年，且當自勉」。珂白佛曰：「閻浮濁惡，易失正念。所願早生安養，承事衆聖」。佛言：「汝志如是，後三日當延汝」。至期，命衆誦彌陀經。曰：「佛及聖衆俱至」。寂然而化。

元 明本

明本，姓孫，錢塘人，年十五，決志出家。禮佛然臂，誓持五戒。日課法華，圓覺，金剛，諸經。夜常行不臥。已而參天目高峯妙公，遂從薙染。再三咨決，大徹法原。高峯

既示寂，本棲泊江湖間，所至學者輻湊。尋還山，廬高峯塔下。元大德十年，出主師子院，學者稱為中峯和尚。尋謝去，諸達官，多欲延主浙中諸名山，本固辭不就。仁宗欲致之，不可。賜號佛慈圓廣慧禪師，賜金襴袈裟，改師子院為師子正宗禪寺。本既單提向上，時復舉揚淨土。嘗言禪者淨土之禪，淨土者禪之淨土。有懷淨土詩一百八首，大行於世。又嘗作報恩院記曰：「秉一心為禪，照萬法為觀。其為心也，圓湛虛寂，涉入無礙。不可以相求，不可以言詣。舒之則萬法即之而彰，卷之則萬法依之而泯。凡夫迷昧，引起輪迴，苦樂升沉，莫之能釋。是故非禪那不足以契諸佛心，非妙觀不足以破衆生惑。圓覺以三觀互推為二十五輪，無量壽以一佛分觀於十六處。始則端坐靜室，注想一方。存注不休，與想俱泯。所以一輪見諦，妙觀澄明。一處功成，諸佛圓具。如當臺鏡，如帝網珠。萬象顯而無所照之功，千光聚而絕能收之迹。如是觀者，即見清淨願王，白毫互天，紺目澄海，巍巍光明，殊特相好。徧界光明，化為香臺寶樹，樓殿池沼，諸莊嚴具。是時三昧行人，即聞即見，即覺即知，一語一默，一動一靜，皆與無作清淨妙觀，昭然混合者矣。然後即斯妙觀，於一切時，散作無邊莊嚴佛事。以之報國恩，則聖祚保無疆之永。以之報親恩，則劬勞超有漏之纏。乃至過現未來，一切怨親，同時解脫。其為報也，豈有量哉？」又嘗率諸同事，歲遇佛誕，及三元日，於觀世音菩薩像前，發四十八願。其一願云：「從

我今生，盡未來際，臨命終時，無諸疾苦。正念現前，心不顛倒，生極樂國，見佛聞法，即悟無生。更往兜率內院，瞻拜慈氏。然後退位，出生娑婆，廣度羣迷，同登彼岸」。至治三年，止天目東岡。八月十三日，手書別諸外護法屬。明日晨起，書偈云：「我有一句，分付大眾。更問如何，無本可據」。置筆，安坐而逝，壽六十一。其日白虹貫於山巔。露龕三日，貌如生。

元 優曇

優曇，姓蔣，丹陽人，家世事佛。弱冠，出家廬山東林寺。後住丹陽妙果寺。元至大初，詔罷蓮宗。曇大懼曰：「五承其教，將三十載矣，而亡於吾之世乎？」即白佛發誓，必復其教。於是著蓮宗寶鑑十卷。今錄其尤警策者，一云：「凡修淨土之人，灼然是要敵他生死，不是說了便休。當念無常迅速，時不待人，須是把做一件事始得。若也半進半退，似信似疑，到了濟得甚麼邊事，如何出離輪迴？若是信得及，便從今日去，發大勇猛，發大精進。莫問會與不會，見性不見性，但只執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如靠着一座須彌山相似，搖撼不動。專其心，一其意，或參念觀念憶念十念，或默念專念繫念禮念，念茲在茲，常憶常念。朝也念，暮也念，行也念，坐也念。心念不空過，念佛不離心，日日時時

，不要放捨。綿綿密密，如雞抱卵，常教暖氣相接，即是淨念相繼。更加智照，則知淨土即是自心，此乃上智人修進工夫。如此把得定，做得主，靠得穩，縱遇苦樂逆順境界現前，只是念阿彌陀佛。無一念變異心，無一念退惰心，無一念雜想心，直至盡生，永無別念，決定要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果能如是用功，則歷劫無明生死業障，自然消殞，塵勞習漏，自然淨盡無餘。親見彌陀，不離本念。功成行滿，願力相資，臨命終時，定生上品」。一云：「若念佛之人，塵垢未淨，惡念起時，須自檢點。或有慳貪心，瞋恨心，痴愛心，嫉妒心，欺誑心，吾我心，貢高心，詭曲心，邪見心，輕慢心，能所心，及諸順逆境界，隨染所生一切不善之心，設或起時，急須高聲念佛，斂念歸正，勿令惡心相續，直下打併淨盡，永不復生。所有深信心，至誠心，發願回向心，慈悲心，謙下心，平等心，方便心，忍辱心，持戒心，喜捨心，禪定心，精進心，菩提心，及一切善心，常當守護。更要離非梵行，斷惡律儀，雞狗豬羊，慎勿畜養，畋獵漁捕，皆不應為。當知極樂國內，諸上善人，良由捨棄惡緣，修行善業，獲生淨土，不退菩提。念佛之人，當隨佛學，應以去惡取善為務焉」。一云：「凡修念佛之人，欲生淨土，每念世間，一切無常，成必有壞，生必有死。若不親聞佛法，則捨身受身，輪轉三界四生六道，無解脫期。我今有緣，得聞正法，得修淨業，唯佛為念，捨此報身，當生淨土，入彼蓮胎，受諸快樂，永脫生死，不退菩提

，此乃大丈夫平生之能事也。纔有疾病，正要向前，坦蕩身心，莫生疑慮。直須西向正坐，專想阿彌陀佛，與觀世音大勢至菩薩，及無數化佛，現在其前，一心稱念，南無阿彌陀佛，聲聲不絕。於諸世間一切事務，不得思念，不得貪戀。若或心念起來，但要急稱佛號，於念念中，除滅罪障。只此一念，決定往生淨土。命若未盡，自得安寧。慎勿妄起留戀世間之心。當存自存，當死須死，但辦往生，何須疑慮？若解此理，如脫敝服，以著上衣，一捨凡身，便登佛地，豈不偉哉？」一云：「真信修行之事，端的是要生極樂世界，專意一念，持一句阿彌陀佛。只此一念，是我本師。只此一念，即是化佛。只此一念，是破地獄之猛將。只此一念，是斬羣邪之寶劍。只此一念，是開黑暗之明燈。只此一念，是渡苦海之大船。只此一念，是醫生死之良方。只此一念，是出三界之徑路。只此一念，是本性彌陀。只此一念，達唯心淨土。但只要記得這一句阿彌陀在念，莫教失落。念念常現前，念念不離心。無事也如是念，有事也如是念，安樂也如是念，病苦也如是念，生也如是念，死也如是念。如是一念分明不昧，又何必問人覓歸程乎？」書成，徧諸方，莫能易一字。上書仁宗，乞復其教，允之，命為教主，賜號虎溪尊者。至順初，化去。

元 維則

維則，字天如，姓譚，永新人。出家後，嗣法中峯本禪師。至正初，住蘇州師子林。屢召問，稱疾不赴。則既密契單傳，復推天台永明之旨，兼宏淨土之教，著淨土或問，破諸疑惑，策進修行。今錄其尤警切者。或問：「一生造惡，臨終念佛，帶業往生，又無退轉。然則我且做世事，待臨終念佛，可乎？」答曰：「苦哉！苦哉！賺自己，又賺天下僧俗男女，皆此言也。逆惡凡夫，臨終念佛，是夙有善根，故遇善知識，而得念佛。此等僥倖，萬中無一。羣疑論云：有十種人，臨終不得念佛。一、善友未必相遇，無勸念之人。二、業苦纏身，不遑念佛。三、偏風失語。四、狂亂失心。五、遭水火。六、遇豺狼。七、惡友壞彼信心。八、昏迷致死。九、陣亡。十、墜高巖。此皆尋常聞見，不論僧俗，人皆有之。宿業所招，現業所感，忽爾現前，不容迴避。忽然遭著一種，便做手腳不得了也。知識活佛，救不得了也。便隨業向三途八難中受苦，到那時，要聞佛名，不聞了也。直饒無此惡緣，好病而死，未免風刀解體，四大分離，如生龜脫筒，痛苦逼迫，怕怖惶惶，念佛不得了也。更饒無病而死，世緣未了，世念未休，貪生怖死，擾亂胸懷，又兼家私未明，後事未辦，妻啼子哭，百種憂煎，念佛不得了也。更饒未死以前，只些少病在身，未免忍疼忍苦，叫喚呻吟，問藥求醫，祈禱懺悔，雜念紛飛，念佛不得了也。更饒未病以前，只是年紀老大，衰相現前，困頓龍鍾，愁歎憂惱，向箇衰老身上，左安右排，念佛不得

了也。更饒未老以前，正是少壯，稍或狂心未歇，俗務相關，東攀西緣，胡思亂想，業識茫茫，念佛不得了也。更饒清閑自在，有志修行，稍於世相照不破，放不下，把不定，坐不斷，些子境界現前，一箇主人翁隨他顛倒，念佛不得了也。你看老病之時，少壯清閑之日，稍有一事挂心，早是念佛不得，況臨終時哉？更道且做世事，你真痴人，說痴話，敢保你錯用心了也。且世事如夢，那一件替得生死。縱饒造伽藍，增常住，攀名位，結官豪，將謂多做好事，殊不知犯了不體道本，廣造伽藍等戒。豈不見道，有為之功，多諸過咎，天堂未就，地獄先成，生死未明，皆成苦本。眼光落地，受苦之時，方知平日所為，盡是枷上添枷，鎖上添鎖，鑊湯下增柴炭，劍樹上助刀鎗。袈裟下失卻人身，萬劫難復，鐵漢聞之，也須淚落！祖師如此苦口，曾許你臨終念佛乎？死心禪師道：『世人財寶如山，妻妾滿前，日夜歡樂，怎奈前途有限，暗裏相催。符到奉行，不容住滯。閻羅老子，不順人情，無常鬼王，有何面目。且據諸人眼見耳聞，前街後巷，親情眷屬，朋友兄弟，強壯後生，死卻多少。世人多云，老來念佛，豈不知黃泉路上無老少。古人云，莫待老來方念佛，孤墳多是少年人。』死心如此苦口勸人，曾許你且待臨終念佛乎？人生在世，能有幾時，石火電光，眨眼便過。趁未老未病，抖擻身心，撥棄世事。得一日光景，念一日佛號。得一時工夫，修一時淨業。由他命終，我之盤纏預辦，前程穩當了也。若不如此，後悔

難追」！或問：「定力未成。念頭無主，眨得眼來，千里萬里去了。又或惹著一毫世事，便是五日十日，一月半月，擺脫不去，當何策以治之」？答曰：「嗚呼！此天下學者之通患也。汝當閒斷之時，若不痛加鞭策，則專修無間之念，永無成就之期。余聞古人有三種痛鞭之策。一曰，報恩。二曰，決志。三曰，求驗。第一報恩者，既修淨土，當念報恩，佛恩國恩，固未暇論。只如父母養育，師長作成，此恩豈非重大。你出家以來，便說要報重恩。離鄉背井，二三十年，父母師長，艱難困苦，你總不顧。父母老病，你又不看。及聞其死，你又不歸。如今或在三途，受罪受苦，望你救他，望你度他，你卻念念間斷，淨土不成。淨土不成，自救不了，如何救他？既不能相救，你是忘恩負義，大不孝人。經云：『不孝之罪，當墮地獄』！然則一念間斷之心，便是地獄業也。又且不織而衣，不耕而食，僧房臥具，受用現成。你當勤修淨業，圖報信施之恩。祖師道：『此是施主妻子分上，減刻將來。道眼未明，滴水寸絲，也須牽犁曳耙，償他始得』！你卻念念間斷，淨土不成。淨土不成，酬償有分。然則一念間斷之心，便是畜生業也。第二決志者，若學專修，志須決定。你一生參禪，禪既不悟。及乎看教，教又不明。弄到如今，念頭未死，又要說幾句禪，又要說幾句教，又要寫幾個字，又要做幾首詩。情挂兩頭，念分四路。祖師道：『毫釐繫念，三途業因。瞥爾情生，萬劫羈鎖』！你卻志無決定，情念多端。因此多端，

間斷正念。然則一念間斷之心，便是三途羈鎖業也。又且守護戒根，志不決定。或因身口，念念馳求。教中道：『寧以烱銅灌口，不可以破戒之口，受人飲食！寧以熱鐵纏身，不可以破戒之身，受人衣服』！況因諸戒不嚴，邪心妄動。因此妄動，間斷真修。然則一念間斷之心，何止熱鐵烱銅業也？又且斷除憎愛，志不決定。每於虛名浮利，自照不破。名利屬我，便生貪愛。名利屬他，便生憎妒。古人云：『貪名俱利，同趨鬼類。逐愛逐憎，同入火坑』！你卻因此憎愛，間斷淨土。然則一念間斷之心，便是餓鬼火坑業也。第三求驗者，既學專修，當求靈驗。你如今髮白面皺，死相現前，知道臨終，更有幾日？須在目前，便要見佛。只如廬山遠法師，一生三度見佛。又如懷感法師，稱念佛名，便得見佛。又如少康法師，唱佛一聲，即有一佛從口飛出。此等靈驗，萬萬千千。你若心無間斷，見佛不難。間斷心生，決不見佛。既不見佛，與佛無緣。既無佛緣，難生淨土。淨土不生，必墮惡道。然則一念間斷之心，便是三途惡道業也。如上三策，當自痛鞭。使其念不離佛，佛不離念。感應道交，現前見佛。既見樂邦之佛，即見十方諸佛。既見十方諸佛，即見自性天真之佛。既見自性天真之佛，即得大用現前。然後推其悲願，廣化一切衆生。此名淨土禪，亦名禪淨土也」。

歷代淨土高僧選集 卷下

明 梵琦

梵琦，字楚石，姓朱，寧波象山人。母夢日墮懷而生琦。九歲，出家永祚寺。十六得度，依晉翁詢師，閱楞嚴經有省。詣徑山參元叟端公，不契。尋應詔書經。抵燕京，聞西樓鼓聲，豁然大徹。還徑山，謁元叟，遂蒙印可。元泰定中，出主海鹽福臻寺。遷主永祚，歷嘉興本覺，賜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。再遷報恩光孝。尋退隱永祚，築室，號西齋，一意淨業。定中，見大蓮華充滿世界彌陀在中，衆聖圍繞。作懷淨土詩傳於世。今錄其百韻詩曰：「欲生安樂國，承事鼓音王。合掌須西向，低頭禮彼方。觀門誠易入，儀軌信難量。佛願尤深廣，人心要久長。嬰兒思乳母，遠客望家鄉。鄭重迎新月，殷勤送夕陽。分明蒙接引，造次莫遺忘。飲啄齋稱首，熏修策最良。五辛全斬斷，十惡永隄防。勿用求名利，無勞論否臧。布裘遮幻質，藜糝塞空腸。擺撥多生債，枝梧九漏囊。精神纔懶慢，喜怒便搶攘。水滴俄盈器，江流始濫觴。積來功行滿，趁取色身強。室置千華座，鑪焚百種香

。新衣經獻著，美饌待呈嘗。莫點殘油炬，宜煎浴像湯。形骸同土木，戒檢若冰霜。想念離諸妄，跏趺在一床。刹那登淨域，方寸發幽光。骨肉都融化，乾坤極杳茫。太虛函表裡，佛剎據中央。蓮吐葳蕤萼，波翻激灑塘。鮮飆隨動蕩，綵仗恣搖颺。燦爛黃金殿，參差白玉堂。樓將四寶合，臺備七珍妝。鏡面鋪階砌，荷心結洞房。珊瑚裁作檻，瑪瑙製為梁。田地琉璃展，園林錦繡張。內皆陳綺席，外盡繞銀牆。覆有玲瓏網，平無突兀岡。璠林連處處，琪樹列行行。果大甜如蜜，音清妙似簧。喬柯元自對，翠葉正相當。一一吟鸚鵡，雙雙集鳳凰。瑤池無晝夜，珠水自宮商。渠塋金沙底，風輕寶岸旁。高低敷菡萏，深淺戲鴛鴦。異彩吞群鳥，奇葩掩衆芳。千枝分赤白，萬朵間青黃。暫挹身根爽，微通鼻觀涼。頻伽前鼓舞，共命後飛翔。竟日鶯調舌，沖霄鶴引吭。悟空寧有我，知苦悉無常，大士談玄理，聲聞會寶坊。經宣十二部，偈演百千章。直接菩提徑，俱浮般若航。挽回尋劍客，喚醒失頭狂。九品標羸妙，三乘互抑揚。鍊深終絕鑛，簸淨豈存糠。示現真彌勒，咨參妙吉祥。聖賢雲鬣鬣，天樂日鏗鏘。俊偉純童子，優伊絕女郎。語言工問答，進退巧趨踰。火齊恒流燄，摩尼益耀芒。不須懸日月，何處限封疆。食是天餽饈，餐非世稻粱。挂肩如意服，擊鉢自然漿。脫體殊清淨，含暉更焜煌。袈裟籠瑞靄，瓔珞襯仙裳。徧往微塵國，周遊正覺場。慈顏容禮覲，供具任持將。側聽能仁教，還令得亡。及歸彈指頃，翻笑

取途忙。每受經行樂，誰云坐臥妨。普天除鬥諍，卍地息災殃。南北威靈被，東西德化彰。幾番經劫燒，四海變耕桑。此界無虧損，斯人但壽昌。戶丁休點注，年甲罷推詳。滿耳唯聞法，充飢不假糧。永懷恩入髓，且免毒侵瘡。試說娑婆苦，爭禁涕淚滂。內宗誰復解，邪見轉堪傷。忍被貪瞋縛，甘投利欲坑。賊同村裡住，戈向室中戕。儘愛錢堆屋，仍思未溢倉。山中搜雉兔，野外牧牛羊。奪命他生報，銜怨累世償。太平逢盜賊，離亂遇刀槍。好飲耽杯酒，迷情戀市娼。心猿拋胷索，意馬放垂韁。逸志推中路，英魂赴北邙。干戈消禮樂，揖讓去陶唐。戰伐愁邊鄙，烽煙徹上蒼。連村遭殺戮，暴骨滿城隍。鬼哭聞陰雨，人悲弔國殤。歲凶多餓死，棺貴少埋藏。瓦礫堆禪刹，荆榛滿教庠。征徭兼賦稅，禾黍減豐穰。念佛緣猶阻，尋經事亦荒。素襟龍奮迅，高步鶴騰驤。載顧同群雁，毋為獨跳躑。聖胎吾已就，法侶爾相望。寶地同瀟灑，金臺共頡頏。翹勤山岌嶮，積德海汪洋。曠劫功彌著，纖毫過即禳。三心期遠到，十念整遙裝。必欲超魔界，從今奉覺皇」。明洪武元年，詔入京師，說法蔣山。尋復應召者再。三年秋，詔問鬼神情狀。琦館天界寺，集經論成書。將入奏，忽示微疾。越四日，具浴更衣，書偈曰：「真性圓明，本無生滅。木馬夜鳴，西方日出」。謂同召僧夢堂噩曰：「吾行矣」。問何往？答曰：「西方」。噩曰：「西方有佛，東方無佛耶」？琦厲聲一喝而化。年七十五。闍維，齒舌數珠不壞。

明 妙叶

妙叶，明州鄞縣人。元明之際，出家為僧，精研台教。專修念佛三昧，著念佛直指上下卷。其直指心要一篇，斥妄顯真，最為精造。文曰：「大雄氏觀娑婆有生老病死業繫諸苦，教人念阿彌陀佛，求生極樂國土。去聖逾遠，人世澆漓，錯解諸法在心，便認胸中六塵緣影，謂樂土在內，不求生彼。此六緣影，皆屬前塵，本無自體。前塵若無，此心即滅，云何有土在此內耶？或謂悟道便為佛土在心，既見性，豈有反執緣影之理，世無此見最下劣矣！汝欲悟真實本心者，當觀所認六塵緣影之心，本在汝胸。胸住於身，身住國土，及一切淨穢剎海，悉在虛空。虛空無際，十界依正，一切在中。此空雖大，我不動真實本心，非大極大。彼空在我真心，如小片雲點太清裡。云何淨穢剎海，不在本心中耶？然則佛說諸法在心者，非在胸中妄想緣影心內，乃在現前一念本真心內也。此心離知覺，超聞見，永斷一切生滅增減之相。既一切身土皆在此心。則知極樂娑婆等境，乃全我心。任意於中，捨東取西，厭穢忻淨，熾然著相而求，皆不離我心也。故極樂彌陀相好現時，即自心顯。自心顯時，即彼佛現。我心彼佛心，彼佛我心佛，一體無二。故云唯心淨土，本性彌陀。非謂西方無土無佛，不須求生，但在汝生滅緣影之中，名為唯心本性也。求彼佛即

求自心，求自心須求彼佛。云何今時破法散僧，閒道遊儒，與泛參禪理者，不知即境即心，求不礙真之理。反於不二法中，分內分外，辨境辨心。教人捨外取內，背境向心。使愛憎轉多，分別更甚！一分其境，便以極樂為外，教人不必求生。一分其心，便妄指六塵緣影虛偽妄想為心，謂極樂在內。又思此心無質，本無一切因果善惡修證之法。從是恣意妄涉世緣，教人不須禮佛，燒香，然燈，誦經，懺願等，謂之著相。而於天堂地獄，及樂土塵刹，雖曾聞名，因不見故，直說為無。反言快樂便是天堂，苦楚便是地獄。其見卑哉！如來說為可憐愍者！不知我心實與佛心同一理故，彌陀願力威德光明，在我心中，承我心愚痴之力，作一切佛事，無時不引導於我。我心亦於彌陀願心之內，修念佛求生一切善行，無行不具含佛德。了彼佛德，成我三昧。故知彌陀願力，始發心，終究竟，無一法不直趣我心，以我心即佛心故。我亦於無始至今，盡未來際，修一切三昧，無一法不攝歸佛海，成本來佛，以佛心即我心故。如是依正色心，因果淨穢，雖同一心，而實不妨一一自分，各住其位。以一心故，雖淨穢不同，所求不出於真心。以自分故，雖一心，而必捨穢取淨也。捨穢取淨，則感應道交，見彼本性彌陀。了悟一心，則淨穢自分，可悟唯心淨土。如是而修，如一滴投海，便同一味，方知大海即自己也。豈有一行虛棄，不成功德者哉？村愚夫婦，雖不識理，以信實有彼土故，於命終時，反得往生。畏有陷空之人，因認緣影

為心，謂無外土，故雖修道行，還受生死。是故凡求生者，當深心起勝願行，或稱名持呪，或旋繞禮拜，燒香散花，六時懺悔，盡撥世緣，一心專注，觀白毫相，心不懈廢，命終便生彼國。更能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。受持三歸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。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。修如此法，亦生彼也。如此念念求生，正是無念無求無生。何故？即精修是無修，非不修是無修也。人命無常，轉息來世，塵事連環，鉤鎖不斷。若不能於塵勞鬱結，及得志歇手不得處，一割割斷，起願力行，盡力一跳，焉得應念生彼？我今作禮，奉勸佛子，當一心而行也。

明 景隆

景隆，字祖庭，號空谷，蘇州陳氏子也。幼不茹葷，好趺坐，若禪定然。稍長，從弁山懶雲和尚，參叩大法。年二十八，出家虎邱。洪熙中，給牒為僧。依石庵和尚於杭州靈隱寺。尋往天目，刻苦研究，忽有省，馳詣懶雲和尚，遂蒙印可。隆既提持向上，兼以淨業勸人，著淨土詩一百八首。或問永明四料簡之旨。答言：「參禪人執守話頭，自謂守靜工夫，更無別事。念佛往生，寅夕禮誦，皆所不行，此所謂有禪無淨土也。此等參禪，亦非正氣，是為守死話頭，不異土木瓦石。坐此病者，十有八九，莫之能救。真得禪旨，如

水上葫蘆，捺著便轉，活潑潑地。如此參禪，不輕念佛往生之道。寅夕禮誦，亦所遵行。左之右之，無不是道。此所謂有禪有淨土也」。又云：「念佛一門，修行捷徑。識破此身不實，世間虛妄，唯淨土可歸，念佛可恃。緊念慢念，高聲低聲，總無拘礙。但令身心閑淡，默念不忘，靜鬧閑忙，一而無二。忽然觸境遇緣，打著轉身一句，始知寂光淨土，不離此處，阿彌陀佛，不越自心。然若將心求悟，反成障礙。但以信心為本，一切雜念，都不隨之。如是行去，縱然不悟。沒後亦生淨土，階級進修，無有退轉。優曇和尚，令人提云，念佛者是誰？或云，那箇是我本性阿彌陀。謂是攝心念佛，參究念佛。今不必用此法，只用平常念去」。隆年五十餘，嘗自作塔銘。其沒也，無所考。時又有琴公者，字古音，福建蔡氏子。嘗作念佛警策偈曰：「一句阿彌陀佛，宗門頭則公案。譬如騎馬拄杖，把穩生涯一段。不拘四衆人等，持之悉有應驗。行住坐臥之中，一句彌陀莫斷。須信因深果深，直教不念自念，若能念念不空，管取念成一片。當念認得念人，彌陀與我同現。便入念佛三昧，親證極樂內院。蓮胎標的姓名，極功之者自見。親見彌陀授記，便同菩薩作伴。自此出離娑婆，一路了無憂患。直至無上菩提，永劫隨心散誕。依得此道歸來，決定成佛不欠。」

明 寶珠

寶珠，不詳其所出。嘗遊浙中杭嘉間，冬夏一衲，乞食自活，宿無恆居，念佛不絕口。人與之言，略酬一二語，即連聲念佛。後於海門寺，忽若顛狂者將半月。一僧呵曰：「爾平日實行，當於世人作眼目，何得乃爾？」珠曰：「如是，吾行矣！」索浴畢，安然立化。

明 明證

明證，字無塵，姓魏，會稽人。性醇厚簡默；少不樂腥羶，常欲出家。弱冠，過鄰寺，遇五臺龐眉老僧，若舊相識者，願相依為弟子。老僧云：「汝三年後，方可薙髮。當先行苦行，學諸經典」。證遂往叢林，作重務。學楞嚴咒，日止誦一字。夜禮觀音，徹曉不寐。三年，而咒始畢。忽臥病七日，遍身發痛，若換骨者。病癒，夙慧頓開。而五臺僧復至，為祝髮，受具戒。囑令終身誦法華經。遂展經朗誦，無滯。已而華嚴、涅槃諸經悉成誦。乃謂老僧曰：「吾欲盡形乞食供養，以報師德」。是夜，老僧不知所往。證日誦法華一部。日惟二餐。三衣經鉢外，一無所蓄。人有施者，隨得隨捨。或與之言，止微笑而已。

。如是者三十年。一日誦經，艱然不懌。弟子問故，曰：「吾持誦一生，求生淨土，豈將墮紅塵耶？」於是更加勤誦三年，一日，撫案大笑曰：「我今不到紅塵去矣」。往謁雲棲宏公，還至澗中謂侍者曰：「汝往報衆徒，我明日當去」。次日，諸徒至。證問甚麼時。答云：「亭午」。遂命具湯盥沐，端坐念佛，誦觀世音，大勢至，至清淨大，即閉口，衆聞空中朗誦海衆菩薩，異春馥然，合掌而寂，如入禪定。七日後，開龕，時值炎暑，儀容若生。年五十，時萬曆二十一年也。證弟子真定，字靜明。出家後，秉師之訓，精勤念佛，求生淨土。兼禮拜華嚴、法華諸經。造像齋僧，行諸苦行。年七十二，預刻期，面西，念佛而化。

明 廣製

廣製，字安廬，不詳其所出。少夢入金盤庵，拱立琉璃燈下，面西方三聖像。寂無人影，內心澄澈，覺而樂之。稍長，又夢入安隱庵，見觀音大士作思憶衆生相。自是，發出世志。年二十，出家，謁雲棲大師，聞西方淨土無輪回苦，即躍然曰：「吾今而後，知有歸泊處矣」。於是精研淨土法門，作懷淨土詩，及諸詞賦，多清婉可諷。今錄其淨土賦序云：「清泰國者，蓋西方之珍域也。涉水則有瑤池玉趾，登陸則有寶階金道，皆法身大士

之所遊化，諸上善人之所盤桓也。夫其都邑之華，宮室之美，越仙都之亦虛，跨天宮之狀麗矣。所以交讚於十方，名載於群典者，豈不以其土殊勝，其道捷徑哉？或名超於列刹，或體異於諸方。始離輪回之鄉，卒踐無生之地。非夫厭世惡欲，怖無常者，焉能向慕而願樂之？非夫窮幽探蹟，信法篤者，何能遐想而好求之？予所以神馳思運，念結情存，興寐之間，若已往生者也。洗脫塵根，託心茲境。不任專想之至，聊寫景以寄懷」。賦曰：

「真原寥廓，不變隨緣。有流穢濁而成泥沙，有結清淨而為金寶。猗極樂之所莊嚴，實行願之所扶持。蔭世王以發軫，託法藏以正基。或讚揚於秘典，或詠歌於淨詩。證以聖心之如語，莫以凡情而致疑。邈彼奇域，幽玄窈窕。拘墟者守見而不信，信淺者滯情而莫曉。斥鷃翱翔於蓬蒿，罔測搏風之矯矯。理微事而不彰，果微因而莫兆。慮亡羊而泣歧，守持名之一道。覩靈驗而西徂，忽吾生之將行。仍先聖之故轍，泊不死之壽庭。苟上善之可攀，亦何憚於疑城？釋生死之桎梏，暢無生之豪情。被銖衣之拂拂，振金錫之鈴鈴。披寶葉之蒙籠，蹈珍萼之崢嶸。陟璇空而欲上，顧碧落而迅征。躡穹隆之飛觀，臨下界之玄冥。搏空青以為蓋，指林翠而為屏。攬披風之綠條，捫含露之紫莖。雖未及於登堂，乃先得乎長生。既契心於幽旨，入重玄而夷平。獲緩步於九達，路靡滯而不通。恣心目之曠朗，任來往之從容。蹴勾衣之忍草，蹂滅跗之落紅。覩鸚鵡之裔裔，聽迦陵之嚶嚶。過靈沼而試

浴，水隨意以淪胸。滌八垢之污濁，洗五蓋之冥蒙。追遠公之芳軌，步善導之玄蹤。唯茲聖境，空王所都。行樹夾以引路，蓮華結而成居。紺宇嵯峨於林中，朱閣玲瓏於方隅。流霞光於翼櫺，承曦影於綺疏。鳥晝啼而夜息，華夕合而晨敷。天樂同繁於風業，契經合響於流渠。庭富藍田之玉，淵沉赤水之珠。舉衣緘以盛華，聽說法而陵虛。况兮沒此而見彼，杳兮出有而入無。騁斯須之神變，同萬億之浮屠。體靜氣閒，心境都捐。肯綮未嘗，神遇無全。飲智海之洪濤，吸長鯨之百川。御風而行，衣角高褰。法鼓琅琅而振響，異香馥馥以颺煙。行道出林間之衆，散華來空外之仙。聆水鳥之法音，同石竇之迸泉。始兼空有之說，暢以聖諦之篇。深入即離之境，妙出有無之間。一空有以齊旨，亡真假而得玄。既中道之不存，泯圓觀於三翻。談不二於毘耶，貴淨名之無言。合萬物以成己，歸同體之自然」。後不詳其終。

明 德清

德清，字澄印，晚號憨山老人，金陵蔡氏子也。母夢觀音抱送童子而孕。及誕，白衣重胞。年十九，出家，專心念佛。一夕，夢中見阿彌陀佛現身立於空中，當日落處，面目光相，了了分明。自此聖相炳然，時時在目。尋至五台習定，發明本有。刺血書華嚴經，

每下一筆，念佛一聲。久之，動靜一如。萬曆十年，清居牢山，李太后命輸金造寺，賜額曰海印。時太后數遣中使修諸塔寺。權貴與中使有隙者，令東廠役扮道士擊登聞鼓，以侵占事聞。事連清，坐私造寺院，戍雷州。清隨所至，冠巾說法，又發宏經之願，疏論楞伽楞嚴諸經。四十二年，奉恩詔，反僧服。還過廬山，結庵五乳峰下，效遠公六時刻漏，修淨業益精。時有海陽禪人，求授戒法，因問修淨土之要。清曰：「佛說修行出生死法，方便多門，唯有念佛求生淨土，最為捷要。此之法門，乃佛無問自說，三根普被，四衆齊收，非是權為下根設也。經云：『若淨佛土，當淨自心』。今修行淨業，必以淨心為本。要淨自心，第一先要戒根清淨。以身三口四意三，此十惡業，乃三途苦因。今持戒之要，先須三業清淨，則心自淨。於此清淨心中，厭娑婆苦，發願往生安養，立念佛正行。然念佛必要為生死心切，先斷外緣，單提一念，以一句阿彌陀佛為命根，念念不忘，心心不斷。二六時中，行住坐臥，拈匙舉筋，折旋俯仰，動靜閒忙，於一切時，不愚不昧，並無異緣。如此用心，久久純熟，乃至夢中亦不忘失，寤寐一如，則工夫綿密，打成一片，是為得力時也。若念至一心不亂，至臨命終時，淨土境界現前，自然不被生死拘留，感阿彌陀佛，放光接引，此必定往生之效驗也。然一心持名，固是正行。又必資以觀想，更見穩密！佛為韋提希說十六妙觀便得一生取辦。今當於十六觀中，隨取一觀。或單觀佛及菩薩妙相

，或觀淨土境界，如彌陀經說蓮華寶池等，隨意觀想。若觀想分明，則二六時中，現前如在淨土，臨命終時，一念頓生。如此用心，精持戒行，永斷惡念煩惱。以此淨心，觀念相繼，淨土真因，無外此者！」又有淨心居士者，問念佛不能成片，請開示。清示之曰：「修行第一要為生死心切。生死心不切，如何能念佛成片？且衆生無量劫來，念念妄想，情根固蔽，即今生出世，何曾一念痛為生死？日用念念循情，未嘗反省。今欲以虛浮信心，就要斷多劫生死，所謂杯水救輿薪之火，有是理哉？若果為生死心切，念念若救頭然，只恐一失人身，百劫難復。要將此一聲佛咬定，定要敵過妄想。一切處，念念現前，不被妄想遮障。如此下苦切工夫，久久純熟，自然相應，不求成片而自成片矣。此事全要自己著力。若但將念佛做面皮，如此驢年無受用時。直須勇猛，更莫遲疑！」居廬山數歲，後天啟三年十月，示微疾。謂人曰：「老僧世緣將盡矣」。沐浴焚香，危坐而逝。有光燭天，壽七十八。

明 傳燈

傳燈，姓葉，衢卅八。少從進賢映庵禪師薙髮。隨謁百松法師，聞講法華，恍有神會。次問楞嚴大定之旨，百松瞪目周視，燈即契入。百松以金雲紫袈裟授之。一生修法華、

大悲、光明、彌陀、楞嚴等懺無虛日。卜居幽溪高明寺。先有土人葉祺，葬親寺後。夢神曰：「此聖道場地，將有肉身菩薩，大作佛事，可速遷！」祺不信，俄舉家病困，懼而徒焉。翌日，燈至，即其地立天臺祖庭，學侶輻湊。嘗於新昌大佛前登座暨義，衆聞石室中天樂鏗鏘，講畢乃寂。嘗著生無生論，融會三觀，闡揚淨土法門。又有法語一篇，最為切要。曰：「楊次公云：『愛不重，不生娑婆，念不一，不生淨土』。娑婆有一愛之不輕，則臨終為此愛所牽，矧多愛乎？極樂有一念之一，則臨終為此念所轉，矧多念乎？夫愛，有輕焉重焉，厚焉薄焉，正報焉，依報焉。歷舉其目，則父母妻子，昆弟朋友，功名富貴，文章詩賦，道術技藝，衣服飲食，屋宇田園，林泉華卉，珍寶玩物，不可枚盡。有一物之不忘，愛也。有一念之不遺，愛也。有一愛存於懷，則念不一。有一念不歸於一，則不得生！」或問，輕愛有道乎？曰：「輕愛，莫要於一念」。一念有道乎？曰：「一念，莫要於輕愛！蓋念不一，由散心異緣使然。散心異緣，由逐境紛馳使然。娑婆有一境，則衆生有一心。衆生有一心，則娑婆有一境。衆緣內搖，趣外奔逸。心境交馳，紛若塵沙。故欲輕其愛者，莫若杜其境。衆境皆空，萬緣都寂，一念自成。一念既成，則愛緣俱盡矣」。曰：「杜境有道乎」？曰：「杜境者，非屏除萬有也，亦非閉目不觀也。即境以了其虛，會本以空其末也。萬法本自不有，有之者情。故情在物在，情空物空。萬

法空，而本性現。本性現，而情念息。自然而然，非加勉強。楞嚴所謂見與見緣，并所想相，如虛空華，本無所有。此見及緣，原是菩提妙淨明體，云何於中有是非是？是以欲杜其境，莫若體物虛。體物虛，即情自絕。情絕，則愛不生，而唯心現，念一成。故圓覺云：『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。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』。一去一留，不容轉側。功效之速，有若桴鼓。學道之士，於此宜盡心焉！曰：「輕愛既聞命矣，一念如何」？曰：「一念之道有三：曰信、曰行、曰願。求生極樂，以敦信為始。必須徧讀大乘，廣學祖教。凡是發明淨土之書，皆須一一參求。悟極樂原是我唯心之淨土，不是他土。了彌陀原是我本性之自佛，非是他佛。二、修行者，行門有二：一正，二助。正行復二：一稱名，二觀想。稱名，如小本彌陀經，七日持名，一心不亂。有事一心，理一心。若口稱佛名，繫心在緣，聲聲相續，心心不亂。設心緣外境，攝之令還。此須發決定心，斷後際念，撥棄世事，放下緣心。使念心漸漸增長，從漸至久，自少至多。一日二日，乃至七日，畢竟要成一心不亂而後已，事一心也。苟得此已，則極樂之因成就，垂終之正念必然。親見彌陀，垂手接引，得生淨土必矣。理一心亦無他，但於事一心，念念了達，能念之心，所念之佛，三際平等，十方互融，非空非有，非自非他，無去無來，不生不滅。現前一念之心，便是未來淨土之際。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。無生而生，生而無生。於無可念中，熾然而念。於無可

生中，熾然求生。是為事一心中明理一心也。二、觀想者，具如觀無量壽佛經。境有十六，觀佛最要。當觀阿彌陀佛丈六之身，作紫磨黃金色像，立華池上，作垂手接引狀。身有三十二種大人相，相有八十種隨形好。此二種正行，須相須而進。凡行住睡臥時，則一心稱名。凡跌坐，則心心作觀。行倦，則跌坐以觀佛。坐出，則經行以稱名。苟於四威儀中，修之不間，往生淨土必矣。二、助行，亦有二：一、世間之行，如孝順父母，行世仁慈，慈心不殺，具諸戒律。一切利益之事，若能回向西方，無非助道之行。二、出世之行，如六度萬行，種種功德，讀誦大乘，修諸懺法。亦須以回向心而助修之，無非淨土行也。更有一種微妙助行，當歷緣境，處處用心。如見眷屬，當作西方法眷想。以淨土法門而開導之，令輕愛以一其念，永作將來無生眷屬。若生恩愛時，當念淨土眷屬，無有情愛。何當得生淨土，遠離此愛。若生瞋恚時，當念淨土眷屬，無有觸惱。何當得生淨土，得離此瞋。若受苦時，當念淨土，無有衆苦，但受諸樂。若受樂時，當念淨土之樂，無央無待。凡歷緣境，皆以此意而推廣之，則一切時處，無非淨土之助行也。第三、願者，淨土舟航，要以信為柁，行為篙櫓檣纜，願為風帆。無柁則無所指南，無篙櫓檣纜則不能運行，無風帆則不能破浪疾到，故次行以明願也。第願有通別，有廣狹，有偏局。通，如古德所立回向發願文。別，則各隨己意。廣，謂四宏，上求下化。狹，謂量力，決志往生。局，如

課誦有時，隨衆同發。徧，則時時發願，處處標心。但須體合四宏，不得師心妄立。如此三法，可以期生淨土，速覲彌陀。一切淨土法門，舉不外於是矣」。燈每歲修四三昧，身先率衆，精進勇猛。註楞嚴、維摩等經，凡染翰，必被戒衲。前後應講席七十餘期。年七十五，預知時至。手書妙法蓮華經五字，復高唱經題者再，泊然而寂。

明 古松

古松，山西平陽人。幼出家於五台山羅睺寺，得念佛三昧。山多虎，松為說戒，命以名，虎遂不復傷人，呼輒至。萬曆十三年，至京口，建淨業禪林。時潛深谷，坐樹下入定，居三十九年。一日，合掌舉手，別衆而逝。入龕，未建塔也。崇禎四年四月八日，龕中忽現五色光。啟龕，見松趺坐端凝，貌如生。清順治十五年十月二日，再現寶光。異香滿室，三日方止。

明 海寶

海寶，不詳其所出。居常州天寧寺。貌甚樸。人與語，不答片言，唯嘻笑而已。破衲滿蟣蝨，暇則席地對佛，拈蝨上下，不離其身。常募錢買蔬腐，供寺僧。又積施金，懇衆

誦經禮懺，已則念佛回向。歷年如是。崇禎間，翰林鄭胙長，約寶朝南海，已而卻之。發棹後，常見寶在陸前行，追之不及。迨登山入殿，寶又在焉。遣使要師同回，復不得。鄭抵郡，即詣寺候寶。弟子云：「師沈臥一月餘，昨方起耳」。鄭述其神異，郡人由此欽信。一日，趺坐，念佛而化。

清 無名僧

無名僧，居湖廣黃州，專持阿彌陀佛，晝夜不輟。隨所見，皆稱阿彌陀佛。崇禎十六年，總兵黃鼎，守州城。僧大聲唱佛，衝其導，執之。適張獻忠攻黃州，僧坐城上，夜間高聲唱佛。軍士不得睡，恨之，縛投城下。俄而復在城上唱佛。如是四次。每東城下，西城上，南城下，北城上。總兵聞之，始敬禮焉。黃州大饑，人相食。僧出城外，饑民持刀乞僧捨身。僧解衣示衆云：「俟我念佛千聲，即食我」。稱至三百聲，衆急欲加刃，忽有神兵從空中來，饑民驚散，而僧已在城中矣。山中獵人得一大虎，僧欲贖放之。獵人索三十金，僧止有四金。獵人云：「汝能執虎耳三帀，則與汝虎」。僧授記虎，執虎耳三帀，遂縱之。虎依僧不去，僧與虎同往黃麻山金剛洞中。當時巡撫盧象昇，督兵過黃州，詣山訪之，欲見虎。僧語虎探頭窗外。盧欲見全身，虎乃大叫躍出。盧亦納贄，稱弟子而去。

僧一日行街中，見一雞，高聲唱佛，雞亦隨聲而唱。清順治七年，欲之武林，道經白門，寓秦淮河房。端午，見遊船中有錢生者，其弟子也。遂呼云：「錢阿彌陀佛！」錢登岸見僧。僧問同遊人，知為某某。放聲大哭曰：「衆生以苦為樂，乃如是耶？」錢懇示修行之要。僧云：「一心念阿彌陀佛」。復云：「我行後，汝有所疑，可問覺浪，此明眼人也」。後不知其終。覺浪，名道盛。歷主金陵天界，杭州崇光，諸處道場，宗風大振。

清 如會

如會，號妙圓，姓譚，順天人。少斷肉，二十九歲，出家。誓行頭陀，脅不著席。前後共然六指，以懺宿業。煉頂燒臂無算。初至南方，唯事苦行。後為道侶所感發，一心念佛，遂得豁忘身世。見一切緇素，不作寒溫語。誨人，必猛厲懇切。單已獨行，不畜長物，夏棄冬衣，冬盡捨夏。嘗在水草庵，謂劉道激曰：「一心念佛，專求上品上生，便是向上第一義。子等他日，方信此言」。順治五年秋，過淮安清江浦，衆共留之。未幾，以一衲贈萬德庵主人。且囑之曰：「吾不久將去，特一事相託」。主人曰：「和尚方來，何遽言去」？曰：「西方去耳！可以遺身付江流中，普與魚蟲，結淨土緣」！主人辭不敢。會曰：「然則茶毘後，以骨和麪粉，為我結緣，何如」？主人曰：「諾」！因命購大燭好香

，衆莫測其意。十月十九日，夜四鼓，大呼主人曰：「速啟大門，燒香然燭！」主人然燭竟，視之，寂然坐逝矣。遠近聞異香。遵遺命，茶毘、粉骨，送之江，壽七十一。

清 成時

成時，號堅密，姓吳，徽州歙縣人。少為諸生。年二十八，出家。於禪教二宗，參訪略徧。及見蕩益法師，遂終身依止，卒傳其道。歙人延時居仰山，山中猛獸皆馴伏。自撰齋天法儀，感天神現身，人多見者。後往江寧，駐錫天界半峯，宏靈峯之遺教。勤修淨業，日有定課，雖甚寒暑不少懈。刻淨土十要，為之序，以暢其旨。其文曰：「淨土法門者，法界緣起也。何謂法界？吾人現前一念之心不唯非塊然，亦復非倏爾。纔有能起，即屬所緣，非能緣者。不得已強名之曰無相。然虛空兔角，亦受無相之名。而虛空有表顯相，兔角有斷無相，非真無相。又不得已，強名此無相曰真。唯其無相而真，故十方三世依正色心自他凡聖等法，皆在我現前一念無相真心中，炳然齊現。心無相而真，從心所現一切諸法，莫不無相而真。是故於中隨拈一毫末，一一皆具十方三世依正色心自他凡聖等法，而無餘欠。乃至一欸一掉，一名一字，罔非自心之全體大用。而欸掉名字之外，更無一法可得。此所謂法界也。何謂法界緣起？聖凡皆此法界，非麤妙，無減增，不涉生死，不干

迷悟。而悟順法界故，出生二種涅槃。迷逆法界故，妄現二種生死。迷逆生死，法界宛然。無奈衆生從未悟故。終不能了。諸佛菩薩愍之，從一真法界，起種種因緣，世出世間，事類無算。一介螻蛄，萬聖互援。神力既同，慈心亦等。而衆生迷逆妄故，受化不齊。於諸佛菩薩平等光中，有有緣無緣，及緣中淺深久近之異。緣分差等，化辨從違。若或無緣，徒勞引領。此所謂法界緣起也。是故建化門中，只論繫珠一義。如法華妙典，廣談宿因。先聖以四釋闡明，（因緣釋，約教釋。本述釋，觀心釋）而必以因緣居首。由緣匪一，故教網弛張。由教無方，故恩德貫徹，由恩不可窮盡，故得消歸自己，領納家珍。故知因緣，即為第一義。是旨也，精研藏教，備考羣宗，由忍土而遐攬十虛，從末流而曠觀三際，則求生淨土一法，誠法界第一緣起矣。說者謂阿彌願勝，駕越諸方。然諸佛願等，子等，心等，法性海中，豈容優劣？而千經萬論，極口指歸樂邦，十方廣長，同聲勸讚光壽者，何哉？緣在故耳。緣何謂在？信也。何謂不在？不信也。信不在處，惡業障之。又諸佛四土，上三土，容有橫義。至同居土，大抵有豎無橫。唯極樂同居，橫具四土。是故有情以凡夫而例一生補處，國土即緣生而顯稱性法塵，佛身因應化而見法身真常。說法從衆鳥而聞梵音深遠。以要言之，法法圓融，塵塵究竟。教海無一名相可筌蹄，法門無一因果可比擬。然此等希有，十方罕聞，而唯在極樂者，何哉？緣深故耳。緣何謂深？信深也。

緣何謂淺？信淺也。信根淺處，恆情域之。諸佛度生，皆經累劫。從凡階聖，不退為難。今求生極樂，但七日竭誠，十念傾注，雖陷惡逆，悉記往生。纔得往生，便圓踞三不退地。且見阿彌，即見十方諸佛。生極樂，即生一切刹海。乃至阿彌一光，極樂一塵，悉能於中頓證十方三世依正色心自他凡聖等法，而不出剎那際三昧。夫諸佛度生如彼難，阿彌陀佛度生如此易者，何哉？緣久故耳。緣何謂久？信久也。緣何謂近？信近也。信緣近處，時分限之。如上所論，專重有緣。緣深，則境界難思，非十地等覺所能測。緣久，則神力迅速，非三祇百劫所可倫。要之，阿彌非有加於吾心也。吾心一念離絕，故聖凡無在。吾心萬法頓融，故四土無在。吾心不屬時劫，故十世剎那無在。吾心不屬方隅，故微塵刹海無在。吾何歎乎哉？特仗增上因緣，一顯發之耳。故淨土一門，至簡至妙。唯以現前一念無明業識之心，專念阿彌陀佛名號，無間一心，未有不親證親到者。但恐法門之戲論難忘，生死之天懷不切。或執摩尼而視同瓦礫，或以指爪而撮摩虛空。或抉瞽而與眼以明，或傳經而苦舌之鳩。如此，則揚之與抑，總莫暢乎本懷。而信之與疑，皆不成乎三昧。間有大智，知進知退，知存知亡，而未邁至人，未獲圓悟，未窮極至，未學要詮，欲升永明之堂，入楚石之室，居五濁之世，闡難信之宗，殊非聊爾！昔靈峯老人，選定淨土十要一書，剗未全。乙未以後，梨棗四散。成時，竊念淨土諸書，唯此十種盡善盡美。爰加點評

，稍事節略。自以觀經初門，彌陀行儀，二種附之。訂訖，倡募流通，而大心緇白共成焉。於是成時合掌稽首，重為告曰：「淨土持名之法，有三大要焉：一者，六字洪名，念念之間，欣厭具足。如出幽獄，奔託王家，步步之間，欣厭具足。是故萬緣之唾不食，衆苦之忍莫回。高置身於蓮華，便訂盟於芬利。蛆蠅糞壤，可殺驚慚。二者、參禪必不可無淨土，為防退墮，寧不寒心？！淨土必不可入禪機，意見稍乘，二門俱破。果能專修淨業，不須更涉餘宗。冷暖自知，何容強諍？！三者、一句彌陀，非大徹不能全提，而最愚亦無少欠。倘有些子分別，便成大法魔殃！只貴一心受持，寧羨依稀解悟？！乞兒若見小利，急順吐棄無餘。棒打石人頭，曝曝論實事，已上三要，頗切今時。倘能真實指迷，我願捨身供養。十方三世，共聞此言」。康熙十七年十月十五日，卒於江寧半峯。三日前，異香繞室。

清 德峻

德峻，字廣聞，一字蒼巖，蘇州人，出家於城中妙隱庵。徧參諸方，承曹洞宗，住杭州回龍真寂寺。歸而閉關盤溪小靈隱。先後數年，精修淨業，定中，兩度見佛。出關，遂造丈六彌陀像，刻淨土或問，導人念佛。時赴衆請，演瑜伽偈口，屢有徵應。所得襯施，未嘗啟封，每出所藏，廣修佛事。乾隆二十八年九月，微示喘疾。召諸學徒，環稱佛名者

七日。其日午後，命衆詣殿焚香，沐浴易衣，端坐稱佛名而逝，年八十五。

清 實定

實定，字聞學，姓張，松江上海人。年二十餘，出家天台萬年寺。徧參諸方，發明心要。尋主天目禪原寺，晚至蘇州，住文星閣。嘗言：「達本之人，功未齊於諸聖。得生淨土，果行方圓」。故常提倡念佛法門，著淨土詩一百八首。又言：「諸佛法身！含裹十方世界。經云：『云何是中更容他物？直是超諸限量，迴絕去來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念念佛出世，念念佛滅度，念念無生，念念往生，頭頭上明，物物上顯，都盧是一句阿彌陀佛，方是真實念佛人也』。乾隆四十二年，歸江陰香山寺。十二月，有疾。明年正月三日，病七日矣。向晨，謂弟子曰：「何日立春」？曰：「後四日」。復問：「今日是何日」？曰：「甲子」。定曰：「今日好」。遂起坐，囑後事畢，就枕臥。至黃昏，起，呼衆至，命具湯洗手者再，連稱阿彌陀佛。衆請說偈。口占曰：「繼祖傳燈接虛響，開堂說法鬼打鑼。鼻孔今朝拈正了，蓮華池上見彌陀」！偈畢，寂然，衆呼之，逝矣。壽六十七。

清 佛安

佛安，字誓願，蘇州人。年三十餘，鄰家殺豬，出其腑，有文曰曹操，瞿然發心，投上津橋天竺庵為僧。已而住北濠大王廟，以念佛為課。得錢，輒買香華供佛。放諸魚鳥。乾隆四十一年三月，有疾，遣徒往獅林寺，請僧禮淨土懺三日，演瑜伽偈口一壇。期滿，明日設齋筵召客為別，稱佛名，其徒和之。香三炷，日午，曰：「行矣！」端坐而逝。平居偶為詩，勸人回向。其末後有詩云：「西方世界妙蓮臺，觀裏分明一朵開。赤白青黃無異色，心心唯願見如來！」又云：「莫道西方路正遙，只今彈指上金橋。彌陀接引微微笑，讚爾娑婆戒行高。」

清 行修

行修，姓陳，泰州沙村人。業農，不識一丁，無以自活。一日，赴水求死，有白衣人救之出。年三十一，出家為僧。冬夏一衲，苦行數年。朝普陀山，中道路絕，遇老人引至家住宿。迨天明，見荒墟而已。歸後，龕坐南關外荒冢中，嘗五七日不食，參向上事。一日，深夜，有擊龕者，曰：「若可受法」。修隔龕見橋下有船，燈火鼓吹過，遂大悟。後移住覺印寺，精修淨業者六年。康熙四年春，謂人曰：「明年六月二日，吾行矣！」次年初夏，皆來問訊。州主恐其惑眾，遣兵守之，曰：「至期不驗，必置諸法！」六月朔，

猶無恙，人為危慄。明日晨起，書偈曰：「慧日中天照大千，晝行禮拜夜參禪。眉間斜挂吹毛劍，地獄天堂任我前」。遂端坐龕中，命人舁至一橋，曰：「不可，此地人皆畜形也」。舁至東壩橋，曰：「為我南向」。手一魚念佛。輕煙一縷，起自鼻端，須臾火熾。魚聲佛聲，琅琅達雲表。忽聞龕內訇然，龕頂飛墮百步。火餘。遺一物，狀如蓮華，堅白不碎。

清 絡絲僧

絡絲僧，不知何許人，住杭城之東園。俗以絡絲為業，棄而出家，故名。獨居破庵，晝夜念佛不輟。顧無以自活，謂其舊主曰：「但飯我，仍為主絡絲，可乎？」主從之。既得食，則手軋軋，口喃喃，他無所事矣。如是數年。一日，攜零紙滿筐，向西冷居士吳樹虛，欲易百錢。詰其故，僧徐答曰：「我某日西歸，擬市柴一擔耳」。樹虛曰：「果爾，余供師柴」。僧合掌謝，擔柴歸，並期某時一臨，為作證明。樹虛至時往，則僧已積柴為座，趺坐其上，四面火然。僧於火中舉手作別。忽以手抹面一過，頓現黃金色，頃刻化盡。樹虛喟然歎曰：「古德奇蹤，再見於今日矣！」

清 道證

道證，杭州人，住郡東大椿禪寺。性誠實，專修淨土。每日三時，炷香為度，長跪佛前，虔持名號。年八十，一日謂眾曰：「來年二月十二日，我歸西矣！」及期，無恙。或戲之曰：「今日是二月十二矣，師何不西歸？」證驚曰：「今果華朝耶？」即沐浴焚香，集眾而化。有僧梅松者，與證同修淨業，住妙嚴寺。其夜，夢中有人告曰：「道證師坐化，爾何不一送耶？」梅松覺而趨視之，撫其背曰：「平日相知，臨去何無消息？雖然，我亦不久於世矣！」歸三日，亦坐化。事在乾隆三十年。

清 律淨

律淨，字明徹，姓錢，湖州德清人。年四十，出家杭州慈聖庵。嗣往東園德寧庵，以誦法華經為日課，二十年不間。一日，法侶戒乘語之曰：「汝道心如此堅固，若加以念佛迴向，更佳矣！如智者大師得法華三昧，尚求往生淨土，汝何不然？」因出十疑論示之。淨瞿然有省，自是誦經畢，即念佛迴向。又年餘，嘉慶十一年七月，告其徒增秀曰：「吾中秋前，當往西方」。八月二日，復謂曰：「初七日卯時行矣！」問何以知之？淨笑曰：「水到渠成」！及期往視，已新衣趺坐。時鄰僧多來念佛相助。淨乃移坐龕中，說偈云：「吾年六十九，真實不虛口，放下者雙手，直往西方走」！合掌而寂。

清 慧明

慧明，寧波鄞縣人，住杭州報國寺。性質直，唯知念佛。每執持洪名，聲若潮沸，香盡不知也。得施即放生，隨放隨稱佛名，必迴向西方。見人不作寒暄語，但云「死到哉！快些念佛」。越中緇白知其名者，每居病危，即迎之念佛，助往生緣。或叩其所得。曰：「憶昔患熱病日甚，幾不能支。幸意根中佛號，一句頂一句而出，連縣不已，病魔消卻，竟仗此而癒。自此以後，無論語默動靜，皆有一句佛號從意根不斷而出也」。嘉慶十二年，頸後患疽，知是宿業現前，絕不呻吟。臨終，色和悅，手作捻珠狀，念佛移時而逝。先是杭城某，夢所識已故黃和尚語曰：「我勸汝歸依慧明師，汝因循不果。今明師月內欲西歸，再遲無及矣。汝當速往求之。汝法名大通，已與汝定」。醒而異之。天明起詣寺，明已疽發甚劇。急邀同伴五人，求歸依。明許之，及授法名，明手書五字，作鬪置香臺旁。謂曰：「我病中不及一一囑付。法名下一字皆通字派，汝等各隨緣自取上一字，某適拈大字，宛若夢中故事云。」

清 起信

起信，字香海，姓單，富春人。父華藏，博通內典，明向上事。令信出家，往南屏求戒，教看誰字話頭。信窮參力究，嘗徹夜不寐，兀坐一室，如木偶然。嘉慶元年七月望日，登吳山，值夜分，見燈光互暎，晃乎心目，有省。歸語華藏，華藏復令徧參知識。至蘇州，遇會一傳公，示念佛法門。信即返杭閉關古梅庵，日課彌陀十萬聲。偶為詩，都指歸淨土。有念佛歌曰：「念佛好，念佛好，萬事從頭一筆掃。幾回背父走風塵，旅邸神魂多顛倒！不參禪，不研教，一鑪香篆縈繚繞。奔波肩擔沒來由，訪友尋師何日了？休外求，只內照，衣裏摩尼無價寶。應聲現色忒分明，六道神光誰欠少？水自流，山自峭，靜裏觀來都入妙。笑他名利日忙忙，自在真修誰能造？月沉西，鐘報曉，漫說容顏未衰老。古來賢哲若河沙，誰非白骨埋荒草？獨此心，無壽夭，脫離苦海無煩惱。百年身世等空華，空華堪破一常嘯。鉢囊懸，拄杖拗，撇卻塵緣歸路早。人生定數已安排，佛本天真非矜造。閑住庵，懶談道，吏難役兮君難召。禪床鎮日坐忘機，碧眼胡僧覷不到。曝晴檐，補破襖，一盂脫粟隨緣飽。敢云閉戶慕清高，亦非目視諸方貌。生寡交，死絕弔，氣盡皮囊便撇掉。土埋火葬總由他，不賸兒孫免不肖。苦莫悲，喜莫笑，總是浮生夢未覺。大家拋卻瓜葛藤，刀環請唱還鄉調。有一言，最簡要，世人如入羅網鳥。欲脫羅網何處求？唯有勸君念佛好！」十七年十月十九日，卒於東園隱修庵。臨終，盥沐易衣，念佛坐逝。逾時，頂

可灼手。舉體入龕，輕如一氈。華藏讚以聯句云：「頂煖決生安樂刹，身輕顯示涅槃心」。
。壽三十七。

清 覺源

覺源，字性海，安徽定遠張氏子。幼穎異，九歲，五經俱成誦。弱冠，入邑庠。文名日甚，顧無心仕進，每作出世想。閱華嚴、法華，多有契悟。無何，父母相繼沒。遂決志出家，依金陵耆闍律師祝髮，禮封崇皓清律師，受具足戒，時年已四十矣。自以出家遲暮，行苦行，堅持戒律，不妄語，不非時食，手不觸金銀寶物，身不著獸毛蠶吐。嘗於投子閱藏畢，行二時頭陀。徧參知識，聞焦山借庵禪師，為洞下名德，特往參叩，機緣契合，遂承印記，復住山中閱藏，愈深入教海。於華藏奧旨，獨有心得。口誦手披，不下數百過，乃至背誦不遺一字。常為緇白開演大義，抉幽剔微，聽者豁然。因自別其號曰：「一真法界」。已而棲心安養，日課西方佛名十萬聲，脅不著席者數十年。晚年，石谷成公，迎居高旻寺。素患足疾，雖至增劇，而六時禮拜無少間。復加禮淨土懺，及彌陀四十八願。禮已，即誦佛名不歇口。見人不談他語，唯以西方淨業，諄諄勸勉而已。計居十餘載，緇素多欽其品。嘉慶二十四年六月，忽欲歸焦山，成公堅留，不可。歸甫逾月，示微疾。八

月二十六日晨起，索浴竟，端坐念佛，如入禪定。闍維時，瑞雲盤空，有光五色，從火際透起。獲舍利三大粒，瑩淨如玉，現藏本山。世壽六十九，著有淨土詩百首行世。

清 東瓜和尚

東瓜和尚，遺其名，姓孫，杭州人。嗜食東瓜，故名。出家華嚴庵。為人緘默，竟日遊行街市，寒暑無間。經十餘年，人莫測之。與鄰庵僧慧照友，將寂之前月，告照曰：「新正六日，吾行矣，汝合來送我！」屆期，和尚赴法慧庵齋返，見照先在。曰：「汝何來？」照笑曰：「汝與我約，特來相送耳！」和尚曰：「微子言，幾忘卻了！」遂盥沐新衣，禮佛竟，謂照曰：「既行，不可無偈，為我書之！」偈云：「終日走街坊，心中念佛忙。世人都不識，別有一天堂！」怡然而終。

清 圓融

圓融，字竺峰，姓姚，湖州德清人。年二十出家，薙染於杭州石屋嶺煙霞寺。旋於昭慶律寺受具足戒，持守無缺。而篤好禮念，以往生淨土，為一生決定志願。不自住庵，恆依人以修，謂可免雜用心也。亦不定居一處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意氣灑落，不為膠執。

其所住處，不樂隨衆作務。常靜掩一關，禮念並行。不禮則念，不念則禮，無一時間斷。亦不少參以他法，竟以此二事終其身。嘗於一日午間，念阿彌陀佛名，魚聲朗朗相應，徹一夜，直至次日晡時，人見其終無休歇，大聲喚之，始止。自謂纔如半日耳。問其飢否？則曰：「我口中甜水如蜜，常盈常嚙，受用無量，更不思食也」。脅不貼席者數十年，故少夢。偶有夢，亦不離禮念，更無異緣。其夢中，常見佛菩薩活動如生，間作獎勵之語。有時章馱尊天導引念佛。蓋其所夢皆類此。道光十年，三月十九日，寂於杭城東園之天華庵。前數日，示微疾，自知時至。略囑庵主數語，即默自持念，更無他語。寂後，示頂煖相。闍維於龍慶寺之普同塔，香柴無多，頃刻化盡。世壽六十四，不畜徒。

清 鑑辨

鑑辨，姓張，廣東惠來人。年二十八，出家本邑榕石庵，盡貨所有，造十八羅漢。受具潮州開元寺，燃左手指二。時常住闕糧，辨募緣供衆。既而移居揭石永福寺，遂戒口不談話，日刺血書彌陀等經，或以施人，如是者十餘年。同治甲戌除夕，忽開口談話，自言壽盡，明年三月十二日，當為衆開示法要。自是時時為人解釋經典。至日，尚無恙，談笑如常。時有沙彌戲語曰：「和尚言今日將回，何以了無動靜」？辨曰：「汝可為我燒水浴

身」。浴竟，更衣趺坐，仍為衆講說經旨。忽曰：「去吾矣！」遂瞑然長逝。壽六十九。

清 妙湛

妙湛，姓侯，金陵人。稟性忠厚，童稚時，不與人爭，不喜多言。及長，好行善，人以居士稱。既而於瑯琊山，依智徹師出家。稟戒後，修持精進，佛法大旨，頗知端倪。或勸其主刹領衆。湛曰：「藏身懷道，隱化無方。一主大刹，難緣不了！」後避兵維揚，遇許樾身宰官，請住揚之藏經院。領衆百餘人，專以念佛，放生，刻經典，勸人求生淨土。不數年，將院務付徒輩。湛退居，修持益力。凡諸山有請託，皆力助結隨喜緣，叢林中皆以上座禮之。道俗皈依甚衆。同治間，金陵克復，乃回故里。諸相識，深感德化，莫不投誠。揚之妙空、清梵、善誠等，倡刻藏經，湛為之南北奔馳，風雨不避，募緣襄贊，不下千金。長跪佛前，然臂香回向，願與衆生結智慧因，同生淨土。衆弟子亦敬其溫厚和平，至誠慈愛，踴躍樂從。生平見人行一善事，發一善心，則合掌稱歎。見惡人，則默然念佛，久則感化。每謂人曰：「為僧外不溫柔，則不能處世化人，內不嚴明，則又被塵勞所轉」。光緒九年癸未，九月初七日，示微疾，諸弟子不約而至者百有餘人，相助念佛。湛臨終示衆曰：「念佛非容易，平時自著力！」言畢，泰然而逝。自疾至去，面不改容，世壽六

十。遺命焚身，骨灰和麪作丸拋江，酬其前債。

清授心

授心，字專西，姓毛，浙東芳城人。生而茹素，不食葷乳。長則厭惡塵勞，立志出家。年十八，投城西小靈山戒庵法師披薙。未受具，庵師疾篤。心思佛教鴻闡，端賴斯人，我生如朝露，命何足惜？是夜檀湯澡浴，於三寶前，焚香哀禱。回至寢室，剖腹割肝，將調藥而救。詎知一割，痛眩仆地。移時而蘇，匍匐至床，東方已白。庵師知之，乃召前撫慰曰：「子雖勇於孝慈，終非出家者正行。況余自知時至，觀念無生。生本無生，何有諸滅？斯皆子妄想所為，念子之誠，留數月耳」。及心受具歸，甫一月，庵師遂告寂矣。心性誠孝，悲慟逾恆。經理喪葬，井井有條。未幾，即將院事交其法弟蓮塘，已即出外參學，行頭陀行，冬夏一衲，赤足露頂，堅持戒行，專心淨土，世稱赤腳大師。光緒辛巳秋，歸小靈山，時值亢陽，四鄉求雨。縣令孫公，憂心如焚，朝夕祈禱，迄未有效。心以慈悲內熏，直謁孫公，慰令毋憂，以祈雨自任。翌日壬子，攜鉢至寒坑，取得一物，狀如守宮。乙卯日，立壇持呪，禮拜六時。丙辰寅刻即雨，頃刻復霽。孫公遣紳董李肖巖等，求心再禱。心曰：「不勞憂念，明日當大致甘霖」。是夜苦切懇求，終宵頂禮。果於丁巳下

午，大雨若注，郊原水足，士民臚歡。孫公洎諸縉紳，上山謝雨，執弟子禮，並手書鉢龍降澤四字以紀之，心亦默默。孫公歎曰：「今知僧德淵玄，不可思議」。壬午冬，閉關一室，謝絕衆緣。二時功課外，日念彌陀聖號十萬，大悲心呪百八遍，觀音勢至二菩薩名各千聲，本師教主，及西方三聖，各三十拜。晝夜行道，寒暑無間。關中飼養貓犬各一，日為飯依說戒，貓不捕鼠，犬不食穢。三年期滿，於九月十九日出關。十一月初，示疾，薄痢數日而癒。但肢體疲頹，反覺沈重。諸人侍護，心不許，曰：「出家人各有功課，切勿彼此相誤，若果時至，自當喚汝」。至二十六日戌刻，喚徒孫等近榻曰：「吾今宵西方去也，速備香湯來」！沐浴已，淨髮更衣，跏趺，自舉讚禮西方讚，囑諸人和之。讚畢，諷偈念佛，至百十句，聲漸低。忽舉首曰：「吾去矣，汝等珍重」！昂然稱佛一聲，泊然而逝。關中所畜之貓犬，亦當夜化去，人皆謂其隨從往生。時光緒乙酉年也。

清 古峴

古峴，字玉峯，一號戀西，江西廣信人。年十餘齡，投普寧寺出家。靈根宿具，初讀諸大乘經，即了大意。經受具戒於天台國清，志遵梵網。隨衆參禪，力究宗旨，忽聞鐘聲，恍然有省。後閱幽溪圓中鈔，密符自心，增益法喜，遂立堅固誓願，嚴持戒律，一心念

佛，求生淨土。自行化他，惟誠惟懇，僧俗從而化者甚衆。開示後學生死之苦，其言痛切，聞者流淚。教人念佛，日有定課。持名記數，或一萬二萬，乃至十萬，隨人心力，中間斷，畢命為期。如此不退，命終之後，定生淨土。此是前人已驗之法，可信無疑。又復著書多種，闡揚淨土法門，易行易成，功超衆行。若肯遵行，決不相賺。復刊印大乘經律，石刻彌陀寶典。流通正法，用報佛恩。及餘種種勝行，難以盡述。光緒十五年，明州西方寺僧淨果，請居西方寺，以寺名合於本願，遂居焉。峴自發心，直至臨終，日持佛名六萬，二時回向，寒暑無間，永為定課。光緒十八年，七月初六日，午飯後，覺腹微脹。次日淨果延醫診視，醫云：「脈已全無，不須用藥」。而峴面西趺坐念佛，並無他語。精神爽健，過於平時，醫生歎為希有。淨果云：「請衆師念佛相助可否」？峴應諾。於是請僧八人，向西長跪，稱念彌陀聖號，約一支香。甫至申刻，見峴合掌，猛力念佛數百聲，怡然而寂。初九日入龕，面色津潤，頂上猶溫。次年二月望日茶毗，僧俗送者數百人。火既發，龕門先脫，見峴趺坐，儼然如生。猛燄既熾，衆見頂上現佛十尊，兩手各現佛像一尊。蓋峴生前，嘗於頂上燃香十炷，供養十方諸佛，兩手各燃一指，一供釋尊，一供彌陀，故於闍維之際，頂手現佛，實為真誠所致，希有之瑞。嗚乎！生為淨宗領袖，沒後勝品住生，可謂末世津梁。

清 至善

至善，不詳其所出。同治光緒間，開法廬山海會寺，道高德劭，四衆宗仰，誠為江西近代名德。自行化他，一以淨土為歸。故其時，山中居民，人佩念珠，家奉佛像，樵夫牧豎，多於林間石上宴坐持名，以作佛事，遺風至今未墜。晚年，以院事付高弟清虛，而弟子入室請益者，皆隨意命坐，循循善誘，一一開示，莫不以念佛求西方為切訓。僧錦峯，為寺藏主，日樵採念佛，衆亦常人視之。某年冬初，至方丈告假。清虛和尚曰：「常住將起七，汝何欲行之速？當留此度歲去」。對曰：「時至矣，不可留」。和尚曰：「吾為汝留」。錦禮謝退。開歲二三日，錦又請行。和尚曰：「新歲汝去，衆將動念，再緩數日可也」。錦又退。十日後，又上方丈堅求去。且曰：「某與山中同諸參相處久，情相厚，春期即散，後來者不知誰何，某尚欲令諸同參相送一程也」。和尚許之。錦又禮謝，乃往謁善。善預置淨水於盞，語侍者曰：「錦來可飲此，不必相見」。侍者以告，錦拜受而飲。既午，隨衆赴齋。和尚白衆曰：「今錦藏主將去，午三板，衆各搭衣，攜魚罄赴藏主寮！」聞者私怪不倫。時至，維那率衆趨送，錦已先潔其室，中陳香案，旁敷衆座。須臾，和尚至，錦作禮，並禮大眾。和尚說偈付之，衆始悟其將入滅矣。和尚退，維那舉彌陀經，錦

歸座，隨衆持誦。經畢，接讚佛偈念佛，香過寸，聲漸低。少焉，念珠從手中墜地上，視之已寂，衆不敢驚，念佛如故。久之，復開目，令助念竟，一晝夜，錦遂長逝。光緒戊戌，朝廷變新政，善喟然曰：「末法期至，吾衰老無所補救。願早生西方，證無生法忍後，再來護我正教也」。乃馳書諸方，與相識別。時清虛和尚住持南昌圓通寺，得書疾歸。抵寺，善方據案作書，見其來，笑曰：「大事盡已付汝，我去矣。」卽座而化。

清 香燈僧

香燈僧，未詳所出，亦忘其名。光緒間，在普陀佛頂山大悲樓司香燈。無論忙閒，念佛不輟。所得襯施，悉以供養結緣。向與同寺一行堂僧友善，一日忽謂行堂僧曰：「明日早晨殿完，吾當西歸，勞兄一助，我臨去時，請擊大鐘三聲」。行堂僧應諾，屆時且忘記，至早飯後憶及始去。香燈僧曰：「吾候兄久，何今始來？汝見此處諸多佛菩薩否」？遂端坐念佛而化。

清 良修

良修，浙江鎮海人，少時供職鎮江信局。素與金陵寶華山，九蓮峯茅蓬，從乾和尚善

。一日厭世無常，因肩行李，登山求從師剃度。受具後，一心念佛，決志往生。後從師主席慈溪金仙寺，良亦隨至甬，有葉鳴年居士，讚佩其道行，另建小庵五楹居之，凡諸所需，悉葉供給。庵居有年，室無長物，獨留草灰一堆，不知其故。有人來，少接談，唯一近侍老傭供役使。至宣統初年，一日往至葉家告辭，云吾當行矣，荷承照拂，須生西後再為報！葉留午餐，作別回庵。次日早膳後，謂侍人曰：「午飯汝自喫，吾不用矣」。侍人以為有公外出。及午，照常炊爨，飯熟，請午餐，連喚不應，但見室門半開。推門入，見其右手執念珠於胸前，左手垂下，呼不應，推不動。侍人急奔報葉，言良師去矣。葉聞言，即命數人相隨到庵，見其立於室中，巍然不動，真罕見聞之希有事！揭其左袖，見手中有物，出而數之，是銀幣三十圓。復見手指有灰，始知其灰堆，即為一生藏蓄財產之厨櫃。蓄此，以免身後累人，用意深且良矣！如此一生信願，緜密修持，預知時至，屹然立化，往生品位必高。

民國 本泉

本泉，自號棲蓮，表淨願也。初習應赴，後蒙迹端老人開示，痛改前非，遂負鉢參方。後主龍華，岳林，中興天台華頂，晚年重建瑞安仙巖寺。工書法，常為人寫佛號，一筆

一聲佛。雖奔走四方，常默持佛名。將募緣興修諸功德，盡作西方資糧。民國二年，示微疾。五月十三，則願法師等往省之，見其談說，若無病者。而泉自謂難再久住，乃命侍者取通書來擇吉西歸。曰：「我生於卯時，死於卯時，不亦得乎？遂擇十八日卯時訣別。屆期，仍自與諸匠結帳。則願法師等，言彼容態如常，焉能遽去？吾輩盍先歸。剛出山門數武，寺僧追至高呼曰：「老和尚生西矣，請公等速返寺！」比返，見其目凝視，口尚念佛。大眾齊聲助念，奄然長逝。

民國 常慧

常慧，字朗照，安徽霍山人，在九華山淨度寺出家。光緒元年冬，於本山甘露寺受戒。十七年，四月初九日，來常州天寧寺，進念佛堂，歸心淨土，刻苦精勤，十五年如一日。後因年高，遷住寺後普同塔院，仍然一意苦行。寺內時有閉關精修之僧，即發願為之護關，亦經多期。日誦法華，因見藥王焚身，故具焚身救世之念。當光復之際，慨念道德日喪，便要實行其志，以衛佛法，以挽人心。為眾勸阻，不得遂願。民國三年，陰曆四月十七日夜半，於塔院門外東牆之側，自備柴炭，不使人知，積如小座，端坐於上，舉火自化，時年六十有九。寺內聞人言塔院火起，眾往觀，見其仍合掌端坐於火光中，蓋焚已過半

矣。最奇者，袈裟已成灰，而扣袈裟之銅鈎，仍懸於肩上不墜落，足徵其端坐於上，竟未絲毫移動也。樹旁設香案一，爐香未燼，可想其從容禮佛，然後舉火也。當時見者，無不發心敬禮。時狄寶賢居士在寺目見，乃助資於焚身處建小塔，為修行人之紀念焉。

民國 今彩

今彩，姓方，江西雩都人。宿有善根，少卽茹素。至三十後，深厭三界火宅，遂出家於福建長汀報恩寺。具戒後，專志苦行，於贛州光孝寺執香燈。精潔虔恭，見者皆歎其誠。惜常住物，如護目珠。日以禮拜念誦為事，時無虛棄，為寺眾所欽敬。繼欲專修淨業，徙寧都深山石室中，架松為座，聚草作褥，種薯為食，補衲為衣。其苦行，人所難堪，彩恬然適意，以道為樂。久之，有造訪者，施以銀錢，則却之不受。若與敝衣粗食，則受之。數年後，復往蓮花山，自以木板，於寺中閒廊下，隔一小房而居。寺眾尊其道行，聽以自便。終日閉戶誦經念佛。除早午二餐外，魚磬之聲，朗朗不輟，數十年如一日。由是緇素信慕者眾，每有誠心供養衣履襯施，不容推却者，隨卽供佛供僧，為作功德。隨身僅留十圓，以備命終焚化之費。其清苦自甘，解脫無著，有如此者。凡造訪者，無論緇素，均示以娑婆濁惡，極樂清淨，急求出離，是為要務。然須明因識果，修行世善，謹守禁戒，

誦經念佛，內外如一，始終不變，方得實益。從無一言涉及世間福樂，民國七年戊午，年七十四，十月初，示微疾。至初四日，斷飲食，念誦如常，夜深遂息。初五侵晨，寺眾不見其起，叩之，闐然不應。入室視之，已端坐化去。左手仍執引磬，一如平昔念佛時。頭略低垂，面帶笑容，與生無異。寺眾觀之，讚歎不已。僉云：「決定神超淨域，質託寶蓮無疑矣！」

民國 戒然

戒然，號清泉，順天宛平人。家鄰黃黑二寺間，幼不識字，聞喇嘛誦經，似有所會。年二十九，請於母，披剃於彌陀寺。逾年，受具於拈花寺。尋詣紅螺山資福寺，研教念佛。居七年，因聽講唯識，不能領會，念佛又不得力，自恨根鈍，倘非苦行，恐將空過。乃勵志燒香拜朝山，自誓三步一拜，朝峨眉、九華、普陀、天童、天目等處，兩易寒暑。復由金山北歸省母，乃至五臺。後常在金山、高旻二寺，磨煉身心。民國戊午正月，由金山起單赴滬，駐錫玉佛寺。有程雪樓居士見訪，則暢談甚歡。庚申二月，程抱病，然訪之曰：「得無有恙耶？」程答：「疾甚苦」。然云：「要去便去，苦由他苦」！三月二十九日夜，程訪於玉佛寺，猶劇談甚快。臨別，語程公曰：「明日初一，努力念佛」！次日，然

晨起曬衣，忽語同單僧曰：「余將告假！」又曰：「今夜不能執務，煩若暫代！」逮午過堂畢，入室閉戶，搭衣捻珠，端坐而逝。程公聞信往視，見其衣履整潔，端坐單上。蓋前數日，曾取單銀三圓，自製新袴，先日下午，預沐浴更新衣，至是毫無病苦，宴然坐化。世壽六十。

民國 傳性

傳性，字清華，四川三臺縣人，於峨眉金頂出家。民國五年冬，寶光寺受具。十一年，遊方至嘉興棲真寺。十二年，朝五臺。及反，仍至棲真寺，住念佛堂，精修淨業。於十三年四月十八日晨，念佛坐化。先一月間，曾向知客師云：「將有遠行」。知客問何往？曰：「有去處」。知客戲之曰：「能往西方淨土為佳」。性曰：「唯」。及是日早課畢，先佛前展具頂禮，次就方丈向蓮仁和尙告假，頂禮長跪，請求開示。和尙異之，詰其故。性曰：「機緣已熟，不得不往！」和尙許之，且告曰：「努力念佛，必滿汝願，往生西方，得見彌陀！」乃叩謝而起，徑歸堂中，趺坐念佛。及衆見其頂上熱氣蒸發，通身汗下，面色喜悅，急就之，已泊然化去。

民國 宗律

宗律，姓楊，四川人。生而穎異，夙具慧根。幼年出家貴州某寺。民國十三年，依度厄法師聽楞嚴經，起信論等。未幾，隨度師至金陵普照庵，入資生蓮社專修淨行，以西方為歸，六時禮念，懇苦翹勤。十六年，返貴州，睹法門腐敗，遂為之振作。十七年夏，於山東某寺講地藏經，圓滿，偶感微疾，而念佛較常愈懇切。來問疾者，必勸以切實念佛。八月十二日，見阿彌陀佛，放大光明，被其體，拈金蓮華與之，招手令去。十五早，沐浴更衣，面西拈香禮拜。既而曰：「俟塵空兄明日來再去」。十六日，塵師果來，律正在搭衣高聲念佛。喜曰：「弟往生時至，待兄久矣！」言訖，仍高聲念佛。至晚九點鐘，即跏趺端坐，手結彌陀印而逝。異香經日不散，獲舍利子數粒，光明瑩徹。

民國 空三

空三，姓劉，奉天海城人。素業陶，好布施，營口楞嚴寺興修，凡瓴甌之屬，皆其資助。二年餘，寺落成。自惟人生夢幻，乃於本縣鎮河寺，禮脫塵師披剃。受戒後，於千山龍泉寺閱藏，兼修淨業，晝夜精勤念佛。民國十八年，聞諦閑法師至哈爾濱極樂寺傳戒，

遂遠道來寺，自請任照應湯藥職。時值夏令，暑熱熏蒸，患病者十有三四。三稱藥量水，听宵不息。憫人痛苦，幾欲以身代。一日微恙，對如光師曰：「弟子不久當生西方，求師慈悲，賜一清淨所，以圖方便！」如許之，詢以時日，曰：「不出十日！」眾未之信。翌晨，移寺東清潔室中，囑靜養。三曰：「今日即當往生，無靜養時，冀將遺骸速火化，於願已足」。如師敬諾。三跏趺閉目，合掌念佛不休。時緇素八十餘人，共宣佛號，助之往生。如師請說偈。三曰：「能說不能行，終是假智慧！」語訖，坐化，時五月十三日也。逾兩日始入龕，端坐如生，旁無蠅蚋，且時間異香。茶毗時，人皆聞有栴檀氣。

民國 古虛

古虛，字諦閑，號卓三，姓朱，浙江黃巖人。慧性夙具，二十歲，投臨海縣白雲山出家。越三年，受具天臺國清寺。自此冬參夏學，精進不已，親炙諸耆宿，尤以敏曦法師最相得。預法華講筵，未終卷，已領三諦三觀妙旨。復講小座，同列震驚，敏公歎為法門龍象。二十八歲，即於杭州六通寺，開演法華，至開佛知見處，忽入定。久之出定，則辯才無碍，答難折疑，如瓶瀉水，卷舒自在，莫之能禦，遂以弘法利生為己任。復慮慧多定少，難免障道，乃掩關於慈谿聖果庵，精研諸大乘經。三年出關，受上海龍華請，再講法華

。講畢，又往金山參究，旋回國清修觀，造詣益深。得法於迹端融祖，傳持天台教觀第四十三世。由是終身講演，到處迎請，法會所開，皆數千指。數十年來，講演雖繼續，少閑，即自修不輟。每日必持金剛、圓覺、觀經、行願品等，及念佛萬餘聲為常課。朔望加持梵網經。其間中興溫州頭陀，天台萬年，寧波觀宗，杭州梵天等寺，為嘉惠來哲，造就僧材，安衆辦道之所。自以觀宗為常卓錫地。著述宏富，皆妙契佛心，普投群機。一生教闡天台，行專淨土，故凡講經，一一指歸念佛。行解超妙，四衆欲崇，人稱其為中興台教，可謂不愧！加之公益慈善，無不慷慨助成。民國辛未春夏間，在上海玉佛寺講楞嚴。復應無錫居士請，為講省庵勸發菩提心文。因年高時至，炎熱過勞，講畢，即示疾。回甬，而精神日就疲乏，乃息心休養，決為淨土之歸。雖無若何痛苦，而飲食日減，身體日弱。壬申夏，即將觀宗一切事權，交付妥當，令門人寶靜等繼續弘持。至七月初二日午前，忽向西合掌，良久云：「佛來接引」！老人將從此辭。旋令侍者用香湯沐浴，更衣。繼命寺衆齊集大殿念佛。復令人扶行，趺坐龕中。午後一時三刻，於大眾念佛聲中，安詳含笑而逝。面色光潔，頂煖逾時不散。時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初二日也。塔於慈谿五磊山。

民國 省元

省元，姓賀，山東蓬萊人。少入庠食餼，因友死為料理喪事，遂覺人命無常，起出世想。乃渡海至奉天，及高麗等地訪師。到處訪徧，仍回奉天遼陽千山中會寺，禮思公禪師薙度。繼於天津海光寺受戒，後又出關返寺，禮祖謁師。尋至上方山住靜。後移雲梯庵，靜住苦修，對於禪宗大旨，頗有領略。庚子變亂，難民羣集山中，元令一心念佛，均獲安全。閱數年，來北京。民國戊午，與拈花寺全朗和尚晤，一見傾心。庚申即移住拈花寺，全和尚即許終身供養，遂兩次閉關，共歷九年。出關後，四眾雲集請開示。元云：「文字般若，口頭三昧，都不中用。唯四威儀中，單提一句阿彌陀佛，時時覺照，字字分明念去。加以真信切願，決定求生西方，自得真實受用」。由是自行化他，一以淨土為歸。全和尚，亦從此益敬。及量源和尚繼席，待遇尤隆。故嘗語人曰：「我於拈花，人地飯三緣具足，容將由此生西矣」。時有霞光法師，後省二年來寺，志同道合，同修淨業，因約互送往生。至民國壬申九月二十四日，行動如常，唯飲食稍減，體力漸微，依然精勤念佛。是日霞法師戲問：「往生否」？元應曰：「我往生，汝送我乎」？霞曰：「必親送」！量和尚，見其容倦，即迎醫診治，無甚效。復欲再迎醫，元云：「時節至矣，何用醫為」？至

二十六日，則常問時刻。有人悟其意，云其將於夜十二時西歸。至晚，霞法師云：「此是最要關節，請提起精神念佛！」元曰：「老僧最愛念佛！」時縑素亦多為助念。少頃，即起趺坐。霞問：「心明白乎？」元曰：「我何不明白？」旋即擡頭西望數次，衆仍同為助念，元乃含笑而逝，時二十七日子時，世壽七十二，霞師果為親送。逝後，異香滿室，旬餘不散，有不信佛法者，曰：「此香水假飾而致」。則奇香愈為馥郁，非尋常香氣可比，使闡提無從誘議，知為確生西方。茶毗後三日，衆集收檢靈骨，屈映光居士，亦其歸依弟子，知其修持真實，當有舍利。是日後至，問：「見舍利乎？」衆曰：「未」。屈禮畢，舍利頓現，五色璀璨，多至千數，衆皆獲得。泐旬後，屈居士等數人再至茶毗所，復各檢得舍利數粒。

民國 持心

持心，字志滄，姓曹，浙江鄞縣人。民國五年，四十一歲，出家於普陀山白華庵。明年，受具於本山普濟寺，後在佛頂山閱藏樓，恭閱藏經。未幾，於白華庵之後山，構一茅蓬，為修持之所。中奉西方三聖。凡入殿，必換淨履。飲食必先供佛。每日誦法華經一部，朝暮念佛回向，求生西方，寒暑不輟，近十年如一日。後因被盜，乃回庵中住一閒寮。

民國二十一年夏，自知不久於世，乃將素所積蓄，於普濟寺助裝佛像，及設千僧齋供衆，并各善舉，悉數用去。只留百餘圓，為身後之需用。入秋，略患咳嗽，纏綿日久，自知時至。十月二十六，帶衣具，親至法雨寺庫房，對都監然祥師告假，謂其明日須往生，請代起龕入塔等語。所留百餘圓，概交其徒料理。人見其無甚重病，尙未之信。次日黎明，果安詳端坐，念佛而逝。世壽五十七。

民國 長齡

長齡，浙江鎮海人。中年於茅山某寺出家，普陀普濟寺受戒。初頗具道心，繼因住小廟，自由應酬，偶交群小，傳染惡習，竟蕩檢踰閑，酒肉無擇。晚年深生慚愧，痛念前非，聞普陀伴山庵了清和尚起念佛堂，專修淨土，齡毅然前來討單念佛。常聽了公開示，頗和淨土門徑。乃盡除一切惡習，專以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。民國二十年，普陀西北海中，岱山人士，請住該地蓬萊山超果寺，為棲息修淨地。但年老身衰，遂發喘疾。至二十一年，七月初八日早起，預知時至。語衆曰：「須速請數僧來念佛，助我生西！」及僧至，又曰：「時值中元，宜先做普利」。三日圓滿，乃請衆至臥室，商助念法。齡自舉腔，與衆同念，炷香畢，曰：「甚善」。十二日早，親置檀香水中，具浴清淨，搭衣持具，令人

扶至大殿，拈香禮佛畢，即回臥室，令取龕至。及入龕趺坐，面現笑容。曰：「此時念佛，與平時不同，應作南無西方極樂世界，大慈大悲，阿彌陀佛，十六字念」。言時，口念手拍，樂不可支。衆曰：「遵命」。即舉腔念。齡曰：「不差，可與我闔龕門」。旋向大衆合掌曰：「阿彌陀佛，汝等伴我數月，諸感照顧，衆須努力念佛，容後西方再會」。言畢，放掌，仰左手膝上，右手靠龕壁，即垂首而逝，毫無痛苦，身心泰然，面不改容。時七月十二日，世壽六十。

民國 嚴璞

嚴璞，字玉成，別號脫山，泰縣人也。俗姓沈，少時秉性慈善，聰穎異常兒。年十七，隨父渡江，遇暴風覆舟，獲救，自慶甦生，因是悟萬事無常，人生本幻，發心依宏開寺，應懷老人出家。研讀佛典，朝夕不倦，如餐甘露醍醐，樂無以加。受具戒後，遂辭師往金山、高旻兩禪堂，力參向上一著，稍有省悟。復行腳九華普陀天台諸名山，以資拜謁高人，指授心要，聞通智法師，在京口焦山，暢演楞嚴，復折回聽講。文至七處徵心，恍然大悟，陳偈以求印證，有「尋心蹤跡心無住，究我根源我是誰」之句，通師深韙之。正擬追隨深造，忽得師信，召回常住，處理寺務。嚴孝性天成，不忍違逆，遂負笈而回，親承師

座，料理一切，井井有條，數十年如一日。於中翻造屋宇，培植樹木，莊嚴淨土，利益遐邇，左右交稱，聲譽頓著。鄉黨遇有糾紛，恒經嚴數語而解。雖曰言說有方，而一片息事寧人真誠，亦足以感化之也。會戊戌年，清廷變政，各處人士，假興學為名，侵佔廟產，風潮大熾，群情惶駭，莫知所措，本縣光孝寺谷鳴和尚，知嚴幹能卓著，禮請出山，為一縣之僧正司，維持大局，以屏藩僧尼。其時僧俗訟案，重疊如山，嚴悉心規劃，不辭勞怨，如因華、慈貞兩庵，糾紛最大，均嚴力挽頽流也。生平，重孝義，惡聚斂，稍有餘資，悉修理鄰近殘破寺廟，如營溪之觀音寺，蔣家庄之西來庵，陳家庄之竹林庵，皆從破瓦頽垣中，一手經營所興復也。又思木本水源，篤念宗族，將沈氏遺產典出者贖回，創建家祠，供奉佛像，及俗氏祖靈，安置僧眾，以司香火祭祀。居恒誡子孫曰：小廟財產，不宜過豐，能令子孫，侍奉香火，不受飢寒足矣；設使富饒，其子孫鮮有不驕惰而墜先業者。觀其附近富饒各庵，均不久衰落，益徵嚴見地之高，迥非常人可及也。嚴自身，雖注重參禪念佛，努力實行，鑒時局之遷移，人事之變化，推行僧教育之改進，亦極端贊許。如揚州之普通僧學校，金陵之祇桓精舍，三藏殿之僧師範，杭州之華嚴大學，安徽之佛學校，武昌之佛學院，先後皆遺其子孫肄業。如智光、靄亭、南亭、望亭、自一、惟一等，咸深受栽培，造成偉大人格，為僧界領袖。如文心住泰縣北山寺，智光住焦山定慧寺，靄亭住竹

林寺，南京住光孝寺；智光創焦山佛學院，靄亭創竹林佛學院，南亭辦光孝佛學院？造就僧才，利益群衆。一時國中，地震有聲，無非嚴識見宏遠之所致也。民十九秦縣共匪為禍，燒殺無所忌憚，嚴避居秦城北山寺，及秋，匪風稍靖，束裝回里，行李業已登車，忽腹大瀉而止，次日寺中專人報告，昨晚寺隣，夏振興雜貨店員向登榮，聞匪前來，匿于寺廁旁，忽被尋獲，牽出殺死；老人倘非臨時腹瀉，即日回寺，難免受驚，或遭不測。最奇者次日腹瀉頓止，並未服藥，此皆老人修持有素，精誠感通之神驗也。泊至晚年，專修念佛三昧，六時無間，精進逾恆。年八十三，六根聰利，矍鑠如常，日僅兩餐，二十五年春微有衰象，秋後飲食日減，雖行動自若，已預知報果將盡，不克淹留。遂函召各處子孫回寺，囑以身後事，並命結期念佛四十九日，希于佛七期中了此幻身，往生淨土，拒絕醫藥。最後每日，僅飯水汁少許，飭終衣服自行穿就，期待佛七圓滿西歸，果爾，于農曆十月初九日已時圓七之時，說偈安詳而逝。偈云：「八三年來苦糾纏，生身祇因業力牽，而今專念彌陀佛，願生西方九品蓮」。嗚呼！老人之生來死去，有關佛教一代之道德氣運，豈淺淺哉？

附 錄

佛示念佛十種功德

若人受持一佛名號者，現世當獲十種功德利益。

- 一、晝夜常得諸天大力神將，並諸眷屬，隱形守護。
- 二、常得二十五大菩薩，如觀世音等，及一切菩薩，常隨守護。
- 三、常為諸佛晝夜護念，阿彌陀佛常放光明，攝受此人。
- 四、一切惡鬼，若夜叉羅刹，皆不能害，一切毒蛇毒龍毒藥，悉不能害。
- 五、一切火難水難，冤賊刀箭，牢獄桎枷，橫死枉死，悉皆不受。
- 六、先所作罪，皆悉消滅，所殺冤命，彼蒙解脫，更無執對。
- 七、夜夢正直。或復夢見阿彌陀佛勝妙色身。
- 八、心常歡喜，顏色光澤，氣力充盛，所作吉利。
- 九、常為一切世間人民恭敬供養禮拜，猶如敬佛。

十、命終之時，心無怖畏，正念現前，得見阿彌陀佛，並諸菩薩聖衆，手持金臺，接引往生西方淨土，盡未來際，受勝妙樂。

修進工夫

虎谿尊者

凡修淨土之人，灼然是要敵他生死，不是說了便休。當念無常迅速，時不待人，須是把做一件事始得。若也半進半退，似信似疑，濟得甚麼事？如何出離輪迴？若是信得及，便從今日去發大勇猛，發大精進。莫問會與不會，見性不見性，但只執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如靠著一座須彌山相似，搖撼不動。專其心，一其意，或參念、觀念、憶念、十念。或默念、專念、繫念、禮念。念茲在茲，常憶常念。朝也念，暮也念，行也念，坐也念，心念不空過，念佛不離心。日日時時，不要放捨，緜緜密密，如雞抱卵，常教煖氣相接，即是淨念相繼。更加智照，則知淨土即是自心，此乃上智人修進工夫。如此把得定，做得主，靠得穩，縱遇苦樂逆順境界現前，只是念阿彌陀佛。無一念變異心，無一念退惰心，無一念雜想心，直至盡生，永無別念，決定要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果能如是用功，則歷劫無明，生死業障，自然消殞，塵勞習漏，自然淨盡無餘。親見彌陀，不離本念，功成行滿，

願力相資，臨命終時，定生上品！

臨終正念訣

善導和尚

凡夫臨終，欲生淨土，須是不得怕死。常念此身多苦，不淨惡業，種種交纏。若得捨此穢身，超生淨土，乃是稱意之事，如脫敝衣，得換珍服，放下身心，莫生戀著！才遇有病，便念無常，一心待死。須囑家人，及問候人，來我前者，為我念佛，不得說眼前閑雜之話，及家中長短之事。亦不須軟語安慰，祝願安樂，此皆虛華無益。若病重將終，親屬不得垂淚哭泣，及發嗟歎懊惱聲，惑亂心神，失其正念！但同聲念佛，守令氣盡。若得明曉淨土之人，頻來策勵，極為大幸！依此法者，決定往生，更無疑也。

歷代淨土高僧選集 功德主名錄

委印文號：105090

一六、〇〇〇元：三寶弟子。

紀念佛曆二五六〇年本師釋迦牟尼佛成道日。

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，十方及三世，所有諸眾生，悉發菩提心，同生極樂國。

以上計新台幣：一六、〇〇〇元，恭印一、〇〇〇本。

回向：天下和順，日月清明，風雨以時，災厲不起，國豐民安，兵戈無用，

崇德興仁，務修禮讓，國無盜賊，無有冤枉，強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

祝願法界一切有情，所有六道四生，宿世冤親，現世業債，咸憑法力，悉得解脫。

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，發菩提心，常隨佛學，勤修精進，利濟群生。

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，同出苦輪，共登覺岸。

附記：本會接受善信委託，代印經書、佛像，其必要之費用，均經本會審慎評估；若有結餘，均續作本會之印（購）經書及運費，為施主廣積陰德，歡迎十方大德善加利用。

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
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

願以此功德
消除宿現業
增長諸福慧
圓成勝善根
所有刀兵劫
及與饑饉等
悉皆盡滅除
人各習禮讓
讀誦受持人
輾轉流通者
現眷咸安樂
先亡獲超昇
風雨常調順
人民悉康寧
法界諸合識
同證無上道

佛曆二五六〇年／西元二〇一六年三月

恭印：一〇〇〇本

流水號：13980
書號：CH800-29

歷代淨土高僧選集

發行人：簡豐文

出版者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

地址：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

網址：<http://www.budaedu.org>

E-mail：budaedu@budaedu.org

電話：(〇二)三三九五一一一九八

傳真：(〇二)三三九一—三四一五

劃撥戶名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

郵局劃撥帳號：〇七六九四九九七

銀行名稱：台灣銀行城中分行（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）

銀行帳號：〇四五〇〇四五九七五〇三

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：

(一)親臨本會二樓講堂。(二)利用傳真：(02) 23965959

(三)撥打電話：(02) 2396198分機：11、12

(四)網址：<http://www.budaedu.org/books/>。(五)寫信指定：本會法費流通股。

為提高服務效率，請您嚴謹考量，慎選所需經書；儘量少用電話，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，並請詳寫經書名稱、冊數及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電話、郵遞區號，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；若大量申請，請註明用途，且避免姓名、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。

◎本會經書，歡迎翻印（請勿增刪），贈送流通，功德無量。

◎本會交通—

※捷運：善導寺站5號出口，至杭州南路右轉，過兩個紅綠燈。

※公車站牌：審計部站→212、299、232、205、276、605、257、262

台北商業技術學院→253、297、237 仁愛路一段→253、297 開南商工→208

仁愛路、杭州南路（紹興街）口→630、270、263、245、621、651、37、261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



